

至貴者德不朽者名壽誦而譽永生因而歿亨庶幾
哉慰我父生平之蓄抱而抒其泉壤之幽恫敬治醴
齊陳薦几筵用伸虔告

已卯起召辭考妣墓

兒歸來兮家園忽荏苒兮三年保劬勞之遺緒終墓
次兮所安茲明詔兮來下祇君命兮敢延抱隱痛兮
覆出顧丘隴兮凄然奠椒漿兮告别涕承睫兮泫泫

丙戌奉先妣景淑人喪歸安靈

母昔家居多憂寡懼迎母于京庶幾承顏承顏幾時
幾飲幾餐一疾不起七筭長用鄉山阻絕旅覲蕭然

荷蒙恩卹給傳扶還衝風躡雪千里間關一呼一踊
足繭咽乾兩旬抵舍瞻寢非前婦號宇下女泣帷間
子姓甥壻衰經駢圓共欣吉出忍見凶旋維茲正寢
母昔所安歌斯哭斯奉几陳筵鳴呼慟哉

百餘祭

嗟乎慟哉他人一母老相依兒更三母三割離韓母
棄兒兒酷啼梁母棄兒兒酷思賴父在堂母繼之父
教兒嚴母以慈饑就母食寒母衣頓忘身在二母時
朝响暮濡四十載一巢三卵無參差巢成卵育雛能
飛母心可安神可怡云胡一旦棄雛去泱月彌旬不

復歸向疑京邸不可居而京里舍空衾帷向疑鼎食不充饑而今菽水持向誰向痛二母蚤見遺而今母駕亦颺馳倏忽百日可指數悠悠痛恨千秋萬古無終期有餐盛盤酒注卮泣率子姓前致詞一父三母相追隨明靈不泯同鑒茲

周年祭

嗟乎日昃月旋羲輪不停春露方濡秋霜奄零傷哉我母昔年此日棄養于京今年此日殯宮在堂燧火俄更瞻彼日月昏則有明虧則有盈何獨我母長夜不旦大夢曹曹相彼物候萎則復萌枯則復榮何獨我母一靈永蟄息影銷形世人之俗感時則驚胡歷八節不關母情世人之壽計歲而增胡周一歲不增母齡新穀既升以供母餐母腹莫克授衣屆侯以製母裳莫被母躬往日既邁來日滋征生不能養悔恨何勝用陳哀薦于豆于登當筵號慟裂眥摧膺

發引祭

痛惟母歿忽已踰時朝臨夕叩惟此總帷總帷雖虛母靈如在爲日幾何遽及祖載人謂母塋大事克襄兒悲母塋中心孔傷傷哉母兒從茲訣絕地下人間幽明永隔母昔在柩恨不可親此柩一出母魄轉湮

母昔在帷恨不可卽此惟一空母靈轉闋佳城鬱鬱
父母所居母今歸窆幽魂與俱逝者有知偕藏共妥
獨不念兒犛犛失所丹旄旣發虞殯難留兒號女泣
從之靡由酌酒陳詞特修遣奠彷彿母容徘徊眷戀
禫祭
念兒有身父生母鞠三年於懷報恩金訕茲爲景母
居廬持服缺養是追罪悔是贖蘭蘭梅梅縗麻飢粥
以此行喪終身不足其如制何禫期見促素冠乍除
哀誠轉鬱俯仰祠宮瞻依宰木疇謂安平培增躑躅
一豆一觴一肴一款以薦明靈居歆髣髴

祭叔考石洲公

嗟我叔父竟至此哉方叔少時遭家多難依我二親
拾薪共爨我父力學叔也力田以耕佐讀人無間言
迨育諸兒羣之家塾翼燕情均鳩桑愛篤一門子姓
詩禮雍容科名趾美蔚焉亢宗門祚昌融我父不待
叔享尊榮怡愉未艾昔姪歸里爲母持喪叔猶慰姪
曰勿過傷姪亦晨昏伺叔眠食幸叔康疆庶幾延歷
云胡一疾經冬涉春醫藥罔効臥起艱屯迨姪起家
辭叔牀下叔曰兒行勿予縶姪來數月日夜憂焦
時時修訊冀叔有瘳何知別來遂成永訣聞訃摧心

肝腸寸裂號天徒慟縮地無能臨風遙酌淚血交傾
又祭墓

姪昔起家辭叔應召叔病在床勉姪就道曰勿我憂
我年已耄風燭可虞歲月難料不待汝還汝勿我悼
姪持叔手慘然傷抱勸叔加餐庶需藥効何圖至京
奉叔訃報瞻望鄉山奮飛能到今來至家登堂履輿
出惟叔命反將誰告四顧旁皇五情震悼含歛未躬
棺紼靡導慈顏永違大夢能覺復宿山前清泉環繚
雙玉偕藏式安新兆祇薦壺觴用申哀禱

祭叔妣戎孺人

昔我叔父元配郭母當姪少時多蒙恩撫郭母蚤世
母也繼之視姪如子媿德均慈迨姪宦遊二紀于外
叔父云亡幸有母在歸依堂下庶可承懽偶疾弗起
七箸長捐痛母痛叔倍增傷悼叔嬪三人一恩莫報
絕地而踊仰屋而號潔陳哀薦慈靈匪遙

祭叔考石湖公

昔我大父生子四人伯仲叔季文質斌斌伯也蕩游
廢產過半諸弟伶仃時乃析爨英英二叔我父是依
衣食昏娶竭蹶支持叔尚盛年服勤農畝既壯有室
資生小賈賈名儒行義表仁衷家門漸振生計粗克

乃去市塵乃捐一切斷酒絕葷栖心淨業禪林梵宇
簷蔔旃檀營修甚費供養惟虔廣藝福田冀成聖果
了悟無生四大非我維摩不病兜率終還金篋道路
隻履西天諸子若孫奉其遺蛻含歛棺衾收金入櫃
既殯于寢爰樹之旌得名得壽是謂考終乃布几筵
乃薦蔬素衰絰盈階用申哀慕

又

嗟乎天無知耶叔何以壽天有知耶叔何以無後豈
數之不能兩盈兮抑福之難於兼湊原彼蒼之善人
兮要自有陰護而默佑何枝葉之非根苗兮何卵翼
之非雛鷄壻卽子姪卽兒兮何踈親與薄厚生而冠
履之滿堂歿而衰麻之雍柩寧比夫伯道與中郎兮
厥非式微而單陋茲祖載之冑期兮營泉宮其旣就
耐先兆以歸藏兮永息心于無漏有飯一盂有蔬一
豆薦齋素以告哀兮恍鑒臨于左右欷歔慟哉

祭伯兄道夫公

于嗟我兄逝已踰歲家慶積踈宗規頓廢籩豆輟陳
塤箎罷吹多難交乘殷憂並萃源鴿晝飛霜鴻夜啼
我心孔傷誰其相慰茲值靈輜歸藏大隧卮酒告哀
不勝涕淚遺孤我撫遺嫠我饋兄如有知庶無繫累

告亡妻霍淑人啟攢

惟予與汝生而同庚當在提抱業締姻盟翁喜得婦
舅喜得甥媒不煩議聘不責徵斧而入室衣綉簪荆
安予寡陋期予成名下帷方賴斷瑟俄驚采蘭雖隕
芳芷遺馨歿更三紀三被恩榮鸞章鳳詔燁燁鏗鏘
爵從予貴足慰汝靈骸從予葬忍委汝形茲陳歛具
冠帔輜櫜奉遷汝柩往卽佳城庶同繼配行我餘齡
將九京其參合終千古以階寧

亡妻李淑人一七祭

嗟吾妻兮何之恐訣絕兮生離閨房惟兮無人紛兒

號兮女啼聞號啼兮痛心若刃割而刀批豈喪偶之
足悼悼德音之永違邈居窮于當年迨從貴于今茲
孝敬勤儉兮孚內外而無間冲夷靜正兮歷終始而
弗渝翁姑賴汝兮生養而歿寧朽夫賴汝兮宦成而
身歸弟妹賴汝兮有家而有室諸兒賴汝兮左提而
右攜諸娣姒兮交睦撫甥姪兮均慈食干指於一庖
噉九族而春熙恩沾臧獲兮曾不聞其訶譙惠施榮
獨兮咸曲軫其寒饑惟仁心之益然肆慶祉之豐培
荷封綸兮申錫孕子姓兮多奇或彬彬而戴弁或勃
勃以勝衣覽盈階而繞膝方與汝兮偕怡胡宿痾之

劇作忽委脫而上馳兒號母兮聲震天婦哭姑兮淚
沾帷諸親黨兮失賴其誰不哽咽而歔歔豈應咎醫
之無良兮術訕而效寡良自恨予之不德兮釁積而
災移鳳去兮巢空絃絕兮琴摧卽七日之不復何百
歲之可期摘肝肺以陳邊酌涕淚而注卮意精爽其
未遙鑒哀誠而格思

七七祭

人孰不有伉儷兮孰不期于偕老縱百歲之難齊或
白頭之相保念汝結帨而歸余兮僅少余兮三齡余
弱冠而汝笄若若華之始榮遭余家之貧空兮立四

壁于一屋朝春炊而佐饗夕組紉而佐讀被縞綦以
襲陋兮糗藜藿而不充殫拮据而盡瘁兮遑膏沐以
修容竊愧余之駑鈍兮步履前而屢蹶爲余忍詬而
蒙譏兮終不告余以唇舌更坎軻兮十載踐亨衢而
稍舒稟至性以貞固兮視宦達無異于寒儒驚朝鷄
兮二紀荷鸞章之三錫傾篋筭之所儲兮曾何私一
錢與寸帛睹于祿豐而享嗇兮宜福量之未盈胡疾
疾之纏綿兮漸日積而月增汝病困而思歸兮余亦
宦成而知止退與汝偕隱于田間兮庶明農而教子
胡雅志之莫遂兮忽險巖之相乘迫大命而不可挽

兮悵美緣之易終遡芳菲于盛年兮耿既偃蹇而虛
負將貞姿共此歲寒兮復疾風之見妬憐余髮之種
種兮兼善病而多憂何能堪此飄泊兮如失岸之孤
舟循房闈以徬徨兮宛若見汝之寢處欲與言而不
可得兮鬱余懷其奚吐老而奪我良匹兮毒苦止余
之一身不忍見此捐棄兮弱孫稚子之續紛從初喪
以至今日兮期已盡乎七七連衰經以成帷兮何頃
不號踊而哭泣衆咸悼輜輶之遠逝兮隔泉路之迢
迢茲特陳余詞以薦哀兮或芳魄之可招

百日祭

嗟乎日靡昏而不且兮歲靡冬而不春何吾妻之往
而不返兮歸修夜而憇恒陰從訣絕數至于今兮七
盡又紀七七義輪駛其不停兮倏忽周乎百日覽寒
暄之一變兮驚節序之更新爰撫今以悼昔兮黯歎
獻其愴神昔吾汝丁茲辰以聚首兮舉椒觴以醕勸
今椒酒湛其盈樽兮不以醕而以奠昔兒女丁茲辰
以拜慶兮循行隊而有儀今縑經紛其環棺兮不以
笑而以啼昔宗姻丁茲辰以燕集兮列辛盤以大醕
今實篋篋以楮帛兮不以饋而以吊瞻茲情景之種
種兮無一不觸目而摧心腸寸寸以欲斷兮淚承睫

而岑淫吾豈類彼鴈鳧今曠繼戀于儔匹念此衰年
病骨之餘生今伊誰關切乎緩急于弟非不孝且友
今拙豈奉養之無資念此臥起飲餐之冗節今誰能
調適吾情性之所宜朝徘徊于靈帷兮夕追尋于夢
境鬱兮懷其誰控兮安能訴諸余影緒牢憺而頹憊
兮憂何止余之一身閔閔職之耗廢兮若紉解而絲
紛果悲苦能傷人兮度吾生其難久痛汝徒勞碌于
生前兮吾又遑恤吾之身後頃卜兆而得吉壤兮將
經始乎玄堂遲厝事以有待兮庶與汝而偕藏陳遵
壘以薦哀兮羅盈階之縞素慘風日以淒其兮優藉

鬼其臨顧

周年祭

嗟乎昔余與子居室今直靜好而相宜更四十年如
一日兮曾未嘗暫別而驟離胡自去冬而舍我兮溘
電逝而颺馳歷春涉夏而踰秋兮忽冉冉其及暮人
皆惜陰如惜璧兮詫流光之易移余獨度日如度年
兮苦挽景之車其仰慨夫蘋蘩之失職兮俯憐此兒
女之纍纍外疲於人冗之雜選兮內傷夫壺政之陵
夷釜飢遷其故處兮扇鑰弛於箱笥童婢渙散而無
統兮米鹽屑越如漏卮耳不忍聞其喧囂兮目不忍

見其參差孰率作而使之應兮孰綱紀而使之齊余
乃今知余妻真賢妻兮不可一日而無之余食非余
妻而不甘兮衣非余妻而不時暑宜葛而猶綿兮寒
宜褐而尚絺可在畹而不芳兮月當楹而靡輝社燕
至而啁噍兮霜鴻過而徘徊何節序之可以留連兮
徒導戚而增悲計歲三百有六旬兮愀然無頃刻之
伸眉志倘恍以如夢兮神惛惛而似痴憂薰心以難
拔兮病切骨而疇醫將旦暮之莫必兮何餘年之可
知藝槐檀以爲薌分春新穀以爲粢合宗黨而咸在
兮修哀薦以陳詞朔氣煦然似春溫兮宛笄珈之在

茲

發引祭

嗟乎人世夫妻疇無恩愛死別生離情均感慨惟予
與汝恩愛倍深感茲永別慟何可禁慟也云何糟糠
荆布黽勉有無拮据旦暮窮佐予學仕佐予朝儉佐
予廉勤佐予學予嚴汝莊婦子咸肅予惠汝和宗姻
咸睦自內徂外賴汝匡予不能暫舍蚤蚤巨虛彼蒼
者天云胡爲虐時可偕怡疾乃遽作汝病臥蓐予心
如焚雖則憂危及視汝存汝殯在帷予心如磔雖則
悲酸及守汝魄泉宮既卜汝柩將歸光塵俱杳盼響

終違堂寢蕭條可勝闕寂求一馮棺已不可得慘焉
予抱紛其涕零叩之冥漠寧知我情我年幾何河清
可俟汝歸待予會言近止

哭亡姪漢初

痛吾兒兮痛莫痛于無孀在襁褓兮失乳泣呱呱以
嗚嗚賴大母兮收視營抱哺以多方用保全于雛戲
兮得胎卵之不傷痛吾兒兮痛莫痛于稚齒五歲從
我于京師伯母鞠之爲嬌子製衣履兮偏兒以鮮分
果餌兮偏兒以旨燥濕調節其燠寒兮蚤晚護持其
臥起煦煦然育閔之恩勤兮蓋終其身而後已痛吾

兒兮精壯兒之英奇眉目生而韶秀兮性格復爾其
淳懿少從諸兄於學館兮容止婉變而委蛇諸兄愛
而呼之曰五哥兮咸稱爲吾家之白眉年舞象而歸
里旣奠鴈而有妻始識本生而有父母兮聚一室以
嬉嬉痛吾兒兮痛吾兒之孝悌事繼母而得其懽心
兮恭遜克諧于昆季姻族美其和謙朋儕重其契誼
自家庭以至于鄉黨曾未見其有疾言而盛氣痛吾
兒兮痛吾兒之於詩書手不停於翻閱兮口不絕於
伊吾初試而占博士之籍再試而就賓興之途頃三
試兮高等幸進取兮可需胡長算之頓屈抱壯志兮

未舒蓋病沉而嚙語猶咄咄兮廩餼之是圖痛吾兒
分痛吾兒之於嗣續計娶婦兮十年數生男而不育
嗟一脈之靡承止子子兮五齡之閨淑吾弟年五旬
而始衰兮豈珠還之可卜吾不忍見其摧傷兮兒何
忍遺之以荼毒矧吾老且病以厖羸兮蒐飄搖如風
燭將望兒送吾之終兮豈料兒先吾以卒奄五七之
留期悲日月之倏忽日月有去而有來兮何吾兒長
往而不復偕舉室以欷歔設盤餐與豆肉宛吾兒之
在目兮慘剗心而刺腹嗟乎痛哉

復宿山房集卷之三十二終

復宿山房集卷之三十三

山陰對南王家屏著

啟一

賀晉王封

溫文成性敬慎提躬養正於蒙夙稟刑家之訓承祧
惟震式符當璧之祥肆啟价藩光膺顯冊禹宅下土
首開晉冀之疆周篤懿親蚤建叔虞之宇執銅圭而
作寶分玉輅以疏榮慶叶三靈懽騰四履某忝依封
部幸隸編氓朱芾斯呈久企宜王之度華裾可曳阻
陪從史之班敬託魚械肅申燕賀伏願宣昭令德纘

服先猷綿胤祚于本支奠邦家于磐石其為欣抃詎
克敷陳

賀楚王封

胄本神明性成仁厚令儀令望譽蚤著於衡湘克長
克君化浸行於江漢肆膺宸眷肇啟藩封承周室之
朕膺允光帝典分漢庭之冊璽式備王章凡在司存
莫預周旋之力矧惟虛鄙敢當勞賜之儀敬用璧歸
伏希睿炤心之感結詞不具宣

荅周府西亭宗正進書

磐石大宗淵源宿學左圖右史聚書不厭旁求往行

前言畜德允資多識貯冰壺於腹笥垂金璫於毫芒
潤飾昭代之典章事詳三篋振起中原之文獻力勁
千鈞公族賴以主盟國人於焉矜式官並秩宗之寵
蒿冑陳儀道符彤伯之尊躬行示範允循循而善誘
肆振振其率從詎惟董正之功實贊修齊之化不佞
技慙墨守識愧朱邁卓爾不羣久慕河間之雅猗與
有斐未窺淇上之文伏辱德音亶諧素願願箱盈琬
琰知控謝之非恭乃篚實玄黃本登嘉之奠盡敬抒
悰於介紹庶締好於平生

謝晉王尉在告

某用世非才致君無術偶以冊儲之儀謬陳逆耳之言上拂聖心遂干嚴譴辱夫扛鼎竟罹折足之凶孤犢當轅宜速摧輪之釁硜硜引決但憑小丈夫之心胸嘖嘖推稱敢辱士君子之齒頰罷歸田畝幸邇藩封居父母之邦獲依桑蔭被親賢之澤竊永椒聊誠假餘年可苟安於耕鑿庶微洪庇將厚託於幘幘詎意睿慈特垂溫眷勞使臣於絕塞惠音札於衡門珍篚充庭驚睹七襄之爛袞言盈楮寵踰一字之褒登拜知榮省循增愧附謝楫而三沐賜莫報於瓊瑤祝慶祉以千秋祚永凝於磐石

謝代王慰在告

某奉職無狀賜玦以歸罪廢之人鄉閭所耻幸遇周親啟宇明德紹庭屹為磐石之宗茂衍璿源之澤固人共戴謳歌無間於前王倦客新還耕牧尚知其故處旱枝可息即同大厦之幘幘涸轍易盈敢辱西江之灌注猥蒙睿睠厚損貺頒分鼎俎之珍業沾異渥盛篚筐之具愈倍恒情登拜為榮省循殊愧肅申謝悃附布末忱伏冀鑒存曷勝瞻感

謝晉王賀生

伏念某蓬蒿陋質樗櫟冗材自廢居猷詠之中適隸

在湯沐之邑敬哉有土撫唐叔之遺封卓爾不羣邁
獻王之令望雍雍在宮之範以御於邦泱泱大國之
風丕變乎俗山河表裏咸依藩翰之尊巖谷幽隱倍
荷容光之照不獨納汙而藏垢夫且嘘枯而吹生歲
當弧矢之賤辰輒損筐篚之盛既上儀隆緝玄黃賁
采於衡茅睿旨溫諄丹艱增華於糞壤寵非其質登
嘉無任僂僂思結於心循省何能報塞肅端下走奏
謝續於屬車僭附微芹表積誠於薦盥願起居之珍
護綏純嘏於緝熙不盡瞻依式厘頌禱

賀樂昌王太妃壽

小春應候南極開祥恭喜敬佳宴於瑤池萃懽心於
朱邱九秋露湛香浮王母之觴五色雲高光捧元君
之駕壽直齊乎仙佛慶允洽於家邦某忝託鴻禧阻
申燕賀擬效華封之祝聊陳芹藻之儀伏冀麾容曷
勝寵藉

賀張新建拜相

嘗謂正人在位朝廷自尊君子得與善類交慶蓋表
儀繫於所樹而聲氣要在相投門下拔俗貞標格心
大學嘉謀告爾后向推啟沃之猷聞道在吾先備荷
切偲之誼尋更聚散互有去來即囂然憂猷畝之中

已屹乎負巖石之望祥琴甫御宸冊渙頒求忠臣於
孝子之門無煩夢卜置良相於明君之側允叶廣歌
仰八柱以承乾光贊垂裳之化翊重華而出震會收
定策之勲某同寅協恭幸參聯於揆席乘時輔運願
適駕於鋒車不盡懽欣但切延佇

賀沈鄞縣拜相

門下淵涵大學嶽峙貞標道裕彌綸勞深啟沃嚮當
綵服趨庭之日業屢繁宸側席之思而皇情徒注於
安危至孝直期於終始三年禮室久虛作礪之求一
旦樞庭頓慰瞻巖之望奉交孚合詎惟宗廟社稷居

歆解澤淪濡將俾草木禽魚咸若制麻郵布草野驩
傳藐躑躅之孤踪倍津津其喜色寧忘情於賀厦奈
絕口於言朝台使遠臨珍儀駢錫敦故舊覘知吐
握之虛懷仁急顛連想見施為之次第欣焉手額感
欲蒐搖即彈冠之願永違乃安枕之期可卜敬占謝
楮并附慶私物菲心虔形留神往謨謀密勿夙欽補
天浴日之猷匡濟難佇睹旋乾轉坤之畧

賀沈鄞縣百揆

格天業懋巍居首揆之尊取日功高邁定元良之位
朝廷一二日萬機之政務盡倚決於淵猷祖宗千萬

年一統之基圖倏維安於鼎力紓房喬之謨謀剗以
杜克明之果斷挈二相而兼總其長養狄公之沉密
發以韓稚圭之雄剛匡一主而兩收其効此宗廟社
稷神靈所共孚歆朝野華夷倫類靡不歌頌者也某
備轅孤憤逃籠倦禽息影銷聲招驚兔而未復操心
慮患省積咎以滋危乃幸晉陟上公獨提魁柄竊謂
專精於寅亮佇觀運掌於經綸詎圖泰階之柄象方
新震器之升華惟亟咫尺而乾坤旋轉俄頃而天日
熙融紫詔頒恩慶寬條之槩及丹書記過欣宿盪之
都蠲若和羹汝作鹽梅賴燮調其辛苦人刀俎我為

魚肉荷保護於存亡從此奠枕而安銜泌之栖敢不
書紳以識旃幃之賜肅哉荒楮走一价以掃門薄薦
菲芹企三台而賀履冀垂鑒炤良切瞻馳

賀陸太宰

今朝廷所重者人才郡國所急者吏治品格資於鑒
別績敘視所銓綜必權度之素精斯統均之克稱門
下道心澄徹涵水鑑以無私德望尊嚴酌斗樞而獨
運山濤選再居部夙推啟事之名姬公晉陟冢卿益
遂進賢之志人才長短若構櫨榱之異用已預度
其所宜吏治汙隆猶涇渭淄澠之分流胡激揚之弗

復石山房集 卷之三十三 九
効世道從茲清淑泰階賴以登閣喜倍切於彈冠願
莫諧於聽履敢藉魚械之便附申蕪賀之忱冀護八
座之起居茂膺九重之眷顧

賀郝司農

仰惟鼎衡宿望經濟宏猷宜晉上台不俟今日適疆
事萌芽於南北而聖心軫注於安危特簡股肱之良
託在本根之地導泉貨而布之上下國脉端賴以疏
通持斗杓而酌其盈虛元氣允資於調護蓋周禮詔
會格心之術居多而大學理財絜矩之方甚約允惟
耆德克總繁機願留都之揆席久虛衆不勝其徯來
乃執事之封章屢上愚亦訝其費詞疊承天語之丁
寧兼迫鋒車之督促三讓而進雖盛德之彌謙一節
以趨知君言之不宿正擬勸駕猥辱賜書感惠旣之
駢蕃得無慙悚念寵福之滋至寔切懼欣敬揣一介
之微代陳謝悃并致寸絲之獻用抒餞私冀原諒其
不躬邀神馳而未已

賀王宗伯

某初起田間再塵朝序三年禮樂適當崩壞之餘九
列簪紳忝預趨踰之末瞻承朱泐擢拜維新蓋昭代
之典章定自

皇祖乃舊京之文獻領在春官周道中興將復岐豐
之治漢儀雜就寧稱齊魯之儒惟謀猷夙契于上心
斯簡命特專于南省來積德百年之運踐文昌八座
之司君子經綸應雲雷而展采大人制作炳天地以
為昭汝作秩宗懋贊中和之極吾從先進仲觀渾噩
之風聽履馳情奉書動色玄黃爛若深慙及物之儀
素絢茫然奚有成章之報肅伸謝悃并布賀忱伏冀
鑒涵可勝銘戴

賀馮宗伯

門下性苞九德道滙三才承明著作之庭揆國華而
黼藻旃屢論思之地導聖學於緝熙奏對若陸敬輿
度務炳著龜之先見貢舉則歐永叔明經黜軋茁之
淫詞佐銓而痛抑私交濟濟庶僚罔闕蹊徑振鐸而
肅端師範藹藹吉士盡列宮墻裒然巖石之瞻展也
阿衡之望萬人之愛選相久協輿情六官之長曰卿
適乎帝睠乃渙音於中禁俾正席於文昌汝作秩宗
贊禮樂中和之化官兼學士預樞機密勿之司况震
器有歸維城之基永固而泰符肇啟升階之慶方來
定策勲高拜麻事近神人共快朝野同懽某忝託平
生倍欣盛際蟠泥尺蠖可紆天墜之憂夾日五龍允

行猶山房集卷之三十三
竊雲垂之庇偶乘便翼附寄蕪楫不腆溪澗之忱非
能備物有容廟堂之度尚冀包荒

賀鄭司馬

遠塞荒陲久淹台履忠猷勞績篤契上心協將相以
交驩合華夷而輯睦成行異域允惟折衝千里之才
功在本朝復見舞羽兩階之世皇情眷倚即股肱未
喻其推心而疆事劬勩乃啟處積勞于鞅掌肆膺內
召晉總中樞統七校之師上將寔陪乎萬乘掌九伐
之法夏官特重于六卿喜溢行間歡騰輦下某也情
同瞻衮敢曰無以公歸時值彈冠庶幾復從僕御肅

嵩牛馬之走敬布燕雀之忱伏冀鑒容曷勝忭躍

又

茲者西陲奏捷策府程勞主上追念舊勲特頒異渥
金吾青冢恩延奕世之榮鼎鉉崇階詔俟起家之命
寵光燁煜朝野聳觀慶祉駢繁華夷抃仰不肖某情
殷舞蹈跡阻振趨猥蒙瑤札之詔謬辱衮言之藉撫
番為用尚記稟畫于當時振旅而歸直待收功於此
日謀惟預定忠必見酬總由簡任之明曷効周旋之
力竊稱過溢愧悚交并敬附謝楫兼申賀悃願綏台
履晉秉樞衛究宣安攘之猷永篤靈長之祐

賀田司馬

威震河西功高閩外有嘉折首不數月收三捷之勲
迄用攻心以一麾制諸戎之命聲靈赫濯氣倍厲於
鷹揚恩數駢蕃祉更多於燕喜肆京觀既築永銷青
海之氛乃樞筦久虛渙發彤庭之召候吏爭傳其歸
袞朝紳共切於瞻巖即某朽廢之人預託高華之庇
尚稽鳴豫猥辱惠音雖皇悚而若驚固懽欣而欲舞
目今邊徼適逢多事之秋允賴廟堂蚤決先幾之策
幸紆石畫入贊宸旒用佐中興無煩固避

賀蕭司寇考績蒙恩兼值生日

南極騰輝弧矢紀春秋之歷中台朗象旂常書日月
之勲福衍箕疇功熙舜載門下紀綱重望砥柱貞標
負文經武緯之資樹外威內順之畧明刑弼教名夙
著於爽鳩誥禁制軍代兼隆於司馬當周室生申之
日正虞庭奏績之時天錫純禧帝嘉勞烈年踰耆艾
躋三壽以作朋位冠孤卿毗一人而稱老八荒開域
百辟瞻巖某忝託鴻庥倍深燕喜澗溪沼沚阻申介
壽之儀帶礪河山快覩酬庸之典敬專下走用展微
悰伏願道與日新福如川至迓岡陵之茂祉駐世百
千萬年繫社稷之安危中書二十四考其為頌禱不

行禮山房集卷之三十三
一
盡敷宣

賀舒司空

寵膺節鉞總領漕儲躬提水上之軍歲輓江南之粟
治兵治賦寓部署於轉輸裕國裕民紓催科以撫字
亨屯見經綸之手濟川利舟楫之才三載勞深九重
眷渥肆疏宸綽特晉台階領文昌八座之班司空繼
禹奠豐芭萬年之祚安漢如周邦之榮懷衆皆翕服
某徒欣於庇廈其何力以培風猥辱齒存祇增顏汗
敬乘便翼附布賀私瞻慕殊殷敷宣罔既

賀潘司空河工告成蒙恩

澤水九年靡輟懷襄之警決河廿載至厯皓旰之歌
由來平土之難未見人民之速門下目營四海量納
百川夙問道於崆峒向受書於宛委客星犯斗暫迴
博望之槎巨浸稽天再駕司空之捧決排疏濬智以
無事為神謀度諏詢策用不爭為上隱金椎於堤堰
既思利涉且思利漕沉玉璧于泥沙但知防川何知
防口肆收功於砥柱屹障狂瀾寧比蹟於昆明浪通
絕域兆庶幸紓於昏墊九重洞鑒其忠勤文綺精鏗
庸表玄圭之寵鸞戩鳳誥式呈綠字之祥異渥渙頒
同朝共慶河渠可紀將徵太史之書巖石具瞻尚阻

羣察之望倍下風其無力頌明德以徒殷猥辱瑤札
之詒誠慙慰藉敬勒荒楫為賀莫罄敷宣

賀羅少宰

門下經綸大學黼藻宏猷代言追渾噩之風典禮著
寅清之望瑞如星鳳縉紳之想慕維均會際雲龍旒
纁之眷知有素值祥琴之既御宜溫綉之造宣汝作
鹽梅本亟需於調鼎衆稱水鑑乃暫藉於持衡詎惟
甄別官材佐綜敘九流之任庶其收采人物為統均
四海之資泰階將賴以登闕世道可占其清淑感賜
環之並召願正切於彈冠奈伏枕之淹時跡恐違於
聽履猥蒙音睨之逮不勝喜愧之交敬託魚楫少抒
燕賀伏希慈炤曷任懸馳

賀趙少宗伯

門下人倫楷式吾道南車正師席於兩雍茂衍菁莪
之澤迪英髦於四學蔚興薪樞之材信愷悌可以作
人非寅清時能典禮肆疏宸綉簡宿學以升華俾貳
春卿敷皇猷而潤色文中子之周禮嚮不廢於家居
武德間之謹言今且酬之台席乘積德百年之運綜
憲章三代之規肄綿範於諸生豈須求野端章甫為
小相安見非邦會佐皇極於中和允錫詞林之光寵

阻趨賀而是愧辱音貺以彌慙敬附謝函兼抒私忤
伏希麾頓曷任瞻馳

賀莊司寇

紀綱峻烈經緯宏猷當湖湘襟帶之衝值饑饉荐臻
之候拊綏安集則中澤興鴻雁之歌彈壓澄清則當
道迸豺狼之跡惟勲庸之茂著肆譽望之交孚帝眷
留京重豐芑萬年之計詔遷秋省貳文昌八座之班
舜咨四岳而舉臯陶漢約三章而付定國衆共需於
解澤僕何力以培風謬辱齒存寔增顏汗敬託魚棧
之便聊申燕賀之私不盡鄙悰尚容嗣布

賀田通政考績

大麓階崇台席總樞機之任中臺績懋宸章敷綸綍
之華朝野懽傳家邦歌艷門下經綸偉抱砥柱貞標
惠聲蚤播於花封清譽郅隆於蘭省迨班九列股肱
喉舌之司日奏諸州水旱兵荒之事去副封如魏相
雍蔽盡除典參錄如牟融忠勤不忘達聰明目宣九
重日月之光開誠布公疏萬善江河之量猷兼望著
奄及政成勞與資深久孚帝鑒肆庸書之報最頒慶
典以加優褒札溢於十行閭閻並耀封冊賁於三代
世德增輝允愜仁人孝子之心堪侈聖主賢臣之遇

忝依末蔭與庇餘榮不勝忭舞之悰但阻瞻承之願
薄修燕賀聊贊鴻禧冀賜采容倍欣寵藉

賀范司成

天子之學曰辟雍地崇首善大師之席為函丈道重
躬行必造士之得人斯化民而成俗門下兩朝惇史
一代真儒東觀紬書炳青藜而餘照西垣儼直哦紅
藥以猶芬自輟承明別啟蓬瀛之署遂遵養晦薄遊
豐芑之鄉不朞月而睨消會九重其天定人之有道
舜命契以陳常汝其往諧夷讓夔而典樂緋袍蒼佩
聿新法座之儀賁鼓華鏞肅園橋之聽民生三而
共戴工吹萬以方熙薪樵可材詎止奏場師之効參
苓預蓄行且充國手之需翊文運以昌融兆泰符而
朗耀詞林生色吾黨伸眉敬記魚戢聊抒燕賀伏希
炤納曷任瞻馳

慰方司徒予告

國家不可一日無元老尤不可一日無重臣故耆舊
尊於典刑而公輔疆於柱石得失之效安危所關門
下鼎呂三朝表儀一世方當坐紆朝畧弘濟時艱而
乃託志東山抗章北闕大鵬暫息應龍深潛將林豎
之樂是耽胡君國之憂忍釋居堯舜之世由光詎可

行山房集卷之三十三
七
逃名際高惠之朝園綺終當定策慎無怡情於綠野
尚期注意乎蒼生某臨楮不勝蘄望

賀習司成

門下淵源正學砥柱高標本期披闔以呈玕幾于落
井而下石雖諸艱其歷試更百折以不回泰運既新
端人彙進稍遷郎署吾儕已幸於彈冠再擢胄筮斯
道大伸於振鐸菁莪中泝允孚樂育之懷豐芑舊京
茂衍燕詒之澤彼陽亢宗之悖行未喻師模即孔穎
達之傳經何禪皇化詎如門下望隆山斗士心素切
於依歸會啟風雲帝眷荐隆於簡任某俯省固陋與
庇光榮媿賀臆之靡申辱誨函之猥逮竊念公為先
知先覺方將自任以天民而况爾有嘉謀嘉猷能無
入告於我后特茲延佇不盡勤悃

賀田翰長

祕閣絲綸夙擅代言之譽舊京典冊特資潤色之猷
寵冠羣倫光增吾黨門下士閭間氣一世真儒射策
丁年褒然舉子大夫之首校黎乙夜爛焉極左右史
之觀埒前輩之風流儼斯文之宗匠十年中禁參聯
荷索之班七載東山出應彈冠之會著冰衡而視草
麗銀榜以生花白玉為堂近北門之日月朱衣啟路

行宿山房集 卷之三十三 十一
壯南國之風雲擬景倩於登德衆皆屬望置敬輿為
內相帝自掄材虛台象之三而成位乎中渙頒大號
應泰符之六而謨謀其上仲侯嘉猷弟猥幸因緣徼
同榜同門之契載更離索隔吹埵吹篴之懽思捧袂
以無繇辱簡書而遠逮文成黼藻直慙一字之褒篚
實玄黃能效七襄之報肅茲拜賜聊附啟居敬在未
將神與俱往

賀梅督府

門下殿邦重望經世宏猷勲名懋著於三秦威畧夙
行於四塞吾儒稱為大勇天子鑒其精忠特移憲府
之麾晉東節堂之鉞合北地金城武威諸郡盡屬提
封連赤斤罕東哈密諸番咸歸控馭儼若九關鎖鑰
詎惟函谷之泥屹乎萬里長城寧羨燕然之石慶延
宗社喜動華夷某忝庇榮光倍增欣快敬託魚檄之
便肅將燕賀之忱物菲心誠形留神往

賀塞督府閱最蒙恩

薊遼重鎮輦轂迎郊仰藉旌麾特專節制綢繆壩戶
豫周陰雨之防鎖鑰關門頓絕烽煙之警功高屏翰
名震華夷肆考八事之成首叙萬全之績閱書入奏
慶冊寵頒五服五章命德寔繇天眷一言一袞顯親

宜待宸綸在國典本以酬忠於下情何能與力猥承
逮藉愧悚殊殷附布賀忱懽欣罔既

賀劉督府考績

斗南重鎮嶺表雄藩仰藉旄麾特專節制東西經畧
周爰百粵之防次第廓清卒靖三苗之難瓊海之逋
囚就執巢穴斯空珠池之劇寇蕩平波濤頓息忠勞
茂著久淹履幕之星霜最績升聞寔炳旂常之日月
聖心嘉予慶典行頒宴錫彤弓會舉一朝之饗勳標
銅柱載揚千古之徽肅附賀楫不勝欣抃

賀蕭督府考績

策府奏功楓宸錫命德與官而並懋爵兼賞以隆施
車服增華箕裘闡奕蒙邦胥慶將吏交驩門下天挺
人豪嶽鍾雄雋輜軒行部威名夙播於穹廬旄鉞臨
戎恩信肆孚於異類不煩鞭撻掃撓於鎮靜之中
悉發糧鉏開甌脫於大荒之表軍實充而內帑之金
錢倍省邊防飭而列成之壁壘增堅先事綢繆計慮
直垂之久遠與民休息謳歌無間於幽遐適當閩塞
之期獨擅折衝之烈帝嘉丕績渙發明綸秩晉孤卿
上應台垣之象賞延奕世近聯環衛之司文綺兼金
絢雲虹而並爛魚緋綰玉瞻巖石以彌尊允惟優渥

之恩式著忠勤之報所為壯封疆之氣槩慰宗社之神靈氓隸以之傾心夷酋因而戢志者也某情深拊躍跡阻樞趨肅陳絲縷之儀用賀悒悒之庇伏冀勲猷日暢更二十四考於中書慶澤滋綿傳四世五公於後裔臨楫頌禱倍切欣榮

賀蕭督府擒史酋

昔先零誅而罕开震動郅支滅則呼韓入朝豈獨伸討逆之威固且樹懷遠之烈封疆盛事今古美談惟茲史車二酋耕牧近塞向稱歸附之衆忽為侵叛之臣釁驟發於蕭牆禍漸延於堂奧幸憑節鉞之重獨

抒帷幄之籌追奔不假於師徒問罪直窮其黨與伏中行說而答其背執渾邪王而拔其營蟲百足以尤僵兔三窟而亦獲腥羶一氣詎無巢傾卵殛之悲骨肉相殘其如土崩瓦解之勢縶囚並繫耻總雪於除兇一鏃罔遺功豈誇於度幕廣書入奏獻廟社以居歌慶典渙頒賁樞庭而有耀精鏐彩幣珍分御府之儲玉佩金貂寵晉台階之扶懋官懋賞信恩禮之非常允武允文本謀猷之克壯折衝是賴錫命惟宜愧我謬悠向竊聞於始議乃今淪落竟無補於成功乍聞吉語之傳但覺喜心之感未能脩賀猥辱違存蒙

不
卷之三十三
一
隻字之褒榮已逾於華衮羨一朝之饗美奚贊於彤
弓肅使謝陳菲儀將獻敷宣莫既祝頌良殷

賀梅督府

節鉞寵兼震風霆其倍肅旂常昭揭耀日月以增輝
光貴山河慶延社稷門下天挺人豪嶽鍾雋傑左宜
右有才投之萬變而不窮大受小知用効之一隅而
未盡勲高雲朔經營具賴其謀猷忠契宸闈倚任有
加於股肱乃眷北顧曰予禦侮之臣遂授左符畀公
總師之任五侯九伯翦征特假以戎麾六郡三河都
護式資於帥屏升華上宰瞻來島以維新渙號中權

幸旌麾之孔邁敬專小价叩布末悰依戴殊殷敷陳
罔既

賀梅督府考績

策府奏膚紀星霜於節鉞楓宸爽最揭日月於旂常
望重中司勲高列鎮榮輝新被欣躍維均門下命世
人豪殿邦賢哲振臺綱而紀慝夙清京洛之塵持廟
算以監師遂定朔方之難迨膺宸眷來總戎行兼文
武以紆謀酌寬嚴而布令安民和衆里閭無愁嘆之
聲建成銷萌牖戶豫綢繆之詩日成月要歲會功名
備載於春秋王功國勲民庸績敘允禔於社稷即勞

猷之懋著宜恩數之隆頒肆晉台階光麗四星之象
兼承綸璽寵貶三代之封盧矢彤弓媿周庭之異渥
歌鍾鐔磬掩晉室之異章朝野聳聞華夷忭仰某感
深履露力愧培風當茲大慶之辰莫已私衷之豫敬
裁荒措用布賀忱冀賜鑒容可勝懽戴

賀揚督府閣最蒙恩兼值生日

闕閤勳高三錫渙綵綸之命巖廊望重千秋綿鼎鼐
之禧震夙開祥泰道交孚於上下師貞叶吉豫鳴徧
決於華夷門下崧嶽儲神星潢毓粹應名世之期而
間出蘊天民之道以先知鑿衡夙擅於人綸綱紀凜

持乎風采力襄西夏之難闡草昧以經綸總領全晉
之疆亘窮荒而控制聲威赫濯名王益戢於羈縻猷
績炳烺信史不勝其紀述予曰有禦侮可戰而亦可
和帝褒其積勞懋官而因懋賞彤弓覺報嘉辰適協
瑞於懸弧紫綉貶封令甲肇疏榮於改玉恩霑四代
徵善慶之豐培光耀十連詭寵靈之遐覽丹頒節府
莫階增育於芝函宴啟春臺柏解馨芬於拒白某欣
逢盛會喜倍恒情牽幽土之羔羊莫克稱能而介壽
慕淮南之鷄犬無繇舐鼎以從仙聊陳溪澗之毛用
祝岡陵之祉所願天心純佑台履崇頤玄圃大椿綏

萬六十年之景福明堂隆棟歷二十四考於中書勒
竹帛以垂鴻衍箕裘而翼燕臨措頌禱不盡敷宣

賀邵中丞轉內臺

不佞忝廁顏行辱推心誼迨更間濶遠提携頃尋
洛下之游青雲再附奈隔郢中之唱白雪難廣賴有
薄緣會逢新命藉旌麾於節鎮總綱紀於蘭臺方幸
歸闕有期可副皈依之望不圖省方未徧正煩補助
之思將大振楚國之餓出之溝壑且永戢潢池之警
莫彼金湯經營需召伯之成彈壓俟鮑宣之入絳騶
前路秋聲早動於鳴蟬蒼珮趨朝宵夢屢驚於擁薦
式塵延佇不盡敷宣

賀中丞張師考績

策府書庸炳旂常之日月楓宸注寵渙綸綍於雲霄
燕喜非常龍光有赫恭惟台座中朝魁碩振古人夢
文經武緯之才嶽峙淵停之度三千奏牘抗正氣以
批鱗數萬中兵運圓機於指掌分藜秘閣參聯金馬
之班秉鉞專城再整貔貅之旅邦內為甸服邦外為
侯服折衝自尊俎之間帝城多近臣帝鄉多近親彈
壁先輦轂之下江淮目為天塹寧誇橫海之樓船河
朔倚若長城詎羨當關之鎖鑰武有七德兼安民和

衆之猷憲總六條備激濁揚清之體解佩帶為牛情
化已見其銷兵軾車轍之螻蟻心未忘於對敵憂深
畜艾拮据更三載之勤慮謹徹桑綢繆周萬年之計
日成月要歲會紀程石以鑿然王功國勲民庸勒鼎
彝而炳若雖不矜不伐禹讓彌誠而懋賞懋官堯恩
荐渥是有慶矣侈報宴於彤弓又何予之新章服於
玄衮史書工誦掩五侯九伯之榮君禮臣忠慶千載
一時之遇某等材同腐朽教無所施器若斗筭政何
作算乍埋乍捐徒矻矻於精神不蜚不鳴竟悠悠於
歲月來歸自鎬習聞吉甫之膚公受命於周幸覩召
穆之成事吾之師也喜色相告以欣欣國有人焉聲
靈若增而濯濯有嚴列祭力莫遂於鳧趨不腆承筐
情式均於雀賀伏願勲高八柱奉乾極以常尊位極
三台躋泰階於永穆綏宗社同休之祉垂乾坤不朽
之名

賀胡中丞

大廷推轂崇上將之韜鈴重鎮擁麾肅中丞之斧鉞
班高獨座寵並登壇燕喜維新鴻聲茂著念茲雲朔
之地適當炎夏之交數載以前迫於黠虜四州之衆
幾無完民自通關市之盟稍息邊陲之警顧頻年操

行在山人集 卷之三十三 三二
畚人力重困於罷勞舉國投戈士氣漸虞其積弱信
信投骨方挑五部之爭悻悻當輪詎戢一朝之怒恐
恃和而滋玩思制變以彌難矧歲荒時疫相乘頗呼
庚癸乃將悍宗強莫制兼慮蕭牆匪賴名賢疇堪節
帥門下文章一代之英才畧萬夫之選含香清譽夙
冠仙曹借箸深謀僉推武庫雲中射隼風高塞北之
旛渭上蜚熊夢入東河之軾迨更憲府兼總戎行綢
繆周牖戶之防操縱制羶裘之命膚公屢奏時望咸
歸肆簡帝心俾專閫寄絳騶玉佩儼風裁於中臺青
幕牙旗凜霜威於絕塞授以非常之任隆其不御之

權為王爪牙踔重關之虎豹作國柱石奠諸路於金
湯渾為憲之才一弛一張本兼文武贊中興之烈以
安以攘允輯華夷某忝屬編氓謬稱國士曩年襦袴
曾廣騎竹之謠此日旌幢重感維桑之庇第京塵正
赤徒髣髴於鷹揚乃塞草欲青尚逡巡於燕賀敢云
疏節竇抱微誠肅俟塞鴻僭干行馬眇戔戔之束帛
敬在未將猥喋喋以陳詞喜能盡喻伏希鑒納無既
瞻依

賀李中丞

江南財賦幾半九州之饒吳下人文夔邁六朝之盛

德從山房集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瞻茲重地宜得名賢惟望實之素隆况猷為之夙試
調停寬猛見吏治之承風振救菑危措民生於安堵
肆膺簡命晉總節旄兼文武之雄資受紀綱之重任
中丞儀采百僚之瞻仰維新左輔科條衆庶之服從
既稔駕輕車以神駿路失崎嶇游利刃於金牛節忘
盤錯側聞代報倍激懽悰但阻賀於賓階徒懸情於
幕府式均燕喜不盡揄揚

賀周中丞

門下殿邦重望經世宏猷開府七閩茂著旬宣之績
升華九棘式隆簡注之懷既為漕而擇人復分麾而
作帥治河治賦乃兼憲節於中丞馭吏馭兵持副戎
樞於司馬保釐豐鎬粉榆興帝業之師屏翰江淮砥
柱纘禹功之緒將平成之是賴詎灌輸之足稱聖眷
維新羣情允屬某無能愛助但切懽欣謬辱齒存倍
慙稱塞敬乘鴻翼之便附申燕賀之忱慶社方將揄
揚莫罄

賀常中丞

殿邦偉望命世宏猷直節素著於諫垣駿譽茂宣於
罔幸帝心簡在士論文乎肆渙廷綸晉陟中丞之席
特膺齋錢出兼上將之權秉七德以臨戎霜威頓肅

按六條而察吏風紀維新從此澤中紓鴻鴈之聲帖
然按堵海上靖鯨鯢之浪偃若安瀾詎惟兩浙之福
星實炳三階之泰曜伏承鼎翰倍激懽悰敬附荒楫
聊抒賀臆有懷儀采不盡瞻馳

賀宋中丞

三十禮樂實生鄒魯之鄉十二山河特表青齊之域
併為節鎮領以憲臺必兼文武之資斯稱紀綱之任
門下望隆柱石才裕經綸惠猷夙鬯於并汾聲烈茂
宣於閩海肆膺簡命晉總戎麾錫弓矢以建侯用詩
書而謀帥親若姬賢若呂服圭衮以保東方禮在魯
韶在齊乘輜軒而考遺俗中丞儀采百城頓肅于風
霜左輔科條衆庶新霑于雨露遡聞代報倍激懽悰
阻賀賓壻懸情幕府神其先往敬在未將

賀李中丞

門下大呂黃鍾之器冰壺水鑑之標自典銓司塞倖
竇而杜私門百官式序迨升棘寺讞微文而排巧比
一夫不寃善類恃以為依正氣存而未泯象如碩果
方居剝復之間星應中台忽指井參之分奉璽書而
遄發秉節鉞以遙臨符采輝煌助錦江之澄麗聲靈
震疊增劍閣之尊嚴凜焉紀綱法度之司允也詩書

禮樂之帥望隆朝宁慶洽家邦弟忝同袍方期捧
袂嚶鳴出谷竟虛求友之情欲啄新樊未免近人之
患無緣咨覲祗切懷思庸託鴻翔少抒燕賀無文之
敬大雅所原

賀李中丞

門下命世人豪殿邦魁傑嶽峙淵涵之度文經武緯
之才執橐而供奉禁中風猷夙著揮節而旬宣塞上
聲績彌宣輿望所歸帝心持簡臨軒推轂遂由憲長
而陟中丞開府建牙乃起儒生而登上將屯燉煌酒
泉張掖諸郡再拜營平撫赤斤罕東哈密諸番復封

定遠偉哉三軍司命屹然萬里長城弟某忝託同袍
欣聞受鉞詩書謀帥慶吾黨之有人尊俎折衝羨大
邦之維翰情深忤躍跡阻趨承敬勒魚檄少抒燕賀
伏希炤納曷任瞻馳

賀郭中丞

四夷種落號獫狁為天驕九塞藩籬至宣雲而斗絕
節鉞領之使相駕馭賴於英雄門下文武兼資才識
兩合諫垣荷橐夙據獻替之猷戎臬分麾久著經營
之烈肆膺宸綍晉總帥于圻父爪牙屬橐鞬而雲擁
關門鎖鑰戢鈴柝以風清將吏具瞻士民胥慶某忝

行軍山房集 卷之三十三 二七
隣封部不勝孔邇之情第阻堂堦莫展未將之敬敢
乘便翼附薦溪毛伏冀鑒存曷任欣抃

賀張中丞

門下鑑衡清譽經緯宏猷中禁納言式副樞機之任
容臺典禮有光俎豆之司人望所歸宸衷久注詩書
謀帥兼才總屬於真儒衮烏臨戎顯號獨高於上將
征南幕府耀日月以維新橫海樓船偃波濤其頓肅
七閩增色百粵承風某忝託同袍倍欣建鉞莫贊下
風之翼徒矜吾黨之光敬藉魚緘附申燕賀有懷慶
祉不盡瞻馳

賀蕭中丞

滇雲重鎮仰藉旌麾宣慰諸司畢修職貢收萬里折
衝之効紆九重南顧之憂肆渙宸綸特移閫鉞以鄔
襄據四省之會而兵荒乘累歲之災非八面之雄才
疇堪解剖必四時之和氣乃克昭蘇簡命本之帝心
推讓協於廷論俯循薄劣無力培風仰庇高華但知
賀厦敬因便羽附布懽悰慶抃之私敷宣罔既

賀呂中丞

帥閫分符奠金湯於四塞戎垣決策固銷鑰於重關
凡在幘幪式均踴躍門下鑑衡夙望經緯宏猷政事

行宮七戶集卷之三十三
本於文章教化先之德禮古心古道格愛邁於時流
仁聲仁言愛每遺於去後民所歌舞天自簡遴錫弓
矢以建侯用詩書而謀帥殿中柱下參聯獨坐之班
冀北并南况屬舊游之地保釐全晉增氣色於山河
都護諸軍肅風聲於草木士民胥慶將吏交驩不圖
棄斷之餘及庇甘棠之蔭受一廛而終老投三徑以
怡聞獲遂卑栖即同大造敬展登堂之祝用抒賀履
之忱伏覲麾容可勝寵藉

賀梅中丞

三雲重鎮特隆旄鉞之司五部名王盡仰冠裳之化

彈壓必資於碩望經綸允賴於長才門下國器天成
性樞神縱嶽峙淵涵之度文經武緯之猷亂慝繩姦
夙抗貞標於柱下除克戡亂直收勝算於行間大難
既平英聲益暢詩書謀帥本簡在於土心尊俎折衝
已預徵於遠畧精神渙汗一新幕府之科條符采振
揚頓肅山河之氣色如某朽憊向忝提携自廢處於
丘樊永隔闕於人世福緣未盡竊幸受廛為部下之
氓疾殷纏不克執勒充車前之卒正恐自棄於名
教猥厓下濟於天光既慙美袞之褒兼損多儀之錫
寵違其質感結於心薄致芹誠聊抒燕賀覬惟鑿納

良切瞻依

賀房中丞

憲府崇嚴獨坐列星辰之席戎軒鎮靜中權揭日月
之旂號渙十連驩騰四履門下扶輿閭氣海岱名賢
道德冠乎人倫事功本之學術器若虛舟涵納容千
萬斛而有餘材同利刃解批更十九年而不折計輜
軒且半天下具存藩翰之勲肆節鉞來撫雲中特荷
宸旒之眷出關伊始威聲業震於穹廬按塞方新喜
氣頓回於朔漠壯河山其增槩育草木以敷榮在某
淪落之踪更切遭逢之慶第緣卧病無能扶杖以趨
迎用是逡巡未敢函書而鳴豫猥塵慈軫枉使貺於
衡茅寵錫褒章施雕巧於糞朽極知不棄曲垂臨照
之光顧念何修可答蓋容之造肅嵩下走叩布謝忱
并薦菲芹少抒賀瞻冀蒙莞入庶愜瞻依

賀萬中丞

某天壤棄物溝壑餘生猥徵積素之知忝託垂雲之
庇墟枯吹槁叨恩迥邁乎尋常補劑息黠造命允資
於橐籥繡裳在望方榮戎觀之遭節鉞有嚴遽及公
歸之候簡儒臣而登上將謀猷渙發於詩書自方岳
而晉中丞勲望彌隆於屏翰青齊形勝壯山河百二

之規鄒魯人文新禮樂三千之化信東方之厚幸如
西土之遺思正此旁皇莫遂攀留之願忽承音旣倍
榮繼戀之懷豈獨為吾有身違幘幘於大厦抑憂晉
方多難撤保障之長城杞棘祥鸞雖遷喬其足快輸
枋斥鷃即控地以誰憐拜賜僂僂深感隆施之溼望
塵延佇寧知後會之期敬布謝忱兼申賀悃情長語
澁形止神馳

賀萬中丞東征奏捷

秦豳烏島寇恣其凶殘獍噬外藩鼠窺近塞致干天怒
命將徂征謀臣盈庭羽書載路悉列鎮之精銳竭內

帑之富饒久屯而遠餉者七年備事而失利者數輩
戎心彌狡我計滋窮詎惟淹河上之清人漸且構舟
中之敵國壞形已著敗局誰收所幸天啟聖衷公膺
特簡寵兼四鎮之節拜表輒行旋移八路之麾援枹
徑往肅軍容以嚴憲破賊膽以先聲指縱南北之師
部署風雲之陣兩軍夾擊三道齊驅陸攻而釜山之
巢穴俄空水戰而炎海之波濤欲赤斬馘無算蒐羅
靡遺億萬衆之生口盡還數百里之侵疆頓復鏡歌
霍震露布馳馳雪耻除寇功久高於千古存亡繼絕
義足動乎諸侯釋九重宵旰之憂羣一統與國之祚

神人共宅朝野交懽某夙企鴻猷預占駿烈雲開百
濟欣聞時雨之兵地隔三韓阻介春風之使猥塵音
貺枉賁裝遲訊知疆理之清夷想見起居之愉快勳
標銅柱威名遠駕於征蠻宴敞彤弓慶祉佇承於歸
鑄敦乘便翼附布賀忱不盡颺言但有忭臨

賀黃中丞

御月臨邊地盡河湟之域使星越國天開昴畢之墟
道遠曷云能來欣然倒屣喜極直延之入率爾披玉
乍啟蓬心頓伸搞項門下一腔正氣八面雄才保釐
朔漠之疲眩熙如化國藩屏王庭之要害屹若長城

惠沃棠陰居則愛去則思襦袴同聲而尸祝威行榆
塞貳而執服而舍羶裘帖息於羈縻三雲之帖恃方
殷適拜中丞之命十乘之啟行甚遽遂總大帥之麾
鷓鴣懷我好音感格允需於恩信羆虎賁其餘勇駕
馭寔賴於英雄西夷款而東夷之款斯堅秦人安而
晉人之安彌於竊鄰光其孔邇儼若承顏惡台度之
曠滿依然注念溫訊將秦風偕至新恩與宿澤交醲
在洪慈不自覺其綢繆於朽質則曷堪乎隆鐔徒荷
踰涯之漉莫知報德之階聊附一緘用申三祝祈頌
鴻勳茂樹麟閣崇升亟維宗社之安丕造寰區之福

薄緣未畢翹佇惟殷

候王中丞罷鎮

廿年仕路尾附光塵三載廬居決沾惠澤幸茲起痿
所賴披荒乃罄裾未展於朝行履幕且移于闕輔百
參何益良慙惟懼之籌一范不留疇落躑躅之瞻徒
撫心而激烈恨無策以攀援正此懸情忽承委託其
人如玉指弱谷以言旋投我以瓊豈岳山之能負肅
茲登拜附致候忱南國甘棠尚憶召公之澤東山小
草無卑謝傅之名斲值袞歸佇觀環召有懷覲縷不
盡敷宣

三十三卷終

簿緣未畢翹佇惟殷

候王中丞罷鎮

廿年仕路尾附光塵三載廬居浹沾惠澤幸茲起痾
所賴披荒乃簪裾未展於朝行履幕且移于關輔百
參何益良慙帷幄之籌一范不留疇落瓊裘之膽徒
撫心而激烈恨無策以攀援正此懸情忽承委貺其
人如玉指駒谷以言旋投我以瓊豈蚤山之能負肅
茲登拜附致候忱南國甘棠尚憶召公之澤東山小
草無卑謝傅之名暨值袞歸佇觀環召有懷覲縷不
盡敷宣

三十三卷終

復宿山房卷之三十四

山陰對南王家屏著

啟二

賀任侍御監臨

門下文章宗匠綱紀清班攬雪荆襄提衡鎖院肅僚
貞度威稜飛繡斧之霜顛俊蒐奇識鑑徹冰壺之月
天公矢眷謹擇可者於闈中集賢某良籍而獻之於
闕下惟善為寶信楚國之多材以禮為羅慶明廷之
得士詎惟桃李之植出自公門將同茅茹之升光於
泰道肅茲附賀不盡瞻馳

賀徐督學

學校教化之原師模甚重邦畿首善之地功令居先
門下表正人倫望素隆於山斗提衡才品鑒不爽於
秋毫共推吾道之南車宜主斯人之正印都人潔凜
向遵綱紀之猷髦士彬彬今沐陶鑄之澤榮疏宸綍
喜動儒紳敬託魚樞恭抒燕賀有懷慶祉不盡瞻依
賀陳侍御起官

蓋聞祥金不躍更百煉以彌精神駿從淹凌十駕而
會遠仰惟臺下嶽鍾異質器居鼎呂之間天賦奇才
品出驪黃之外觀風代北氣欲吞胡按節滇南志將

繫身賈生蚤見豫慮表餌之謀諸葛重來仍講縱擒
之術而智策愚決一傳眾休葉下璞而弗珍詎魏瓠
為難用陸沉既久孤直彌疎滯下患於小官出長孺
於外邵本緣纒口遠挑投抒之疑不至焦頭寧悟從
薪之計天勝人而始定雪也脫以鄙消有米飛芻之
儀特奉賜環之召名高題柱夙當上心班近舍青乞
子人望某亦叨舊部與元洪庥入復寔賴於旂隊隆
棟匪資於推挽謬承藉選良用悚慙肅附賀函不盡
延佇

謝杜學憲

粉瑜迺壤沮洳荒鄉自頃十二三年每歲有水旱蝗
蝗之患綿亘千數百里所至聞咨嗟慙嘆之聲民生
憂而流徙相仍宗姓蕃而恣惟莫制富庶靡徵於晉
問憂勤久替乎唐風幸激河嶽之靈獲藉斗山之望
被繡衣而直指占紫氣於西來綱紀文章聯出經邦
之緒謨謀議論漸抒瑣闥之猷聲光初接於照臨耳
目頓新於視聽為繭絲為保障詎止圖尹鐸之功若
禮樂若刑章會且縉臯變之烈不佞忝依下吏濫廁
編氓阻修燕賀之忱特枉鴻儀之賞拜嘉知寵稱塞
珠慈蕭附謝誠并申微悃伏希矧納曷任驍馳

謝英侍御

某不才主業多病交疎休閒與偃蹇相成懶慢以交
離得遂駑駘反阪幸紆九折之難凋鶯深林詎之一
技之適顧小人或說以忘罪而孤臣獨苦於操心天
尚未回良懼慘舒之莫測時方多故敢付理亂於不
聞去魏闕者十年抱杞憂如一日願正人之既入羣
善類以知歸朝廷得李勉而始尋州郡憚張綱而頓
塵世共歎其風采謂有動孤山嶽之威恩更保其聲
猷將是旋轉乾坤之會第緣朽發絕音耗于長安詎
意慈存解便華於空谷矧矣崖崖之實貴荒穢以知

榮藹焉嘗履之情撫哀顏而轉惕夙恩莫報荷願復
之彌殷游息僅存悲捐康之既晚恭抒謝悃附布候
忱願珍重於起居用爨調于前帟倘薄緣未畢及觀
象於泰階庶餘潤所需獲舒頤於解澤伏惟垂宥無
任懸馳

謝袁侍御

門下承家大學命世高才館組名城茂著循良之績
裁冠法禁咸推謇議之聲肆持斧省方彰瘴激揚寬
猛壹依於憲體乃乘軺問俗諏謀詢度休戚洞悉乎
民情日照月臨并黃之陰氛淨掃風噓雨潤河汾之

元氣潛回不圖用武之區獲被惠文之化如某僮寒
久甘放佚於長林猥荷仁慈特垂矜睇于舊物華賤
溢美允惟式玉式金鼎祝申頌曷啻繼粟繼肉鏡天
光於奧突發病日以開明賞春色於沉淪慰哀顏而
欣堂噓枯吹朽極知大造之心保末持終何有歲寒
之節叨承過侈愧負殊深敬拜便以登嘉肅敬書而
附謝酬知無地徒懷不報之恩佑德自天願逢大來
之慶良謹頌禱不盡瞻馳

謝徐侍御

門下典衡夙望彌蕪英猷一角神羊抗霜稜于柱下

九苞鳳掖詔律于臺端立朝而正直兼忠厚之風
按部而貞肅得將明之體自中外共欽其符采即幽
遐懸想其聲華不圖戎馬之區獲藉絳繡之重度嚴
關而北躬車麗日月以增輝豈恒嶽以西斧編賞山
川而動色某仰大觀之在上良慶遭逢負嚴譴以休
陰敢希臨照猥承折節特垂下濟之光滿此猶階聊
假依歸之地雀感無實禮自愧于荒疎豈爲有享意
或原其明信懇祈誦納曷任瞻依

謝黃侍御

某兩間棄物一壑餘生木槁灰寒不齒冠裳之列日

臨月照憑依斧鑿之光薄緣自愛其遭逢曠典亟承
於問魏古心古道未方軫舊之情下愚下流總玷作
新之化賴大觀之在上貞憲度以無前風歲獨持凜
凜奪豺狼之氣星軺所指警警絕鴟鵂之聲民數與
高固交紉國計及軍需並裕方幸虞絃之奏遽聞公
表之歸尚使再臨珍儀申錫預駢蕃之異渥敢不登
嘉撫依帖之微踪其如張調肅原謝悃附布菲說明
德遺思可恨雲泥之永隔嘉謨入告庶開天日以重
輝所願珍調曷勝顛佇

賀萬方伯

某向廟禁垣奈私氣誼固莫勉分猷念共佐休明而
用世非才致君無術祇因冊儲之議有失阿承遂罹
冒上之恩致于譴斥巖拙穴伏惟影響之不幽日照
月臨豈夢龜之取剋恨微天幸台光直參井之分利
見大人鼎重作河山之鎮總卜運而有帥吉叶師中
受一壘以為氓權騰鄣下如某朽僊倍慶遭逢第慙
不肖之跡有玷維新之治阻修竿牘正此逡巡乃辱
書便賞臨珍儀駢錫飾青黃於棄斷被宮徵於焦桐
情溢乎詞良荷軫存之厚寵違其質庸知愧負之深
潛附菲儀少申控竅莫惟昭細曷任瞻依

賀歐方伯

伏念戎馬之鄉久屈節旄之重經營數載備闡忠猷
綏輯多方需宣闡澤措生靈於衽席莫疆圉如覆盂
方欣大廈之容會拜介藩之命謬期借寇公於河內
可即先留何圖分召伯以周南特專簡任星華原濕
佇觀使節之馳紫氣闌門預卜仙幢之過轄卜運而
為帥總領諸侯張一路之遺氓若遺父母學稼莫匪
德衣被我敢凡蓬蓬兼備遺豆儻蒙荒細不鄙及燕
賀之隆兼許忠臨獲決翫鴻達之羽庶少紓其縶楚
可俯慰其翹延

賀張憲使東謝頒曆餉歲

粉暑風清暫輟尚書之直烏臺霜肅遠分節使之華
候應天來道欣下濟門下獻鍾純淑天拱瑰琦月璧
星球絢文章之經緯冰壺水鑑融道器以澄涵月殿
奎漸於鴻達譽皇績享於鷄省肆膺宸眷擢拜監司
攬六轡以有方法象麗并參之分明五刑而漸教仁
風播晉冀之墟士女見休官師顏化在某朽德倍幸
遭逢祇緣妾頌於歲阿未敢聞名於左右猥塵慈軫
寵建陳人頒寶曆以授時錫珍筐而行慶良年見迎
驚看歲日之新盛脫隆施詫靚雲虹之爛噓枯炭以
煖祥亦自知恩飾棄斷以華振其如首作庸賦無贖
附布賀忱願祝尚禧偕升泰道

賀黃憲使

烽煙絕徼獨鹵荒鄉幸藉名世之賢來任粵城之寄
輕征省賦閭閻之積困潛甦剔蠹理姦州邑之甯奠
如掃播仁聲於千里徧興禱禱之語奏最課於九重
時荷璽書之賜天子重嘉其治行之異士民惟恐其
微拜以歸方擬叩闕下而借詞適值即軍中而命是
蟬遊為服具嚴觀察之新儀賜塞籠沙尚按旬宣之
萬部時依孔通欣敷惟均乞也人願而天從寧止家

誣而戶頌某浹慈渥信切確踪託天履以軀身永
獲所豫之庇抑台階而引頤序需出鉉之升跡莫逆
於危趨意少將於燕賀伏希鑿納曷任神馳

賀王州守被薦

千里分符獨懋專城之績兩臺推轂並旌良政之猷
賢名蜚燭于楓宸喜氣鬱蔥于鄩屋門下嶽鍾間氣
天挺魏陳文續西秦兩漢之雄道負北斗泰山之重
駕倅車於益部尚攜琴鶴之清風紆郡紱於雲州不
厭蠶魚之冷暑理公事如家務孳孳於振刷而百廢
皆興引民瘼為己事句句焉噢咻而子道再造汰浮

淫之供億費有常經能汰蔓之進吁無渣繫疏河
渠而導灌溉之利變島鹵為桑田築關城以弘保障
之圖葺凋繆於牖戶催科寧拙耻敲扑以樹蠹厲之
威勸學惟先躬訓課而洽文明之化政平訟理自長
史守宰莫擬其廉能實大聲宏肆督府撫臺咸推其
卓異重章交薦煌煌逾華表之隻拜表誦間纒纒味
前執之聽志而見察公符鞅掌以忘勞善罔及貴時
不固心而嚮道尊旗熊凱載增二千石之威儀龍百
萬門權動德萬人之顏色某忝依林苑與藉榮光忝
疎鷲柏處掩朝陽之采葉蕭然譽欣觀零露之清跡

雖阻於登堂情持殷於賀履敬修竿牘肅布匪筐倘
荷鑒容不勝榮藉

賀關縣尹考績

邊胡倉攘之鄉麗郡衝繁之色自淹銅墨勞猷已及
於三年人盡絃歌治效入行於百里最書入奏謀居
漢猶更之前慶典行頒寵在晉原侯之右朝陽瑞鳳
鳴高岡以惟時出谷新鶯遷喬木其非遠徵車且至
良懋懋於清光賀籙未將徒欣欣而喜色猥承慈蔭
謬賜齒存曾何愛助之功敢當獎藉厚損駢蕃之惠
德益惺慙敬拜使以登嘉肅附書而控謝尺楫寸屨
聊抒感沐之衷八坐三台未盡瞻依之願

送關尹行取

仰惟宣氏令德經世長才宰邊邑者六年決膏澤於
百里自宗儀士庶具頌仁聲若部院監司咸登最績
宗族蔽芾久淹南國之車之檢焜煌倣應上方之詔
子逢汝弼特虛瑣闥以登延公歸我慈式憐教衣而
繫琴歌凍泉帛用綬前等祖張春風莫聽歌體之曲
高岡旭日旂開萬歲之音某臨指不勝馳佇

賀王相公令嗣領解

楚淮令嗣世已瑤璋祥質萌藻確文風呈吐鳳之奇

久擅雕龍之譽頌游國學遂首京闈榜朝出而名又
播於四方錄一傳而紙增價於數倍授音是聽驚如
貫耳之霆兩目盱衡喜得開顏之日吁室人而稱書
權騰子弟親若共于一室羨國士其無雙才屈無覺
避曷止於三舍是惟天祥明德衍其裕後之祥以故
世濟龜科標鳳象賢之美是父是子鳴初和于在陰
爾云爾疾業行依于阿閭不勝慶抃肅布賀私禮誦
情長形留神往

賀寶中丞令嗣發舉

門下善慶深培壽祥茂發是鍾哲嗣早掇巍科藻譽

翔鳳三霄壯風雲之色文光昭爛九霄貴奎壁之章
闡天府而奏名共稱得雋敬霜空而報捷僉曰象賢
詫驥足之非羣信鳳毛之有種某忝塵編藉謬辱肩
家闈喜獨先觀光其快是父是子允為厥世之頌爾
公爾侯瑞斗高闕之瑞就冬日而可愛夙嘗捧祝龍
川候春風之始和佇見青輶臨灑肅申燕賀原永幣
于增前恭頌體傳引綠袍於殿上

賀王中丞弟任發科

科第世家古今氏有然或以子繼父長跡而偶升亦
或由祖遺孫更時而間發是各有數未足為奇乃若

系本一宗家無二業霄整之資皆天挺春秋之榜不
虛開珂佩趨朝則班馬適依於天石節旄蓋鎮則荀
龍相望於雄藩公侯之勲業彌昌昆季之聲華滋茂
卽一舉而三人並列何四世之五公足誇誠曠代之
希聞爲明時之創見氣運式繁乎元化光榮詎止于
高閣某夙余黃緣獲珥通家之誼不勝欣抃聊謹賀
履之隆頌禱惟殷揅揚莫罄

賀梅督府生子

兌秋應序九苞呈鸞鷲之毛震夙開祥一索協熊羆
之兆香凝榮戟慶衍弓裘家祚與國運偕冒天迺反

人壽並宮門下中正大人之度謹掃君子之心持憲
若持衡不簡輕而簡重保民如保赤每周詢而周謀
元氣滋培陰德久格于於蒼昊休徵存至長祥宜壽
發於宗初時維七八月之交曜長庚而現衆人合德
萬華之紀履恒嶽以降靈芝有報禮有源本出至柔
之膏水爲坤玉爲骨泥鍾勃勃之姿博鴈信于衡湖
慈恩重闈喜色播麟書於雲胡騰闕四復龍聲爲老
杖以年明振長軀而欣舞珠玕瓊樹欣臨炎世之味
王果存幾愧爲浴兒之會聊復陳於絲屨克哉壽於
圭璋從茲添子以繩繩佇見公侯之家衣衣八僅頌禱

不盡披宣

賀劉宮詹生子

堯華鍾祥肇協熊羆之夢圖書啟瑞適符龍馬之期
從洽重闈驪騰軌路門下才優王佐學擅儒宗黼藻
呈獻夙掌絲綸之命圭璋帝德蔚宣追琢之文本經
術以論思勞深歲閱矢謨謀而弼亮望重台垣人盈
若冲雅執謙謙之度頌膚是孫彌形儿儿之卷心興
大而同游善惟日之不足乾元資始體父道以稱尊
震索得男紹宗祊而闡奕蓋田玉氣宵呈大行王屋
之間椒棗珠光夜照法水漳泉之上峴峴頭角無煩

學頂以知奇勃勃精神寧侯聞啼而決貴得仁人其
有後信天通之神明燕異子以詒孫况親心之悅豫
欣聆厥事喜決私踪瓊樹瑤林幸託通家之契金鏡
犀果阻陪大廈之賓敬寓書庸申崔賀計返雙星
之日正彌厥月之辰在司衣袞愧靡克于雲錦滿承
晉筭願益衍于星弧頌壽惟歎宣罔既

壽李少師太翁

畫錦紆紫九命錫元公之表星弧紀瑞千秋奉久光
一勝年福壽考於一門合父子祖孫為五世有秋
斯結不顯其光恭惟台座肇基明德濟於長杆黃雀

却環不負生全之報。綠槐滋蔭久，旄封植之勳。肆惟
老師閣下一出，應名世之昌期。獨對成顯親之大孝。
金華論道，閭敷黼黻之謨。玉鉉調元，參契鹽梅之實。
師師濟濟，率臣鄰德讓之風。斯斯休休，錫海宇和平
之福。巖節功遠，屹峙清嚴。九二利見，大人己文明乎。
天下五十而慕，父母寔純一之由。哀安車陳歸國之
儀，命報受趨庭之味。堂開綠野地，即丹丘玉帶銀魚。
識山中之宰相，木公金母行地上之神仙。矧惟嶽降
之辰，正值陽生之候。景移蒼陸，舒化日於冀階。氣應
黃鍾，囊融風於蓬島。蔚萬德為天下之達尊，孝弟慈

以一家之和氣，壽域載成。龍巖寶樹，紫島之珍。封貯崇

加，爲誥渙宸章之秘。親以子貴，反觀股肱元首之始。

終福與日新，共羨當夏精神。如少健三千大千爲世

壽，利其緣八十九十。曰耄孰窮其算，慶享朝野厥絕。

古今如彼，浩茫徒侈談而無驗。方之洛社，雖歌樂而

未融。某等誠慙，竊爲幸。敬登龍自祥，渴以承皆。東帶

而立，回科徒試一藝。無柁加乘，爲勸解之。濱馬能爲

有備，羣品參苓之末矣。貴夫多然，出場公之門。尚慕

分度之俎，豆通袁氏之培。頌闔與世之方，表吉日協

靈。恭惟蒼麟之啟，華封效祀。肅迓青鳥之書，億興承

惟如親撰杖伏願保合天倪凝承帝眷聰明而為世
先覺壽考以保我後生丹砂可化侍雙親白首之娛
紫閣方虛念四海蒼生之望

賀張師

列榮疏數望久崇於闕闕懸弧紀瑞慶持溢於門墻
窺歎以交驪祝千秋而未已恭惟台座直與之範
天植其衷氣自反而常伸才無施而不可東臺獻納
邁長孺懸直之聲南國旬宣懋山甫將明之烈迨提
麾而撫畿內益飭憲以靖域中折衝端賴於精神按
部共欽其風采射狼富道何狐狸之足圖虎豹在山

詎慕臺之歎紀茲昔時惟祖暑律應林鍾鼎畢垂芒
威識星精降說崧高啟秀允符嶽瑞生申賢聖信非
偶然五百年而一邁春秋豈曰儻爾八千歲以為期
驗寶英於堯階揚德方居大夏擢金莖於漢殿晨熹
乍耀於朱明綠髮丹顏仙齡正茂絳袍著佩天籟自
新借鶴侶以齊眉玩龍孫於點額身兼五福辰也得
玉書為業亮三朝獻禹後獻不佞存計皆於出無將
圖豫於雲臺羨壽品諸參苓殊瑞尚龍之禾集同象
為何增勳解之讀幸遇昌辰慙非善禱德宮臨而賦
敬祝青島以通書魯國諸生並切在門之想周京六

月會瞻歸鶴之儀

壽鄭司馬

古壽遐禧梅信入調元之七星弧故宴臥嘗浮介壽
之觴慶洽庭闈懽均朝野門下扶輿間氣光歲精英
學綜立宗之微言才裕經綸之大業輔軒歌壘職幾
倚于襄區旋振旬宣勞獨深於邊徼以尺組制禮表
之命操縱曲當乎機且以九流必鎖鑰之防封守信
增于形禁作師洛水九關肅虎豹之威畧地河湟五
郛掃豺狼之跡予有禦侮宸衷方切於倚毗公乃辭
榮推志暫圖於休沐功成名遂退尋黃石之高蹤累

輝天全坐進丹臺之大道時維覽揆景正迎長七十
扶朝之年端笏垂紳儀儀刑其山立一陽生子之候
運珠合璧綿氣序以規旋道應大來協天地泰交之
會祥開初度值春秋禹盛之期近公旦于周郊風雷
有待接慶龍于舜殿日月增華某忝託鴻庥欣逢令
誕阻趨陪于賓履僭請祝于仙齡願巖石具壽之身
翔宗社無疆之運永雉膏于膏沐垂燕翼于雲雉

壽葉司寇

仰惟千城重望彌弘讓從之勲茲歲精靈式會生申
之旦炳壽星其朗胡斗極高懸萬春日之蓬蓬烟氣

淨滌萬劫未艾燕喜維新某幸托嘽矜情深慶孫阻
海鏡于度暮柳效祀于華封所願玉札丹砂駐台顏
而不老形壽盡天禧帝眷於方來

人

中興佐漢復魏日月之新南極呈祥光燭星辰之
班依滿座宴歌瑤京百辟其利四方來賓門下貞元
開義泰岳嶺清英學夙貫乎天人才兼綜天王勳勳軒
欽廉泰苗浹陰雨之膏旄鉞指麾掃塞息風煙之
微管氏吾其英狄功允頤十一匡有李勣始成朝廷
望遠隆于九鼎志在安國家定社稷曾寵壽不動其

心忠可格天地質神明乃險阻益伸其節于孩一世
之困乾絃默恃以迴旋身兼四氣之和鼎實持資其
調爨郊禱應候嶽降逢辰名世五百年信豪傑誕生
之不偶升嗣四十載慶明良際會之非常作帝股肱
蘇真精其益固司天候古參元化以同德九重注意
乎老成四海傾心于耆碩田天走卒愈知溫國之姓
名豎譯象香共訊晉公之年歲翹星弧而紀瑞光正
滿於春城環台帟以稱觴壽紛添於海屋想風雲之
動色占日月以增華某夙忝恩私信深欣忭奈處居
於巖壑阻擊跪于堂階敬蓋間泄之毛用效周茂之

已領龍眉于辰春以茂于階齡壽國壽民培宗社
無疆之祉卜年卜世綿聖明久道之行

壽場督府

天仗臨戎卸屏殿中權之耀星孤啟宴台躔曜南陲
之壽壽道卜是驪騰四後門下扶輿間氣河洛真儒
學風貫于天人寸象綜于文武銜省禮表王之恭極
曹參願款之壽披六考而敬歷諸蕃對益錯于解批
之項抗雙旌而撫綏西其定反側于談笑之間忠勞
懋著於封疆勲烈之碑於社稷肆總三垂之節鐵石
振聲威會馴五部之禮長申問年紀望如司馬弭節

邊生事之虞誕若甫申鐘維嶽降靈之瑞家傑類五
百年而出運式斗于中興春秋以八十歲為期壽筭
登于大臺勝新陽之應候欣初度之逢辰跡阻樞趨
莫效臺萊之祝情深并蹈聊陳澗藻之儀願介純禧
嚮其時而歛福亟膺宸眷升鼎席以調元

壽郵司農

嘉駁開祥適太史秦春之前日鴻鈞轉淑肇上公閱
世之初元德並嵩尊道隨時泰九宮山下啟羣仙屬
壽之筵五色雲中擁八座文昌之島蘭英桂萼簇冠
弁以紛趨拍葉椒花舉壺觴而送進人如申甫夙鐘

出微之請地即蓬瀛爰出塵寰之表年高而神愈王
庄頗無藉於丹砂身隱而名益章鼎耳尚教于玉液
蒸儀刑之在望三百里而非遠下壽考之得天八十
歲其未艾情踪作舞祀效于華封跡阻樞承詞僅
題于赤旗伏願晴熙既淑添合太和環召佇臨再踐
星辰之席斗杓參蓮望宣日月之祈頌請惟敷流揚
莫罄

壽却司農康勤駕

穀旦懸弧注仙齡於南斗蒲輪加壽王趣台駕于東山
通德與嵩壽泉尊朝著反鄉邦共慶門下扶輿鐘梓

菲畢儲精出入三朝聖衷忠貞之節蕃宣四國徇道
惠愛之恩填左輔而劍履之師律獨嚴佐中樞而輦
轡之軍容大振自司計于地省暫假沐于巖居清風
高月旦之評重望繫寰區之想人惟求舊侍毗本切
於宸衷歎實生申保佑况隆于天監肆膺召命仍躋
八座之班迺會誕辰紛效千秋之祝九宮山下列寶
從之簪結五色雲中現宰官之族葆鋒車臥駕壽筵
接踐席以聯駢駮律迴陽春色快恩光而焜耀某情
深依表跡阻稱觴悽指龜鶴之年方欣頌禱傾耳纒
駒之曲信感睽攜采澗藻芹聊佐蟠桃之宴渡江梅

柳庭蘭雲樹之懷詞不盡于我宣神特勞於馳過

壽田言

東山望重晉並曳履之班南極光耀掌故泃觴之宴
長祥濟發多福駢臻喜溢鄉閭履闢杜撰門下扶輿
開氣河嶽精靈生當名世之期學本承家之緒人昌
八座象舊古以存壽泰階六符顯謨謀其復來乃履
盈而志抱道即周以乙嗣是壽赤松之孳純真人而
愛誠坐臨綠野之聖推箕子以承娛踐數久而晉力
非德涉周涼而精神轉王時維覺按歲正更新逢矢
桑弧瑞紀生申之日椒盤柏解灌騰介壽之筵某忝

託姻僚阻陪賓從則衣冠於洛社有玷者莫奉叔
於南山鶴高圖綺巖間日月欣依化國之長天上風
雲異副人寰之望敬采芹於沼沚潛效祝于岡陵不
盡敷宣惟殷頌禱

壽李兵憲

天開於子乾元符震夙之期嶽降維申昔錫應恭爰
之會復端伊始豫順僉同門下質本星精生當日至
滿腔慷慨復其見天地之心運掌經綸屯克展雲雷
之譽寇公之治河內士類徵輸廉叔之守雲中民安
作業自岳牧而藩伯先後茲土寒暑數遷若嚴父與

慈親生成我人向濡備至歷年多而施澤久舉劄方
之士出成不洽於深仁殖德厚者獲報豐諒蒼昊之
神明必寵綏以多福茲者孤辰祀瑞璧月裁輝攬載
粵以教道欣承浹節酌函觥而薦壽阻劇賓筵輝
淡澗之色用效同慶之祝伏願氣斗黃鍾之律六律
而諧六呂調四序以惟和壽同蟠線之絲一絲而
一齡增七襄而禾艾掄揚莫罄頌禱殊哉

壽詩憲使

門下儲神光嶽毓瑞星虹才泉經緯之猷器擅棟梁
之具厥苑未究長楫以歸灘少室之琴書恣泉山之
秋後丰神綽約邁姑射之仙人游息道邊陋漆園之
傲吏祥開初度序屬中秋金飈薦爽於蘭階玉露含
澄於桂館賓筵夙啟紛其祝千歲以稱觴台席方虛
未由睹五更之賜杖歌託塞鴻之翼聊申燕慶之忱
伏冀庥存曷勝抃躍

又

况秋應序金莖出承露之盤瓠旦開祥寶算壬延年
之曆松喬作類瑜社增光門下恒嶽儲精長尺毓瑞
函闈兮尹夙傳道德之符具茨仙人密授軒轅之火
肆極真於槃澗心與天游迥邁跡於塵寰形隨神王

迥迤甫中之日過交角亢之辰桂月浮香下珠宮之
環珮荷風爲爽奏瑤島之笙簧凡在姻婭悉陳賀慶
獨某爲孤阻侍賓筵敬修一介之觴肩效千鈞之祝
伏惟鑒納昌任欣榮

壽李憲使

光氣乘秋雲祥歆旦崑岳應生申之會蓬壺開介壽
之筵寶玉呈瑞佐日月之光而未艾身參元化撫乾
坤之英以方長某幸際昌辰倍深私忭願阻陪于賓
從徒懸想於仙閣敬羞滂沱之毛肩展岡陵之祝伏
希亮納昌任欣榮

八

一世入龍天錫引年之錄兩階羔鴈春開萬壽之筵
冲襟與化日偕舒喜氣及薰風並壺丹顏綠鬢傲行
地上之仙玉斧緋袍舊按藩方之使立園佚老未應
羨健同渣廊廟需賢自合明良相得起東山其伊邇
瞻南極以彌光欣逢初度之辰僭擬無疆之祝儼非
及物幸恕輕塵言不宣心祇履慈企

鄉同榜請王司馬

九塞塵清日月炳旂常之績三朝星重星辰回劍履
之光燕喜維新鴈揚未艾廟堂增色閭里騰歡恭惟

台坐獻東文武身繫安危仗天秉以橫行先聲號敵
之魄抗雷注而北指不戰屈人之兵泉鏡懷我好音
沈象發其光每為孫通詳解懸結而被衣冠赤子
欲出水火而登絀帛相銷為塞建千百年未有之勳
春滿龍沙遠德高人與生之命淮黃大定晉公之歸
闕有則銷宴弘開吉甫之出車多日時方晴氛旦週
懸弧華嶽降靈載衍生申之慶朱明應序正當紀甲
之初得一為員壽身壽民而壽國持三不朽立言立
德而立功將與畢召為徒長佐太平之業豈假松喬
作類斯屬難老之祥某等里閭後生年家猶子駭駒
局趣未辨周行翹鸞決飛敢希大異頌南仲于襄之
績詞莫罄於瑜揚睹方叔克壯之年情特深於慶抃
謹誦是月某日肅陳凡文迎化日於冀階潔奉壺觴
襲融風於蓬島惟先達作人師範夙欽山斗之瞻惟
老成為國典刑爰効同陵之祝伏願黃扉輟直迴顧
矚於橋衡赤舄登依貴光榮於俎豆

擬內閣請張相公

中禁承麻光炳三台之象南宮爰復紫躋八座之班
喜溢層歌望符夢卜矧九重訪落方春秋鼎厥之年
羣正更茹過天地泰交之會疇能熙帝之載宜特簡

於金華爾其代天之工幸同升於玉鉉詹友入廈詎
惟一水之功若濟巨川尚藉同舟之義欽吾君於堯
舜汝其汝為感嘉會於葵乾惟和惟一謹差獻止甫
介瑤璣冀亦曷之祀臨闕黃華而延佇

內閣請王相公

爾爾揚呂東山雖上相之昭極席調元北斗曳文昌
之慶十年去國此日登朝爾有嘉謀嘉猷八書後石
天使先知先覺出燭斯民卜泰道之將興宜為贊之
京進參禱四輔庶諧化瑟之音綜以萬幾允賴和羹
之手敬循僚誼夙飛贊道田有飛龍利入人之觀止
徒克振驚貴嘉客以示恩

內閣請趙相公

前旒錫命新宣楓陛之座上衣并華佇聽槐階之履
班高玉鉉名重金甌特膺黼履之知晉涉文昌之席
協人情於夢卜百辟瞻巖熙帝載而登眉六符啟泰
對揚宸命預藉龍光敬蒲賓筵祗迎台駟宴需雲而
衍衍挹惠露以瀼瀼喜起一堂共為和衷之誼燮調
四序尚攬贊化之猷

同鄉請新進士

奎文炳曜光騰鼎革之墟泰運啟熙慶洽風雲之會

中宵發於萬壑，信白壁以連坂。鄭驛宵馳，動歡於
屏里。燕臺春敬，瑞雲於靈門下。翻藻雄文，主
梓賞及行。恒靈鍾三晉之晶英，禮樂詩鳥，漱六經之
芳潤。探龍珠于學海，恒矣吹竿，戰毛穎于詞壇。壯哉
枚臧，自龍門過，法狂感。卷極以織，已請吸汾，濟歎系
乾，軟鵬程而純，健翻奉王言于玉陛，策奏天人，列仙
籍于玉闈。榜題甲乙，垂鞭御陌，優花間得意之詩，擇
祠類宮，德挪下聞聲之兆。處震而脫，顯盡爾平生，孩
子以遺茹，式參元化。崇等聆許生之月旦，少已知名。
想荆公之風，哉今方賦，面帥帥善，讓猶存晉問之道。

朝往朝深，思不改。陶君之舊，擬同時登，倘未能或先。雙
吾黨得人於斯，為厥乃。諏穀旦，戒念日以夙，陳用之
德星象周天，而眾聚建干旌之牙。子子執策前驅，如東
昂之彗，彗舉能左辟，願鴻儀其貴。止貽我，獲豆之光。
接燕笑以擘如款，此粉榆之誼。

同鄉請新舉人

伏以五星耀彩，炳奎壁于中天。雙鳳呈祥，振羽儀于
上國。文極一時之選，才稱三晉之奇。恭惟門下圭璋，
俊器。擅奎譽於靈宮，金石雄編。出英聲於習監，遊神
學海。已探龍而得珠，賈勇詞壇。終歲囊而脫穎，豐城

二刻當並躍於延津燕市千金信空羣於冀北上書
天府身依日月之光符詔公車過感風雲之會光生
農穴名震京師生等喜鄉國之有人幸朝廷之得雋
歌清某日用辰羣情月挂分香集冠紳於帝里露捲
垂簷學珂佩於天衢真觀鶉鷄之樂重賦鸞鳴之什
修志閣銘答監司公節

晴德時巡布惠風於四國青旂春揮回嘉氣于羣生
事匪空行動惟豫順五兵不試適當燕喜之辰萬畧
新聞况應文明之畫門下神縱性樞左宜右有功旋
化細陰際陽舒反正月之始和爰敷星而風駕臨前

見泰對時育物以行泰北上有風省方觀民而設教
於惟露冕喜漢官今日之威儀結駟聯銀慶豪傑一
時之參合闋文獻不足謂求諸祀求諸宋事或可徵
念浴度當周必遵於色遵於野謀斯有獲乃乘安部
之便遠疏武廬之禁必躬必親坐問坐觀所至則重
豈惟吾黨之光有聞必先蓋實斯文之幸澤特沾於
過化願先慙於拙趨是以有袞衣豈異東山之愛相
從而俎豆何殊畏壘之誠敬慈旌輪庶其永今朝永
今夕肅稱觥解聊以薄言獻薄言時望台座以鶴依
掃衡門而延佇

請安院

維齊周環幸值南巡之會輶軒暫駐欣承下濟之光
燭慕由良舉依初色門下斗山重望綱紀英猷伏
子以肅力贊普澄清之烈觀人成而化曲施遺統
之仁師道與志體偕身更治及邊防並肅按行絕塞
馳龍備闔乎風霜肅止荒城臨照允同于日月于旌
在漢敢希妹子之曹象罔居東良繫周人之愛於我
信處瞻鴻陸以留行酌彼行潦稱兕觥而薦壽懿祈
垂顧曷任翹延

請周憲使

天序秋澄三事就金場之晴霜臺城豫一游來省欽
之期經久有終式馮保障車旂暫憇庶庶歷攀依門下
神挺崧高氣鍾河秀德器鏗然佩玉動則有聲道心
湛若壺冰撓之不濁蟬冠豸服夙推柱石之風拔鶴
列魚麗東熟兵家之形勢遂持憲節來視反行原隰
望華備涉驅馳之苦藹田采芑力紓安攘之猷肆烽
羽之無驚乃倉廩之盡入含哺鼓腹幸同聖世之民
介壽稱能尚德漸人之俗時維九月零瑞露于東菽
地接三雲仰福星於系梓西巡在即北望殊殷身祖
夙原冀發登樓之興千旌狂顧佇瞻在後之儀

請縣尹

芑芑英英伏覩天飛之異牛刀小試驚傳風勁之狀
莊止唯新此依昏履門下貞標嶽峙得器淵停學富
五車夙聞墳丘之拓才向八斗蔚宣河漢之章借計
而對公車漢賢良其此萬割符而得邊邑周侯伯以
同尊只標荒鄉雖愧抽鶴之地秦苗陰雨咀需澤雉
之膏山川共詫其回春老稚感歌其來暮如某朽蕘
更切懼欣念吾儕之小人遭逢非偶事大夫之賞者
稟印宜先爰並吉辰肅備觴豆庶聆至教永作規繩
躬推篲以惟慶凱乘輿之蚤賞

請存問劉使君

楓宸定策青宮升震器之華徵省宜麻白社荷星軺
之賁拜召言而祇肅瞻使節以拔承燕啟需雲懽乎
克澤門下圭璋合望翮駭英猷德宇溫如侍玉階而
保貞文思濟發勒金雞以垂芒肆御札十行尚軫存
于睿履乃望華六轡特託重于輶軒象泉禁之荆儀
體擬南山崎角粵西垣之詞命欣逢漢殿應劉友脩
潢潦之尊中孚屬信冀委雲霄之佩下濟垂光儀憑
既以忠臨豫掃門而延佇

請郝司農會親

詩宗倫敘育歌求淑之章禮重昏姻豫謹行媒之節
蓋惟氣相求聲相應不失其親斯男有室女有家言
歸於好門下軒窗尚非管輅貴胃合香蘭省名重兩
都布德宗陰澤流千里慕惟露冕風欽行部之儀錫
宴賜金共及臨軒之寵晉先岳牧秦山喬嶽嶠峒秩
音藉維烈日欽霜皎潔如某支離寒族偃蹇孤踪門
豈崔盧有玷山東之閭閻人非王謝敢學江左之風
流且令愛閨門婉婉小兒里巷顯蒙未解牽絲何期
繫絲幸地連并代秦梓風氣之同天啟寅緣男女年
齡之合一言而決諾有重于千金兩美必諧聘豈資

於雙璧雖韓土孔道若遺燕譽之國棟陳後具昌或
擬鳳鳴之下自是萬籟施于松柏永花幘幪蠅奮
于枋榆尚求接引謹誦穀旦載啟賓筵接儀承於一
堂風光月霽固盟言於百世地久天長

報崔公昏期

某微福先世締好名門契允子於斷金幸昌曾於荷
玉顧貧慙維伯莫陳雙璧之儀貴謝禮候久虛百兩
之通茲者鴻鈞乍轉貞元合以開祥鳳暫新頤天地
交而成泰女及笄男及冠執無父母之心正次王王
次春週際婚姻之候執鴈而往醮子惟虔鳴鶴以來

歸妹有得邊御輪之禮故俟著而俟展果結祀之規
庶宜家而宜室

與李憲便求親

河洲有采式琴瑟之求沼沚蘋蘩端賴芻蕘之薦
宗祧是託姻契初訂行柯斧于高門敢云偶人成禮
實于木里久擬親仁至獲一介之男尚虛兩髦之匹
伏聞令愛夙稟嘉尚不輕以許人天特為之作合
遂令鷓鴣弱息謬享鳴鳳之占魴鯉珍鱗竟協食魚
之願一言而諾重何啻於千金二姓克諧好且通之
百世恩聯抑附喜溢心領依依有耀之光肅函書而

布謝敬未特之敬而請命以陳儀

又謝李許親

頃者不揣寒陋仰附高華幸惠溫俞僭陪薄聘儂皮
為幣慙無白璧之原百兩以將愧彼朱輪之盛俟庭
族著婚姻之禮粗成有室有家父母之心斯慰是惟
親翁敦脩古誼不以俗調徵求用是小兒早叶良緣
得以宗祧付託自遠有耀敢妄意符敬仰之占故舊
不遺庶相與守周公之教肅函芹獻馳布謝忱伏冀
鑒察曷勝欣戴

與李親家送奩

良緣天啟貞靈以克庭嘉禮時成肅鞠轅而既
結編翠綢合卺子權仇禮之願克諧父母之心交慰
門下仙源疏派名聞于雲家聲闡奕于先猷壺政嗣
徽丁內德是鍾哲胤具披英標美白眉之淑良婦朱
原其惟萬河新井擇介柯斧以行言候鴈可將鳳
儀而委聘時零弱息撫愛有甚於生男婉婉柔條
作未姻於為婦焉蓋若其常尚託嚴姑之福此氣
自初來即禮樂即詩書尤需察父之義方勛之達到
佳兒佳婦知勤願復一思宜子宜孫行迺駢蕃之祉
克昌厥後發祥允頤于貽謀式邁其歸遠嫁獨懸於
備物塵筭彈撻克入室之用以無加蓋藻類繁修見
朝之儀而有格韓姑于焉燕譽永綏樂土之禧向平
從此淳游頓釋塵情之累其為感亦不盡數陳

謝劉宮詹賀生第九子

蓋聞物珍則罕歎類聚則易蓄是以芝蘭弗榮而
荆叢植鴉鷲寡育而螭鸞羣翔也不肖門祚單微善
誼淺薄未知抱子向慙人父之愚既老休官漸見丁
男之壯能勝衣矣能勝弁矣雖過望以真表而風
兮而佩膺兮總不好天紙筆天運如此方當寄此于
銜杯日暮云何寧復容心于建鼓乃塵根未斷腐

草以為靈業障相尋經老牛而欲續其為白母翻增
孔依之志未畢男婚女嫁尚平之累高龍為有是矣
足多門下誼切响濡仁周那其以所愛反所不愛為
高萬物一體之心視那子猶兄之子渾然異姓同胞
之安龍頌藻翰辭錫珍儀載玄載黃賁錦砌于佳莊
式金式玉玲瓏珥之珠瑜至被孩提以八凱之名且
撒乳足以九宮之數情文並溢耳目為驚即傾十口
之家尚稱萬分之一敢不拜嘉大貺藏之巾笥傳誦
鴻慈示請來體倘韓昌黎之猪龍可辨應懷頭覆之
恩設對景升之脈大難移巨典結樹之報敬原謝固
并附菲忱仰冀鑒察豈勝銘戴

謝胡憲使旌仰宸樓

寶墨藏山節屋炳圖書之瑞玉况表宅節瑞寶華表
之紫霓雲漢以為章拱烟霞而增紫慶宣閣卷耳目
俱新光昭門闕心領頓竦竊念某陶穴遺疇繩極寒
暖微風雲之會獲附尾於金門依日月之光獨濶濶
於玉著螭頭警筆一字無奇虎觀談經五嶽壯益微
承恩于晝接優崇儒重道之儀遂拜使於天顏履責
難陳善之請詎知命蹇難勝眷遇之恩隆及茲經因
請是休之重歸田既許戀闕能忘每盟手而啟縹緲

輒注心若純補衣端居默臨燥濕不時鴻寶莊嚴對
揚非緝乃真除三從抽宿養以定基經始自構構
打而達宇當其無有室之用八憲生白惟虛如彼
於頌以成兩期教青斯竟在洞在門在陸敢妄意頌
人之青紫苟合苟美苟完殊足德公子之居室時
藻製覽中當以昭垂眉辰葵既顧尚方而歌佩蓋思
對揚亦命水懷猶履之恩豈圖流連景光暫適杯泉
之趣門下望重長城才雄武庫吞雲夢者八九咸歸
夫人之冒構廣復以萬千盡獲寒士之託瓜定疆揚
斷鼈足以非亭奔軼風屋搏羊角而承遠時乘蠅隨

旬宣朝漢之郊或枉干旌軫慰衡門之下樓邊黃鶴
雅識瀛仙閣上青藜慣迎太乙顧史公迎輿尚虛明
月之尊即孺子專城未下清霄之榻時如有待歲聿
云除華榜虬蟠壁嚴闕而昇至丹書鳳翥指陋室以
趨將工踰飛帛之文豈觸機于運帝妙掩凌雲之書
非殫技於懸梯且命以仰宸之嘉名深獲夫割樓之
初意昔仲宣作賦則荆山之蹟立存弘農著銘則累
瓦之規如在以况鴻筆允藉芳聲廼之垂堂並天章
而爰燦傳之奕世綿星紀以無疆某感惠瑤瑤銜沙
莫報矢音韶護繫缶能諧敬勃蕪楫并抒菲蕪情持

採於採羅詞不盡於揄揚

謝周方伯表園亭

昔歲中丞以小隊出郊杜少陵之野亭斯重魏觀察
以玄貞表宅張志和之釣隱彌高自非馭德之老孰
關幽人之賞如某地質發處窮厥控地鷄鷄卑伏榆
枋之下入山屨虎長蹇蓬蒿之中幸託庇以安居歎
幽身而臨顯猥希非望之寵冀沾不朽之施得一字
兩字以為榮乃大書特書而見貺璇題昭揭炳焉奎
壁之章瑰製聯翩鏗若琳琅之律瑰堂綠野功名總
愧於袁王北海南山德福歎兼乎仁壽至蒙慶賚愈

隘分誰回視杜少陵之野亭殆尤增色以方張志和
之釣隱詎止成名奉為鎮宅之符期朝夕瞻顏於尺
尺遺作傳家之寶俾子孫誦德於無疆肅附謝言不
勝銘戴

謝崔侍御旌門兼賀生

隆稱旌淑蓬萊揭日月之光久德資生精鍊沐雲天
之澤惟有章是以有慶既得壽而兼得名寵過非常
欣承曷已門下戲邦賢傑命世人蒙養正氣之浩然
葉英聲而籍甚彰纓珥筆抗糾姦摠慮之章攬響登
車樹激濁揚清之烈巡行之歎半富內六條具飭壹

準堂調表卒之執在雲中百役惟貞允敦風故以某
罪去人之鄙幸為下執事所收惟度包荒詎直衣冠
之分共勉於舊寔惟尋復之清用不忍自外乎作新
則妾意勉圖乎致滯奈高春之既久精力已憊況承
務之多數精神頓耗與剝克疎於補息老大徒付之
薄德豈足展軀可堪臥與表我宅里當覽於之疑且
而錫以嘉名賞於立園委承匡之曠儀而華其初度
才愧東山之公補敢云望重蒼生齒慙洛社之耆英
猥辱禮優黃高盧西河之上愛賢再見文侯居北海
之賓養老重逢西伯歸仁既晚悵齊繻之行還拜賜

顛紫佩瓊瑤其能報惟願少綿乎春漏及闌高步於
星辰庶依台席之衡永真巖居之阮

謝徐中丞送角

朱旂應候南薰絢想於歌風彩翼陳儀西土格降其
貞職從來已蜀道更萬里之遙款于闕庭製掩五明
之鏡是惟乘輿得用夫豈臣下可將門下水壺水鑑
尚之仁風功參長養頌備成憲入翰天府之珍是念
故人分給巾笥之玩乎擊知重懷袖增光當與松竹
論心共期立朝而保歲寒之節詎止蒲葵長價但能

趨市而飽日出之時願垂然斯民救渴無忘于去時
致謝君德休陰尚念于扶陽祈祀惟殷感戴不盡

謝李中丞送角

陽居天夏開鑄萬象之鑄風動南薰搖颺五明之寶
貢惟尚董製海會純是克御府之珍豈比中司之玩
假承寵賚誇是故人即得之而已多乃累百其未已
游踪頌者清聽回四座之涼障絕炎埃遠蔭救九瀦
之渴提攜知分嗷拂懷情敬附謝言不勝感佩
謝王中丞惠酒米

頃承輿况拜賜方新再辱珍詔損惠彌溼興之便興
之益視五原以有加酌彼醪酌彼醪傾百壺其未已
舉匏相屬欲盡既醉之詩歡米而炊敢發先嘗之禮
第歎河有懸於量儀乃食累矣貴於軀長傳醴交何
地賴折衝於尊俎稷饑未詳尚期藏富於閭閻肅附
謝沈莫孺報胞

謝周憲使送炭

地鍾取火候應玄冥做挂分炊春生點突黍藟仁人
之惠頓時寒士之額門下中正為觀文明以止霜融
歸芥熙熙化日之輝冰映玉壺晴曉扶陽之烈太和
元氣薰蒸已沃於幽遐永夜孤燈體恤更偏於瓦獨

翹翹列楚數欬汗牛讀讀薰蘭之敬望鳳以克環堵
之室信尺璧之非珍用烘敗絮之食何重長之足願
雲中鶴將將慶賢守之謙費下度多倍感亡妻之報
灼烏銀于茶竈烹雪誰同調玉燭于茆簷負鹽徒切
齏茲占謝不盡數原

謝李邵守送炭

鴈門之北燕谷之西徐風不度之鄉凍雪常凝之地
貧如東郭屢敗履而下穿固似袁安擁敗絮而僵臥
何知節序恨辱危存東椒桂以分炊詔提檀而取火
煙生點突暖入青氈寬挾纊之非溫豈重裘之足願

敬茲登謝不盡感銘願及新陽益培元氣

謝關人尹魚酒

門下瞻念良驅特頒嘉餉金鱗玉鱖珍分東海之鱸
桂醕椒漿甘賜上池之露烹愈二盞馮驩不嘆于無
魚量匪百瓢楚客幸宜于設醴綃嘗異味頓減沈疴
雜物可酬特茲占謝

復宿山房集卷之三十五

山陰對南王家屏著

啟三

先贈公入祠鄉賢謝兩院

門下憲度肅貞風猷丕振揚清激濁聲動中朝立懦
廉頑化行北鄙頃蒙檄下敝邑咨考鄉賢有司特舉
先君以應鈞命既再三而覈實合終始以同辭遂辱
溫俞獲塵盛典疏光榮於維梓備禮數於庚桑靈承
俎豆之間寵逮衣冠之後垂於百世是爲不朽之恩
銘此寸衷深愧無繇而報附緘公牘仰謝台恩感激

徒殷敷陳罔旣

謝邢公爲先曾祖臨邑公作傳

歲前承貴邑劉大尹公寄惠所纂邑志中有先曾王父傳前徵闡耀末裔增光敬乘便翔附書稱謝者伏以大邦文獻賁傳琬琰之編先世聲猷忝託丹青之筆榮施不朽感切如存念昔曾王父之受官寔叨黎比公之封域單車之任勺水盟心撫塵甑以忘貧施蒲鞭而掩泣力行教化一歸謙讓之風躬勸農桑盡破煩苛之調尊賢敬老父兄事者若干人省賦輕徭流移歸者千百數仁聲四播衆騰王佛之稱寃獄屢

伸因喘上官之指誣不盜爲真盜如彼何哉耻殺人以媚人有去而已風波洶洶引身希棄篆之高踪天道昭昭轉盼白竊鉄之枉狀歸田暇日每云不媿于神明沒世多年敢覲有辭于父老門下司存二史兼總三長錄侍餘閒博丘墳而揆藻瑤編粟粹輯邑志以成書自有官職槩列紀年之次獨曾王父特收循吏之中往蹟采之故家言皆實錄公評質諸輿誦名匪虛稱徵信自今傳流未艾再拜而薦之寢廟儼靈爽之歆承什襲而藏之巾笥迄雲初其實重幽明共戴天壤同悠無一物之可酬惟三薰而效祝臨楫瞻

後集卷之三十五
遡曷既銘藏

謝鄭中丞

某支離陋質樗櫟散材遯跡蒿萊甘心腐朽猥荷台
慈特達睠注勒倦唄咻於疾痛之中藻潤其疲蒨之
狀何公之薦賈誼未比其知叔向之識隱明誰方真
遇第自分溝中之鱗魚不復收何敢從席上之
而後出門下與人不愛其情進賢欲加諸聽
疑真厲取信於下惠之言馬誤驪黃定價於
顧卒憑復幕之薦再厯旃廈之微游所自
爾所媿宿痾雖減莫濟中乾舊殖盡荒何幸入
伯魯之簡砥切憂兢臨揚朱之岐可勝述繆肅茲馳
控以代先容王程有嚴方迫束裝之冗台光非遠已
儲撰履之誠謹啟

謝賀起官

某樗櫟散材蓬蒿陋質具非用世叩北闕以長辭養
豈遵時逃西山而終晦煙篆雨笠良分願之所安夕
佩晨鍾詎夢想之可及何意榜榆弱羽再翔下風伏
樞虺魁仍遵皇路原本所自敢背生成顧宿痾雖蠲
莫救中乾之厄舊殖盡落深懸入告之資方此臨岐
路而徘徊何敢辱鈞臺之獎賀袞褒璀璨飾腐朽以

增榮萬貺駢蕃委辱庸其能戴彈冠以出特深貢禹
之驪書紳後行覲稟顯孫之誨肅茲登拜曷旣銘藏

謝賀轉禮侍

某并代賤儒京朝散吏裴回史局效靡見其短長供
奉經帷勞何裨於殿最猥更久次荐躡清班服案端
闡謬廁正人之選授書中秘虛塵吉士之游小器易
盈方自甘於止足湛恩滋渥乃屢瀾於除音維是春
省之亞卿寔佐秩宗之三禮謂宜妙簡各碩詎圖誤
及虛庸籩豆則存有司雖俯循於職事章甫願爲小
相敢自任以周旋所賴老成爲典刑明習朝章之舊

庶從先進之禮樂壹還世道之淳稟竢方殷惠慈溢
布一言一袞飾糞壤以增華五服五章麗雲霞而垂
貺與其進也識仁人接引之心何以酬之慚國士捐
糜之義肅茲控謝不盡敷宣

謝張師賀拜相

某塞下鄙生淺中弱植材同樸櫟之冗學無根核之
深收在門墻儲之館署因得出入周衛克筆橐之班
供奉燕閒奏呻佔之技積以歲月漸疏滄乎宸總滌
厥淵源本習聞於師說用僥非常之遇屢叨不次之
遷眡東省之籩壘司存是媿佐中銓之衡鏡躡冒彌

驚矧是綸扉寔闕政本調羹補袞同寅自有三公伴
食署銜分案何須一介柴愚參魯師辟由諺元非從
政之才夏時殷輅周冕虞韶敢寇爲邦之畧老師爲
吾道慶喜曷翅于彈冠門生以天意占會且聆夫振
鐸遠厯鼎翰沾沾情見乎詞兼損篚頌種種與傷其
惠肅茲登謝不盡敷宣惟冀示我周行俾不迷於進
止庶幾偕之大道永有賴於裁成

謝賀拜相

某樸樵冗材斗筭小器猥夤緣於厚遇忝供奉於清
班徒更出入之勤靡見短長之效蝸涎易涸漸覺中

乾驚力將窮寧堪遠駕負且乘於銓省正此凌兢引
而置之綸扉其如震惕况值多賢之際自有巖瞻豈
茲不肖之身可當岳薦拔恭茅而並進媿彼連茹受
賜實以參調虞將覆餗所賴憲邦宿望名世魁人示
我周行借之大道乃辱衮章過飾珍貺隆施誼重同
升情深不寐瞻惟提挈之雅曷勝感佩之衷肅附謝
言并斲箴誨式厯瞻佇不盡敷宣

謝同官賀起召

某白丁家難永謝朝榮幸荷寵靈歸襄厝事豐碑大
隧典出無前鉅冊高文光垂不朽直從祖禰而下具

感君相之恩乃當春杪奉書過叨報貺迄茲制終除服又闕候忱夫豈木石無知甘自放於林壑祗緣草土待盡懼數瀾于門墻所恃矜原或寬罪責何圖敝簪遺履持辱記存破琴絕絃再履收賞朝祥暮召能自致而無階左提右携本先容之爲地士所貴在乎知己向業委心相從親既歿身可許人今縱逃名焉往無奈福緣都盡憂病交摧精力憊而屢仆屢僮神志昏而如聾如聵卽留之天壤之內已不挂人數之中况可重玷綸扉更塵揆席此某揣躬度力知重荷之難勝息影休陰徂屺栖而自畫者也謹陳愚悃冒懇懇憐僮蒙賜力中旋下情上達停起家之優詔免叩闕之長號終始曲全死生莫報

謝賀濟兒發解

竊惟朝廷設科目之制意在需才郡國奏賢能之書號稱貢士自非雋彥曷副明揚兒濟闈巷童昏山泉蒙困世守蠹魚之簡業媿雕龍門留凡鳥之題譽慙完鳳猥沾教澤葳蕤涵雨化之春摩啟文明與窈鏡天光之且應方旌於部下繡鞶悅於閭中率爾搗篇偶合主司之指煖然舉首遂成登子之名雖衡鑑一秉至公無容捉援而陶鑄定跡大造何幸遭逢設燕

承筐賁周室賓興之典續食勸駕陋漢庭借計之儀
物采焜煌禮文綢繆衣冠侈爲盛事鄉里託其榮光
某愛切將雛情深祝蠲鷓鷃弱羽驚決起於榆枋羔
鴈末行喜班躋於桃李科名奕世表官里以維新契
分通家託門墻而滋渥國士無能爲報徒懷特達之
恩小子莫知所裁尚旣曲成之誨敬脩尺牘恭布一
絲感謝殊殷敷宣罔既

謝李親家賀恩啓

不佞卜載林栖百念灰冷乃鄙懷耿耿寤寐所弗忘
惟國本搖搖脆脆而未定宸衷天啟開禮時成圭器

有歸宗磐孔固不佞得以蠲除宿盤結竟初心何喜
如之於願足矣詎圖存問曠典所以優禮耆賢者波
及於孤臣廢敘殊恩所以延賞勲裔者槩沾於弱息
日月容光必照燭幽壑以生輝雨露不擇而施滋枯
芟其委潤小人忘罪庶媮歲時伏臘之懽僮子備官
曷知朝夕晦明之績滿將招損逸則生涯方當稟訓
禮法之家敢遽絲籍衣冠之族伏蒙台慈俯睠翰札
遙頒褒踰一字之榮貺擬百朋之侈豈一技暫戢足
煩鵬顧之垂抑五世其昌過信鳳鳴之下緬惟德意
直欲厲姻婭於丹青循省才情何能謀子孫之壟斷

德宿山房集 卷之三十五
所冀抗顏泰岳惠句濠梁憐鮑宣清苦之操俾終完
其幼志折華屣輕儂之氣免詒玷於官評是惟造就
之恩詎止响濡之澤肅申謝悃不盡馳神

謝賀生

大塊勞我以生忝賦萬形之一皇極錫民於壽與分
五福之餘際泰運以知榮撫頽齡而增嘅日中不學
倏當炳燭之時漏盡而行奄迫鳴鍾之候髮種種其
漸短道茫茫乎未聞託視息於遽廬隙駒屢邁收精
蒐於林壑芻狗虛陳陰陽錯謬而失調亮天工其無
術民物天昏而寡遂培元氣以何能方尸位之是慙
豈行年之足計伏厓慈注賁錫褒章盛德好生具荷
仁人之寵縉儀稱慶寧戡長者之施敬用璧歸懇祈
鑒矧儻少寬於督過敢自恕於知非

又

某榆枋陋質蒲柳衰材生也懸弧空抱四方之志老
而炳燭虛憐一寸之陰道總愧於朝聞節更慙於晚
植旅進旅退但隨俗以浮湛可有可無何關世之輕
重况頽齡易下頓驚齒髮之疎而宿疾難攻兼苦膏
肓之病正茲委頓床蓐乞骨求歸乃承頒賜篚筐嘉
生錫賁度餘年之無幾豈溢寵之敢當佩至愛以心

藏壁多儀而控謝幸垂原亮不罪拘迂其爲感銜倍
增隆渥

又

詩嘉未老本資用世之材莊稱大年實寶全生之術
如某不佞與衆同蚩弧矢夙懸空負四方之志方旌
再辱竟寒一壑之盟伴食悠悠廩餼虛糜於歲月窮
年矻矻功名靡著於春秋望末路以彌艱犢轅易僨
瞻高春之旣下駒隙難留雖株守歲寒或保全於晚
節柰鍾鳴漏盡尚未輟於宵行方懷知止之圖猥荷
嘉生之寵伊蒿伊蔚殊增罔極之悲有臺有萊敢憊
無期之祝肅茲控謝不盡敷宣

又

不佞某贅疣陋質擁腫凡材少不競時志意積墮於
夙夜壯而涉世功名靡著於春秋自罷歸畝畝之間
日偃臥筐床之上衰因冗劇悴允類於秋蒲病以憂
綿腐且均於塞草猥徼厚遇叨依日月之光獲苟餘
年寔賴乾坤之造乃茲賤誕方鼓缶以喀嗟猥辱慈
存紛承筐其委贖上下下而褒嘉過溢良慙者宿之
稱子元元而顧復惟殷忍負公侯之愛肅茲登拜俛
初度之榮觀瞻惟解推期終身其權戴感真次骨言

復宿山房集 卷之三十五 九
不宣心

又

璇樞默運倏周花甲之旬玉燭熙調光賁桑弧之旦
曆新人舊悠悠紀夢以從頭晷短心長耿耿佩恩而
次骨不謂衰年之迫重叨曠典之頒門下德備中和
猷資文武田里樹畜開邊民衣食之源禮樂詩書收
吾道經綸之效牛放馬歸不用塵氛淨掃於三陸鷄
鳴狗吠相聞煙火直通於萬里肆戴白垂髻之衆咸
含哺鼓腹而嬉以某待盡之夫與識有生之樂俯循
頂踵瓦全丘壑之中允賴仁慈錦覆雲霄之上秋蒲

朝菌方愧負於栽培棄斷焦桐乃數厪於雕繪天蓋
地容之度父生母鞠之心苟殘喘可延託帡幪而未
艾卽頽齡善下需藥石以彌履屐承美疹之詒厚損
多儀之錫情文過縉淫分羨踰甫自慶而忽慚轉以
榮而爲懼敢無登拜終是枉營敬此附書聊三薰而
布謝尚容卜吉端一价以陳詞

又

化國日舒末照添五紋之繡節堂春煦寸陰分尺璧
之珍生適幸於逢辰惠特厪於行慶榮敷朽質喜溢
衰顏門下道貫三才猷兼七德精忠作屏金湯鞏磐

石之基偉畧游環鞭箠制羶裘之命合華夷內外盡
人而翔泳於太和卽草木昆蟲何物不蕃滋於大造
矧某荒穢特辱撫存川納山藏未喻併包之雅風噓
雨沐式蒙長養之仁肆勉攝其虺羸獲苟延乎旦夕
注流光於駒隙本挹晨曦遡委沫於蝸涎疇非河潤
乃者乘新陽而布令頒曠典以嘉生復見天地之心
良荷陶鈞而忤舞齒及唵噬之景奈驚鼓全以咨嗟
敢不拜嘉其如踧踖福兮易盡尚留不盡之恩生也
有涯庶節無涯之寵肅茲陳控懇乞矜原倘少緩於
顛濟且終煩於顧復瞻候殊切銘佩能忘

又

盛德好生上契乾元之撰多儀及物榮沾鼎養之施
捫心不盡於鐫鏤揣分寔艱於稱塞門下功高作屏
念切推溝合雲朔千里之疆仁漸孔浹於草茅一介
之士禮遇加隆齒及小年詔春秋於噉蛄寵之大貺
振鍾鼓於爰居洵里巷所詔聞爲丘園之曠事周文
善養老庶無凍餒之虞之武不如人能效驅馳之用
投石誠慙於努力報瓊徒切於含情敬遣家僮上千
關吏叩台臺而申謝僅憑尺一之書祝壽域以弘開
曾造大千之命

又

桑蓬紀旦詫星霜閱歷之頻蒲柳經秋荷雨露滋培
之渥榮增陋質喜溢衰顏門下道裕經綸猷兼張弛
安民和衆滿腔皆惻隱之心制變銷萌闔鎮享清寧
之福勲伐隆施於社稷恩威周浹於華夷自矚動肖
翹舉欣融於化育卽支離擁腫僉休暢於恬愉如某
淪落之踪兼抱沉綿之疾幸徼慈恤察傷省痛以惟
殷獲保餘齡補劓息黥而自慰苟須臾之死可緩皆
乾坤之造所延豈是賤辰克當台瞻好生念篤直欲
躋之仁壽之鄉惠老恩優何但豐其粟帛之賜瑤函

珍篚麗銀漢以垂光玉札丹砂酌金莖而委潤禮文
殊絕敢不拜手以登嘉涯分過踰終是搖寇而跋踏
敬竭家僕叩布謝忱感佩高深匪涓埃之可荅敷宣
哀曲窮毫楮以難陳

又

苦聞脩身所以立命好德斯克考終故形不虛賅年
非漫閤必有樹於當世乃無忝於所生若某者器愧
通方學慙聞道生平碌碌曾乏善狀之可稱末路悠
悠轉覺頑根之難化第今壽同社櫟業違繩墨而非
材况復質類秋蒲能歷風霜而不悴本徼慈軫曲垂

大造之仁肆獲苟延少假須臾之息何圖鼎祝賁逮
弧辰日月有明注光華於駒隙江河善下委膏澤於
牛涔驚曠典之非常式將抃舞睠多儀其有爛敢後
登嘉顧齒讓尊者之前古今未聞其僭福溢小人之
量鬼神且害其盈不勝悚惕於中是用控辭於上冀
原情而體營庶遵分以皈依熙熙登老氏之臺寧煩
縟禮皞皞游文王之囿總沐殊恩詞不盡於對揚心
永期於篆刻

謝沈相公賀生

弟某支離陋質偃蹇孤踪控地鳴鶴託榆枋其未穩
入山猿狖穴林木以類驚兩間共棄之身一綫僅存
之息危如朝露居恒悄悄以忘生凜若春冰敢覬優
游而卒歲門下量涵溟渤誼切雲霄故舊不遺媿古
昔大臣之度顛連曲軫異他人兄弟之情武接夔龍
已邈隔星辰之劍獨齒存大馬尚逮察晷刻於璇璣
越千里以勞人累重困而委貺精鏗文綺寵分帝賚
之儲麗藻瑰篇渙灑天章之賁飾英華於蒲柳朽質
增妍褒節槩於桑蓬壯心頓厲敷言錫極造命信由
君相之恩御氣乘虛長生詎羨真人之訣三薰登拜
視丹砂玉札以非珍什襲尊藏與大貝天球而共寶

後山房集 卷之五十五 三十九
感激至形之鼓缶捐糜未稱於投瓊惟仰瞻六符於
泰階啟上宰平明之象庶盡納八荒於壽域培本朝
悠久之基忝竊光榮特厯頌禱

謝馮宗伯賀生

天地之大德曰生不遺枯朽河洛之至文復出渙發
昏朦澤灑湛露之滑瑞炳瑤光之曜衰軀頓竦老眼
爲新門下學富縑緙才雄黼黻絲綸掌制追典謨訓
誥之風旃厦說經闡仁義道德之奧精忠默運袞闕
賴以彌縫正氣孤騫明堂恃爲砥柱肆帝心簡在曰
伯夷汝作秩宗蓋神器有歸惟絳侯可屬大事三命

而升華南省具瞻台座之星浹旬而定策東朝竟取
虞淵之日奠國基於磐石世共偉其高勲削罪籍於
丹書某更私其未庇十年病骨始知安枕之期一息
游蒐敢憶懸弧之且乃歲厯德念逮寵頽齡走使水
雪之中委貺蒿萊之下琅函璀璨託仙官之符籙齋
自蓬瀛錦軸焜煌疑天女之機絲墮從霄漢三薰三
沐拜嘉莫喻其欣榮一字一珠莊誦曷勝其珍重攻
玉軫他山之用曾何益於瑕瑜徙薪錄曲突之謀寧
足程其功過褒揚踰溢惠錫駢蕃粉滌備極其情文
慙悚寔浮於感激淮南鷄犬永違餽鼎之思冀北駑

行在... 卷之三十五 十四 三九七
駘良負加鞭之意惟願機庭蚤入配四象以調元侔
見壽域弘開兆六符而啟泰言宜罔既心祝殊殷

謝蕭司馬賀生

某天壤棄物草澤通人頃更憂患之頻漸覺衰頹之
甚膏肓金據侵齒髮以交疎皮骨空存奈精蒐之不
獨灰寒木槁直需就盡之期米薄淵深倍切持終之
懼方共庚申而守歲寧知甲子之周天門下量廊重
溟心周萬彙雅誼曲敦於故舊至仁首急予願連肆
綿溝壑之餘生寔荷乾坤之太造猥因賤誕輕溷尊
慈嘉其彌六之年寵以多儀之貺璫箋錦軸耀奎壁
以增華文綺兼金賁丘園而動色駢蕃惠侈詫使節
於雲霄鞠育恩深憶母劬於震夙喜兼悲集愧與榮
并伊蒿自恨其不材社櫟敢矜其能壽惟二天是託
聊紓日昃之嗟及一息苟延或保歲寒之節是爲厚
庇豈假隆施敬力疾以登嘉用拊書而稱謝鬱中藏
之耿耿容嗣布其區區

謝李親家賀生

某支離陋品偃蹇餘生日月歲時六旬虛度功名道
德一藝無成俯循蒲柳之秋寔愧桑蓬之日猥厪慈
注勞公子以遠臨寵錫華章兼豐儀而下賁謝庭之

復補山房集 卷之三十五 三十五
蘭美如玉卽之也溫安期之棗大於瓜多而且旨耀
榮光於朽質動喜色於衰顏拜手登嘉肅書附謝后
然叨異渥竟莫執於瓊瑤何以制頽齡尚有需於藥
石良深感茫不盡敷宣

又

某學鮮根荻材無質幹莊樗擁腫棟廊廟以非堪魏
瓠枵虛泛江湖而差適茅屋蒲團之上藥爐丹竈之
間尺鷃一枝不用買青山之費蠹魚數卷聊克送白
日之資自惟休佚而處陰或可優游以卒歲奈何年
衰病劇造化小兒數侵福盡緣窮骨肉至親多故一

歲而兩邁齊衰之戚旬月而四殤襁褓之孫形豈木
石也哉奈悲傷之狀伐命猶風燭而已隨憂苦以飄
搖卽朝夕之不謀何春秋之足算猥蒙慈注寵其初
度之辰遠辱台侔授以嘉生之貺篚筐錯采絢銀漢
之雲霞七筯分甘溢金盤之沆漉枯同塞草夫豈敢
負煥律之吹噓痛軫伊蒿寔未忍酌春觴而燕笑勉
登珍果用識隆情別附琅函直陳下悃冀惟矜亮不
盡瞻馳

盡瞻馳

謝賀正

壬正啟序帝震乘權東郊之淑氣方新北陸之凝陰

復補山房集卷之三十五
三十八
欲盡恭惟臺下翼猶願世令德宜民忠勞茂著於蕃
宣功高作屏惠愛積孚於休養念比推溝福星垂六
路之光華山明川媚解澤回羣生之命脉巷咏途歌
舉三垂金固於熙臺宜百順駢臻於福極某忝依慈
庇倍切懼悚柰伏枕於巖間阻稱觴於榮下猥蒙優
賚特隆折節之交貴錫多儀厚損授時之惠恩有加
而無已寵太溢則難勝拜賜僂僂堪愧龍鍾之態函
書控謝聊申燕履之忱冀應恭符遂升闕軸光輔熙
明之運永綏樂利之氓

又

新陽應序遠塞逢年十連金固於熙臺百順咸歸於
福極仰惟臺下心符乾始望重師中精神折千里之
衝靖烟氛於朔漠惠愛造羣生之命浹膏澤於儲胥
肆文恬而武嬉重見舞干之世乃家謳而戶咏均懷
覆幬之恩茲青規乍轉於璇衡適黼辰亟需於劍履
仰層霄而戀戀祗懼公歸永今夕以依依式厪私禱
朋尊介壽阻申草野之悰大烹養賢猥辱廩庖之餽
無事而食濫竊愧於齊筯有脚之春暖獨欣於鄒律
垂慈過渥拜賜知榮此生端賴於拊循何物可堪於
報塞肅占謝牘并布賀忱冀應泰交之辰錫彤弓於

復集 卷之三十五
不日光輔離明之運調玉燭以中天

又

皇建有極綿萬曆二十五載之太平王次於春頒一
歲三百六旬之正朔履端伊始拜賜獨先開病目以
知新披昏情而鳴豫門下大心體物元善長人道全
三極之精躬備四時之氣節旄蒞止方快睹於威儀
絃誦穆如已改觀於風俗合併汾之士女並闡春臺
舉晉冀之山川如開縣圃羣情闡懌咸賡來暮之歌
泰道光亨宜展迎年之慶祗緣伏枕莫克稱觴猥蒙
折節之交厚損授時之貺耀榮光於仄陋敷生意於

凋枯本託洪庥游息庶紓於偃仰
已於揄揚敬附菲忱庸代辛盤之薦願祈蕃祉茂延
台鼎之禧

又

璇衡轉淑寒消黍谷之氛玉燭調熙燠入茅簷之曝
暄依趙日稔卜堯年慶惠寵頒懽悰允洽門下神從
嶽降心與天游昭回萃萬象之精華文足經武足緯
舒慘贊二儀之化育陰不伏陽不愆生成倅大造之
功安攘佐中興之運自山河表裏咸衽席於春臺卽
夷狄遐荒共帡幪於夏屋師貞丈人吉三錫之命行

後集卷之三十一
臨泰交君子亨六符之階已兆某忝依慈庇幸際昌
辰阻脩獻歲之儀猥辱授時之貺農祥有俶恍聞耳
目以知新台望方隆佇俟股肱之喜起肅中謝牘附
布賀忱敢謂藻芹可效辛盤之薦庶銘椒柏聊承樽
俎之娛不盡感銜式厯頌禱

又

泰道光亨慶協履端之候師垣豫順寵承錫極之禧
開病目以知新激懽悰其欲舞門下名齊二曜氣備
四時弛張兼文武之猷位育闡中和之懿輯華夷於
一統內則順治外則威嚴回宇宙之太和民無天昏

湯鼎批薦皞皞文王之囿金咏騶虞熙熙老子之郊
不生戎馬戴堯天而擊攘總愜含哺就趙日而振衣
殊慙獻曝猥承折節俯垂下濟之光特藉頒春盛委
先施之貺情深噓稿惠溢傳柑敢不拜手以登嘉終
是覲顏於稱塞肅申蕪牘附布芹忱企八翼於雲霄
願佐中天之運占六符於象緯永綏下土之氓不盡
瞻依式厯頌禱

又

旭轉青旂霽景敷暄於朔漠霜融紫鉞韶華散彩於
衡門賁泉石以增燿絢煙霞而動色感深病骨喜溢

復初山房集 卷之三十五 十九
衰顏門下心與天通性由神縱文武備弛張之畧中
和兼位育之能勞猷又著於旬宣惠政一依於休養
老終壯長威蒙綏靖之庥內順外威名彪廟清之烈
肆淨凝陰於北陸潛回淑氣於東郊栢解椒盤方愧
陳儀而獻壽銀幡綵勝猥蒙行慶以頒恩折節下交
振精神而欲竦僕躬拜賜循涯分以何堪泰道光亨
忠素孚於帝鑒師垣豫順頌蚤踐乎台衡

又

斗懸絕塞天盡窮陞春風不到之鄉朔雪常凝之地
重綿欲折俗素苦於禦冬二脯不登頃且艱於奉歲

猥微厚幸仰託洪慈已溺已饑特軫推溝之隱議蠶
議振亟圖靖圉之籌拊綏安輯之有方嘔喻噢咻之
備至肆士戢於伍民安其居不圖鴻鴈集中澤以歌
謠及與鳶魚沐新陽而翔泳剝極而復斯見天地之
生機泰交而亨允屬明良之盛際稱觴獻履尚稽脩
賀於公堂加璧授餐猥辱錫音於空谷噓同鄒律舉
一壑而盡囿太和元氣之中酌金堯樽偕九族而分
霜玉露金莖之惠報瓊瑤其無物愧寸草於羲暉採
溪澗其有虔薦五辛於鼎實願開壽域佐聖皇必世
之仁永奠金城鞏宗社無疆之祚

又

青規轉燠繡斧增華戎軒揭日月之光憲府霽冰霜
之色陽春有脚循行不擇於遐荒造化無心嘘植特
偏於枯朽春風棠樹又依蔽帝之陰膏雨黍苗重卜
豐登之兆傲載南詠欣于相之及時躋彼公堂擬稱
觥而無地猥蒙慈注寵以賀歲之牋倍激愚衷增其
負暄之愛敬申謝牘并布慶私所願應泰卦之三陽
孚於衆正歛箕疇之五福錫厥庶民某臨楮不勝祈
祝

謝萬督府賀正

三十年曰世浹沾必世之仁八千歲爲春遠荷頌春
之惠有懷燕喜不盡鷓鳴門下八面雄才一腔正氣
西征東怨起燉煌迄於遼海所至慰霖雨之思北伐
南虜自沙漠暨彼炎荒相戒讐雷霆之烈築鯨鯢爲
京觀一麾而島嶼遑清躡虎豹於重關三矢而天山
大定我行永久方策勳而開洛鎬之尊從事獨賢俄
奉命而領封圻之甲五侯九伯任鈇鉞之寄以彌專
百濟三韓稟繫維之盟而恐後奠陵京於磐石闢河
朔之陰靈罔闕功高樞衡望重久結知於帝睠翕注
望於公歸時維震出之辰適叶泰交之會無能獻履

行宿山房集 卷之三十五 三十八
供霄漢之飛鳧兼愧銜環效泥塗之困雀猥塵歲貺
曷任頽養豈曲軫貧交知我無如鮑叔而獨存厚道
軫舊再見周公總之德盛難酬惟有心知不泯耿焉
佩戴逖矣瞻馳

謝萬督府賀正兼賀生

蒼龍啟籙瞻瑞靄于天東青鳥銜圖賁瑤華於斗北
枌榆動色椒柏孚懽門下智勇兼資才誠兩合十年
一劍陸剗水擊而霜刃如新萬里片帆電掣懸馳而
星旄自落築鯨鯢爲京觀威稜遠播於炎荒擁羆虎
於外藩勲望獨尊於都護華車三十乘似齊桓定衛

之初年君子六千人勵勾踐讐吳之銳志黍苗膏雨
業綏小國而見休荆棘煙塵應苦遐陬之留滯數瓜
時其既過忽梅信之俄傳懷人在水一方正湖鴨江
之浩淼勞使重蘭百合備更驛路之崎嶇及除日以
儼臨與條風而借至幸盤盤爲素分異域之珍藥裹
延齡并賜文房之玩克已溢篚不盡登嘉委羽銜沙
詎堪稱塞師貞叶吉仲龍錫命之臨嘉交應期會託
升猷之庇一絲不腆三祝殊虔

謝餉端午

某兩間棄物一息餘生病骨新還向速陰陽之沴驚

竟未定何知節序之移猥恃薄緣獲依末庇神鼎作
鎮萬怪俱藏法鏡在懸纖塵不止家執銷兵之契人
懷續命之符介子可生當無煩於禁火屈平而在或
未忍於投沙自幸所遇之時迥出前賢之上栖衡飲
泌揣分量其已踰切玉包金寧會慈之敢覬叨承過
渥報塞彌艱敬薦蒲觴觴三行三祝而成禮兼陳綵
縷縷一絲一歲以徵年伏冀鑒容不勝欣戴

又

時臨地臘序應天中仰惟道化八輔朱明之運
聲猷達肅清紫塞之覆盂兵銷不試

廣南勲而鼓瑟民愠咸紆肆變災沴爲休詳盡易呻
吟而弦誦如某朽億亦預昭蘇挹噓拂之清風無須
蒲萐沐漸濡之熾澤匪待蘭湯逍遙徒羨於莊生汨
沒堪憐乎楚客託身大厦何非覆芘之慈叨惠多儀
重損駢蕃之渥飲河颺鼠揣分量以難勝六日瞻餘
置軀殼其焉用恩加知寵感極生慙聊申綵縷之誠
庸報瓊瑤之貺倘蒙麾納曷任欣榮

又

日臨東井燭龍權羲叔之車風播南薰韶鳳叶蕤賓
之律化因道洽慶以時行跨海金梁濟淪胥而登之

彼岸彌天錦幕陰道暍而扇以清颼陰不伏陽不愆
六沴潛消於橐籥文足經武足緯五兵盡化爲耰鉏
當茲燕喜之辰適應蠶成之候輕羅細葛莫輸在笥
之供文綺精鏐特損盈筐之貺沿風俗於荆楚意在
懷賢遵月令於周秦賞因逮下俯循審訥已收反舌
之聲回憶狂愚尚抱嬰麟之惕將形吊影良慙繫臂
之雙絲得味分甘寧羨粘筒之九子草化螢其易腐
艾結虎以徒工觸景增悽感恩聊慰肅申謝悃拜附
賀忱五服五章佇錫九章之命一絲一歲願綿千歲
之禧

又

節屆天中重午炳離明之曜塵銷斗北三雲合泰定
之符師貞協而慶祉駢臻民愠紓而頌聲交作徹桑
耒雨咸歌保障之弘勲蓄艾有年盡起呻吟之滯疾
納羣生於壽域人懷續命之繒總七德於戎行家佩
辟兵之印聲靈赫濯蕩平無間於幽遐惠澤汪洋涵
浸更偏於枯朽所慙委億粗支旦暮之身特荷慈憐
數損歲時之貺恩私過侈涯分兼踰華袞疏榮良愧
七襄之報緇衣比愛聊將一縷之忱幸賜鑒容曷勝
感戴

又

綈賓應律炎后司衡日中天而向離共仰文明之治
雷得雨以作解咸蒙長養之恩棠陰蔽芾於三雲蘭
氣氤氳於萬戶綵繪順俗經綸出襦袴之餘化瑟調
元聲教溢弦歌之外民懷又蘇於蓄艾羣情總切於
傾葵乃某朽憊之夫倍感响濡之惠無能薦壽猥荷
垂慈粟肉蕙繁疊拜魯臺之饜形容憔悴偏憐楚澤
之塵每登對以知榮宗省循其增慙敬效一絲之悃
用祝千歲之釐物菲心誠緒長詞澁

謝餉中秋

山間節序再逢搖落之期塞上何脊仰廓清之烈
纖塵無警九扈咸登素商發而清者收白社開而新
涼入悲秋作賦軫騷客之陶停盃謝謫仙之
雅况幸依復幕在冰壺水鑑之中若跨津梁游貝闕
珠宮之麗寵靈既侈惠貺滋頒立身天柱峯頭俯眄
溝渠之斷候氣廣陵濤畔遙憐涸轍之鱗澤與湛露
同濡重若太虛兼覆陶丹可詆已違鷄犬之緣煉石
無成竟齋蟾蜍之恨負恩不淺報德何繇敬附毫毛
庸抒悃悞伏希炤納不盡瞻馳

又

月鏡秋懸耀寒芒於憲府霜笳晝靜凝瑞靄於戎軒
慶祉昭升寵光賁錫絢衡茅而動色輝巖桂以敷華
門下德器淵停道心玉映屏纖塵其不着洞萬象而
俱融圍四封於冰壺水鑑之中躋百姓於瑤島丹丘
之上山河鎮定翕歸瓜柱之勳天地清夷借享華胥
之樂乃某朽蕙伏在幽深星辰命坐於狐虛世界分
安於缺陷荷台慈之周渥乘嘉序以頒儀金璫珠珎
律叶鈞天之奏木瓜瓊玖珍疑銀漢之投露耳目以
開明振精蒐而竦厲食芹思獻結草待酬願茂對於
昌辰日緝熙於純嘏

又

節屆中秋涼生遠案邊塵不聳人紆北顧之憂場稼
新登家享酉成之利金穰瑞協玉燭光調合九野以
澄清舉三雲而焜耀餘輝所被朽質知依幸荷作新
罔遺譏於月旦卽同造就或補敗於天刑猥以歲時
數厯餉惠食瓜斷瓠念小人之腹易克加璧投瓊豈
匹夫之懷可有僮僕拜賜寵何啻於踰涯庠效酬知
報寔慙於無地肅占荒楮并附芹忱庶俯鑒於秋毫
益篤培乎慶祉

又

日循西陸律應素商繡豸行秋埃埽淨三雲之翳銀
蟾向夕琉璃瀉萬頃之波清寒凜徹於冰壺高朗熙
調於玉燭炳聲靈而赫濯賁勲業以昭融圓滿山河
幸無虞於缺陷遐荒風俗欣乍變於文明食農圃之
瓜壺粗知適口挹仙盤之沆漚始歛握寔禮金忌踰
榮兼懼集登嘉大祝曾何一物之酬歌舞至仁但有
千秋之祝肅茲占謝不盡名言

又

日行西陸序屬中秋枳邑淹栖久滯朝陽之鳳桂宮
虛敞新懸照夜之蟾清寒色溢于冰壺向朗光調於
玉燭三雲戶版咸依樂土之居百里啟歡筵叶錦
之奏食瓜斷瓠在小人之腹已克加璧授餐豈尊者
之賜敢覲叨承過侈登拜殊慙聊將一羽之忱用介
千秋之祉

謝餉重陽

鴈塞秋深暮息三雲之柝龍山宴敞勸分九日之觴
拜嘉祝以知榮撫芳辰而滋惕門下異才天誕正氣
霜凝功大而守之以冲口不言其勞勩任重而鎮之
以靜身獨繫平安危裘帶雍容先事弭萌芽之釁斧
斤揮霍當機中窾郤之宜肆望叶師貞久淨風煙於

北鄙乃澤孚兌說奄觀歲序之西成士女共適於恬
愉夷夏相安於輯睦鴻庥所庇燕賀維均跡阻登堂
莫效稱觥之祝恩周逮下猥蒙溢篚之頒振搖落以
清颺欣承爽籟襲芬芳於湛露頓減沉痾省涯分其
已踰報涓埃其何有肅書申謝聊將一縷之忱徵璽
行臨願正三台之席

又

商律迎寒秋深憲府蒸盤行慶寵溢衡門拜嘉賦以
知榮撫芳辰而滋暢逢蒿至陋本風塵飄泊之踪蒲
柳易凋愧雨露栽培之澤猥徼厚幸仰庇洪庥

以栖遲倏及授衣之候服三時之耕作適逢入谷
之期不饑不寒庶可優游而卒歲以休以助寧圖豫
順以同民叢菊兩開綠蟻掩江州之惠茱萸金插絳
囊均漢殿之放置杯水於坳堂良慙負大特恩山如
恭華詎羨登高圖報稱以無階但鐫鏤而次骨九五
福曰壽敬祝台齡八千歲爲秋冀綿慶祉

又

序屬杪秋節臨九日四郊無壘具蒙靖園之庥九扈
咸登適屆滌場之候豐成有象兌說均懽惟茲蒲柳
之資先衆芳而隕落幸託榆枋之蔭甘一壑以栖遲

澤畔行吟總愧靈均之節籬邊獨酌寧追元亮之蹤
猥辱鼎儀賁加朽蕙紫萸黃菊輝物色以增研湛露
清霜映天光而倍爽拜恩誠渥報賜何能紉芰荷以
爲衣不堪補袞采藻芹而薦豆聊可稱觴敬布微忱
用祝慶祉伏希炤納曷任瞻馳

又

兌秋向暮商律迎寒潦水盡而川流清燿火銷而煙
光薄四郊無壘適值清時百谷登場兼逢稔歲賓儔
讌集想盛會於龍山父老招邀續舊游於蜡社摘東
籬之菊未敢稱觴采南澗之蘋曷堪薦豆猥辱矚瞻
寵逮過褒荒落之踪鼎貺下詒厚損駢蕃之渥江州
送酒未逾隆慈漢殿賜奠式均嘉惠肅茲登謝杼寸
報以無繇祇切瞻依祝千齡而未已

又

鴈塞秋高龍沙霧淨三雲襦袴授叔度之衣裳百里
絃歌化言游之禮樂宸綸行召方佇望於雙鳧國是
乂需會登觀於一鶚戀戀車塵之下暫幸扳援悠悠
節序之移豈煩瞻念庚金委貺匪待首山之呼菊酒
分甘寧羨江州之送賁丘園而動色輝泉石以增榮
言不盡於敷宣心獨厪於頌禱升朝在即計日惟殷

謝賀至

帝日重華載啟迎長之旦卿雲五色特占大有之年
數有開而必先理無往而不復純陰既剝發生方見
於天心泰道將亨經濟允需於大業保釐三輔培元
氣以寬和鎖鑰重關握中權而鎮定肆燕谷無煩于
吹律煖同挾纘之溫舉周邦咸喜於橐方安享銷兵
之福洪庥茂衍慶祉駢臻思獻履而未能辱惠書其
滋愧寒灰乍燼徒分夜績之光短線無長奚補天工
之亮敬乘便羽肅附賀忱瞻怙殊殷數宣罔既

又

至日閉關塵斷玉門之貢代天巡守霜融繡斧之花
聽榆塞以回熙本闕臺之錫祉邊氓休息復其見天
地之心君子經綸屯乃應雲雷之象道騶共避惠風
播自英風殿虎忘爭正氣承之和氣洪庥茂衍泰道
初亨某乂虛賀履之忱奈阻登堂之跡奉書感惕獻
履懷慙敬附一楮恭申三祝

又

律協黃鍾迓初陽於七日春生繡幃浹和氣於三雲
在所恬嬉由蒙祉福門下德符乾始望重師貞月璧
星珠經緯合璿璣之運參旗井鉞卷舒收亭毒之功

仁風肆播於遐荒惠澤弘霑於凋瘵羣陰正剝斯知
天地之心百順成臻宜納神人之佑顧鄙悃尚違於
獻饋而多儀猥錫以承筐計一歲一加凡再拜迎長
之祝乃寸心寸草曾幾伸報上之忱枯荻總玷於噓
培藏線何堪於補綴蒙恩滋渥負愧殊殷惟景附周
主冀日新夫明德身依夏禹祈峻陟於台階是爲感
圖式厪額禱

又

周正應候軒紀得天陽長陰消全仗廓清之畧外威
內順僉推安攘之猷勲庸昭揭於旂常丈人貞吉志

於黼黻於黼黻君子道亨介繁祉以維新圍羣生而
金育絃歌四境同游化國之娛燕笑一堂獨軫向隅
之泣篚頒斯渥恩暉首被於枯荻勝祝無從福履徒
於於散穀入參樞輔作摩三節之宣大辰經綸永作
萬邦之憲敢云普頌庶慚匪佞

謝監司德壽志

於黼黻於黼黻君子道亨介繁祉以維新圍羣生而
金育絃歌四境同游化國之娛燕笑一堂獨軫向隅
之泣篚頒斯渥恩暉首被於枯荻勝祝無從福履徒
於於散穀入參樞輔作摩三節之宣大辰經綸永作
萬邦之憲敢云普頌庶慚匪佞

式西河以非榮弓劍盈門造東方而未盛始承適館
之授錯文綺於珍函繼蒙開閣之迎羅苾芬於瑤席
物采炤春華而共爛謙光襲和氣以交融蓋自繩契
以來典重編摩固曠古而一見由于旌而後禮勤吐
哺亦間世而獨聞者也所媿技劣寵優勞微饗厚紀
言紀事尚無副不朽之圖食志食功其如據非望之
福且玄黃以獻君子摠拙逢迎雖蘋藻可羞王公詎
昭明信感恩一盼顧驚價以知增擬報七襄荅鴻慈
其安稱繼此得見所欣慕於執更之用有成敢優游
而挾策敬抒謝悃莫既敷三

荅鄭督府謝擬勅諭

某學慙朽蠹技謝雕蟲自淪落於空山已盡荒其舊
殖猥辱賜環之召再塵持橐之司偶值降麻遂當視
草令公之動勞久著詔書宜錫以百千馬光之才品
無論著作尚謙於四六詎圖陋質獲與斯文識豈畢
誠謬贊用兵之議能非陸相僭脩諭將之辭豹畧僅
睹其一斑鳳藻莫裁於五色詞多骫骳美欠揄揚祗
以薄緣適逢盛典更五年而兩制待一手以重摘事
則相須勞於何有乃塵鼎札誤賞竿音雖台臺不以
人而廢言在具臣敢貪天而爲力獎藉之過悚惕彌

深肅附短械庸謝不敏伏願對揚休命無泥于語言
文字之間恢拓勲名直出於鍾鼎游常之上

荅王棘督府謝文

門下鼎衡重望經緯長才自總鎮師力襄廟勝所以
奠安疆圉綏靖吏民謀悉出于萬全武克兼乎七德
勲業昭宣日月邊氓共効謳歌功名具載春秋野史
何勝紀述惟茲閱武場之役繕壁壘以更新式弘訓
師律之規飭鼓旗而豫愍魚麗鶴列縱橫羅八陣之
圖鷲奮鷹揚踴躍奪千牛之氣軍容有赫節制惟虔
不圖原圃具圍以來重見被廬縣上之舉方欣欣喜

色樂觀厥成豈謏謏蕪詞能鳴其盛乃采菲不遺於
下體已荷曠涵而敝帚至享以千金奚堪大賚極知
恕擇不以人而廢言其如過叨可無功而受食雕蟲
抱愧涸鮒沾恩徼寵良溢於分涯受賜寔難於報稱
言不盡謝神與俱馳

荅王中丞謝文

豐碑載德永垂昭揭之光采翰摘篇莫罄榆揚之技
方慙拙作或貽玷於佳珉猥辱隆褒特彰施於華袞
寵存過溢愧悚交并竊念先師道德文章負人倫之
重望勲猷節烈樹世教之高標培桃李於宣雲膏濡

化雨采梗楠於貴筑餐沐蠻烟急君國而不有其身
格皇天而克昌厥後亶忠貞之必報洵美盛之可傳
固史氏職業所存况門人聞見甚悉謬蒙委命粗効
編摩憑几然藜夢屢驚於乙夜操刀刻楮才既竭於
三時江漢秋陽詎克形容其粹白泰山北斗曾何摹
擬其高明事惟據實以書詞匪阿私所好李幹立唯
陽之傳若有遺微蔡邕撰林宗之銘差無愧色微言
可采已叨葑菲之榮大賚是頒寧任瓊瑤之貺表章
安定劉蕤未始居勞敘述太玄侯芭不聞受報豈茲
片簡之役可當百朋之酬重負駢蕃祇領一二奉書

披控統冀矜原

荅魏中丞謝文

竊惟著作乃不朽之事業奏議尤有用之文章臯益
以來罕罄嘉謨之誥晁董而後徒煩故事之陳鳴鳥
不聞寒蟬共戢豈獨抱空虛之質才謝經綸抑繇貶
勁直之操習爲柔靡節無可述書何足傳仰惟公祖
振古人豪中朝儒碩身任綱常之重力扶風教之頽
守法守官壹歸之守道立功立德兼志於立言對仗
而請劍裂麻凜凜冰霜之色分閭而埋輪破柱眈眈
虎豹之威保釐宣五位之寬條安攘策萬全之石畫

後先疏奏幸存焚草之餘遠近傳觀快覩侵梨之盛
獲章章而卒業詫疊疊之昌言因於文墨議論之間
覘其學問涵養之益謂恬愉濟以悃愾信剛大發自
中和洵社稷之重臣安危足賴完天地之正氣俯仰
無慙者也乃謬爲之表章庶少抒其揚厲顧之桓譚
之識鑒敢妄評楊子雲之書况微皇甫之詞華輒僭
序左太冲之賦猥勤刻楮曾莫肖其纖毫詎意采葑
遂不遺於下體瑤章爛錫飛葭荷六琯之吹珍篚纒
頒散帚享千金之直重勝衡則殆不任蒐擿寵過分
若驚寧堪顏腆肅茲拜賜恭布謝忱良以修瑤無物
感非言悉

荅馮憲使謝文

門下翼猷顯世雋望承家族冠崔廬門出雲霄之上
經傳韋翟聲施海岱之間文章與節義俱芬慶祚合
恩光金耀向軫永言之慕特隆不朽之圖猥授簡於
拙工俾效嘔於惇史祇緣荒落兼涉憂虞據案然藜
夢屢驚于乙夜顯精刻楮才旣竭於三年雖紀述之
匪諛可無愧色乃形容之未盡尚有遺微方懼負於
孝思寧足塵於收采穹碑大隧佇騰奎壁之章土鼓

復宿山房集 卷之三十五 三十五
實桴詎協簫韶之律玷貞珉其已惡享敝帚以增慙
肅拜賜儀附申菲薦豐施啻報莫抒稱塞之忱美彰
盛傳庶慰顯揚之願伏希崇炤曷任懸馳

荅殷中翰謝文

不佞伏蒙先師大恩甄錄至教陶成朽木可雕深忝
及門之彥斗筭無算與參從政之班居場既遠於心
喪華國尚傳其緒業高文大冊爛焉雲漢之章隻簡
單詞鏗若笙鏞之響家藏人誦天未喪於斯文玉版
金鏤書且行於沒世會屬題其歲月因僭附以姓名
春秋謹嚴豈游夏一詞之可贊宗廟美富儼宮牆數
仞以難窺肆詒文梓之災莫洗白圭之玷方慙形穢
敢辱投瓊冀在情原無河返壁

復宿山房集卷之三十六

山陰對南王家屏著

書一

擬上執政論士習書

某奏記相公閣下竊惟古今所稱繫世道重者士焉耳士所爲重豈以其脩辭飾貌遠遠然踵人之故轍而由之不敢越其尺寸以是爲能諧世而立功名哉亦其所挾持者大其風節操致覺然不囿於流俗人之爲斯天下國家有所恃而臻理也竊見當今之世皇路清夷士行淳潔在位者咸以清名儉德相高脉

所素嘗苞苴饋遺媵娶於禮貴人之門至蓄險詖不可測之衷以相傾若剗蠹就平澡汗還白豈非世道大愉快事哉然竊私心計之國家造士將需其有爲非直能使其有所不爲也假令士徒宥宥悶悶進而無所措注則雖人人有羔羊素絲之風于世道奚裨哉故愚眎今世之士繩趨尺步甘言慧辯豈不亦彬彬然稱盛然寔梯突脂韋兢爲熟軟之態至究其風節操致賈然自成一輩而不囿于流俗人之爲斯亦罕其儔矣異日者朝廷有大疑大難而屬之緩則躊望急則狼顧未有能矢一奇紆一計稱上意者詰之

則曰是有故常行者而安用紛更爲也實其所識無以加于故常行者耳豈非學術不足故耶夫古之人有拔綸而樹鷹揚之勲釋耒而負阿衡之望亦烏几几而流言止歷階數語而萊兵郤彼豈取給倉卒素預故耳無論聖人卽管晏蘇張君子所羞稱然其九合諸侯雄據六國亦各有先見之明應機之算今南北用兵且數歲天子每問諸大夫計終鮮石畫其所識固出管晏蘇張下矧大疑大難眎用兵且千百倍者哉所以然者士方求志時已卽懷鉛抱策攻舉子業覬一旦以是掇青紫安問天下國家事有待我而

理而姑敝精勞神於不急之務哉及旣顯跡鄉所爲業不啻弁髦弃之乃稍稍留意於官政則亦不過簿書期會之間若所故常行者循襲之以塞論報幸無廢墜輒詡然矜其材智謂可端坐而俟遷它非所論已聞有抵掌任事慷慨而前者懼相譏彈以爲是狂率不馴于雅俗百鳥一鶴勢將自沮則有風靡波流與之俱化又安從穎脫豪傑之士也故今雖有所不爲差異往昔而實陰且委靡不可振之形度所幹濟幾何矣奈何使人謂清名儉德之輩亦無與于理哉嗟乎每念此至熟也顧烏能一朝驟革其故而且姑

制其流徐正其本庶幾有補焉耳矣竊欲司銓者以名實爲殿最其所獎拔必瑰瑋卓犖之士不則寧以其木疆勿寧以其儼給令詭情匿跡逡逡行列中者無所容其諧斯或可制其流進此則慎簡師儒爲第一義次莫若正文體使支詞成套不得售有司人當童子時卽嚮寔學庶其本正哉夫士有學術然後有道德有道德然後有事功令徵事功於士而無變其習猶欲植大木而仆其根也執事以爲何如某惶悚再拜

上郭相公

某塞下豎儒也竊沾教澤忝廁詞林仰止景行式塵嚮往迨參禁直淑艾彌殷凡台師啟沃嘉謨彌綸大業世所不聞不見者益得邇求鴻鉅剽竊膏芬不但周官具存蕭規畫一而已頃者主上睠懷舊德尊禮高年隆師傅之上儀脩老更之令典詔使奉璽書而造里有司陳几杖以登堂誠人寰所竦聞朝廷之曠事也某欣逢盛會與庇末光阻侍賓階徒欽燕喜猥辱瑤笈寵錫鼎貺隆頒循省虛庸寔慙接引勒狀鳴謝拜附不腆少布積忱伏冀台慈鑒存

上陳少傅

老師經世許謨格心大學燮調元化扶翊太平功成不居龍蟠鴻舉海內人士莫不翹首下風歆艷誦慕若松栢挺秀靈光獨存也某夙廁門牆特承恩造自執經從玉壘丈後尤藉漸摩乃及清秋恭逢大耋獲睹今上所以尊禮舊德寵異高年予告乘郵金幣駢蕃之盛則謂國恩家慶振古所無恨不能負琴前驅稱觴高會猥從公祝濫附一言顧蒙台慈省存誨貺下逮啟函拜賜喜媿交并矣仵旋勒狀叩謝并候台禧所願願真葆和永膺難老伏楮不勝祈禱

上王司馬

邊庭款議仰仗主持如俺曾誓死不渝諸夷禮僧求
懺種種吉語時獲剽聞每對客誦揚輒至竟日第今
世之士吠聲者衆通方者希咫尺物形阻垣莫見某
初至京凡虜中情實幕下機宜蓋數以語人時燕趙
之士知者十九中原之士知者十七至吳粵荆襄之
人知者十三耳隔域彌遐和音彌寡勢固然也近日
南臺之疏彼生不見邊疆之壘目不識瓊裘之形凡
老伯所決策彼曾不能窺闕其津涯罔睦語海夏蟲
疑冰又何怪也且支詞蔓語無當事情京朝士紳莫
不鄙笑老伯社稷重望鍾鼎殊勲豈顧以斯言爲加
損哉某不佞竊亦有憤於妄誕之口故敢直述其愚
頃鳳磐先生又請告矣天下事爲多言所害如此可
扼腕恨也臨書惶悚不盡

荅畢公冢宰

門下道德文章模楷一世某雖不敏不獲蚤自列於
門牆然高山景行竊知嚮往頃者衮舄北上幸慰具
瞻顧無能伏伺燕閒敦請渠誨徒從都人士後登觀
宴鎬之儀快覩餞郿之寵而已騶軒旣發言念豐芭
輿區鑑衡重地老成當軸善類所歸循省虛庸寔慙
造就顧遠厯鼎翰尉藉沾沾銜感誨提豈勝貫佩旋

復伯山房集 卷之三十一 五
三六七
遽附謝并布鄙忱聽履有期日以延佇

上殷相國座師

某塞下鄙生少乏師承長無聞識荷蒙老師甄拔得與海內英俊同列門牆請業鑿坡紬書金匱一時遭際累世光榮原本至恩曷殊大造往年西蜀之役賴我師閔念烏私曲垂鴻庇成命既下無端受疑復賴我師洞燭肺腸曲爲排解仗庇西邁歲暮始還方翹首廟堂伺音鼎軸偶聞朝報袞舄東歸日夜旁皇莫喻端委抵京之日始知嫌生小卻難起細人切齒腐心不勝憤惋念惟帝師宿望王佐鴻猷今上嗣服惟新用人求舊成王冲幼周公不久於居東尤祐清明司馬行期於入洛此諸生之至望百辟之同情也祗藉便翔用申省候臨書東向不盡瞻依

上張少師

某邊徼鄙生無足比數猥蒙老師恩造收置詞林濫塵講席循省涯分踰越良多不幸遘徇馬疾又蒙老師垂軫獲予告給郵以及銀幣圖書種種異數則又無秋毫不出自特恩也抵里以來亦圖勉自振刷仰副生全不謂積戾故深被旤茲亟俯仰一室喪病相仍孑焉游魂亦復屢絕自是摧心折志萬緒畢墮懸

企門牆何啻隔世卽三年間老師大慶大吊至榮極
衰雖草木禽魚尚關欣瘁某乃局趣次且尺絨靡申
第令積誠如山懷思若渴區區惘歎何由自明顧自
以爲身在草野之下病痼之中乃欲以漉漫空函翰
瀆省覽誠懼干冒嚴重非分所宜然違負恩慈曠廢
禮教每一念至則又未嘗不惶汗決踵也何意老師
俯矜度爾曲照孤睽旣寬媮惰之誅重辱招延之命
遂使捨榆弱羽再翔下風伏櫪虺雉仍遵皇路感知
遇則夙恩未報新寵曷勝揣才分則舊殖盡荒諛聞
非益此某所爲展轉兢惕狼顧於進止之際而不敢
自裁者也部劄旣至王程有嚴卽日戒裝寧容稽滯
惟是家門乘多難之餘衰病伶俜替替滿室必須稍
爲安頓不致詒累老親庶可安意出門一心營職儻
蒙量寬時日驩感無涯謹勒荒槭專力祈控樞趨不
遠容躬叩堦下罄竭鄙悰

荅楊冢宰

某起自田間再依衮舄方幸典刑在上瞻聽不迷乃
雅志圖歸連章未已竟奉優詔以行去國之辰百官
祖餞春明青門以來未有其盛還而南臥林墅圖書
琴鶴日在左右優游逸豫抑又可知第時事多艱老

成遠引棟隆既撤大厦疇支有識者以此卜世道之
平陂占朝廷之理亂矣辱奉誨牘歆艷清娛如在闔
風之野可慕不可到會求一壑以託此身尚未知能
遂瓦全否耳肅茲附報并候起居東望海雲曷勝馳
注

荅陸冢宰

不佞承教輔相宜寬徐啟沃存納約自牖之義非如
小臣可顯諫直諍一不合則有去而已老成之見自
是不同顧所謂寬徐云者防人主未萌之欲易奪人
主偏至之昵難處國事寧一之日易當國事搖撼之
際難今聖心雖未必偏昵而已有萌蘖之漸國事雖
未卽搖撼而已非寧一之時論格君之道固宜從容
開諭委曲匡扶而事有不能遲迴以待理有非緩頰
可爭者當又不得不繼之以激切耳昨奉聖諭似且
剋日御門臨朝聽講而今已旬月尚未聞清蹕之音
倘入秋復然則又不得不有一番奏請我輩大臣所
當焦心灼慮蚤夜不得息者正惟此時幸而事可功
成何樂於顯諫直諍以去就決之但恐時偪事迫不
得不顯諫直諍若此者非可以預言也敬復

荅王司農

不肖某嚮廁朝行獲奉履約之末塵仰藉訓提是用
率循以無及於顛隕乃自青門一別表著之地虛若
無人小人何所畏而不爲君子何所恃而無恐此某
悵蓬麻之靡附懷松菊而長逃者也里居以來巖瞻
孔邇日冀走一价以候鼎茵而殃咎積叢災虞荐至
銷魂折骨之變有不敢控陳於左右者頃歲朝綱陵
替國是譁張西賊甫平東夷竊發而開礦之使稅店
之胥又所在騷然居者不安於閭行者不安於路人
情洶洶咸抱憂危卽不肖廢處窮陲何能使身在世
外乃知古人沉淵蹈海非不重生誠不堪其憤激耳
台臺三朝柱石一代典刑中外士紳咸伺道履之卷
舒以卜時運之否泰則今國步多艱之日尤惟舊人
共政之辰安能堅臥東山與庸夫小子同其高枕而
無憂乎天欲治平安車蒲輪且郊迎袞舄於霸水之
上矣

荅王司寇

不佞某之於門下猶周人之於桓武也世被教澤矣
然未能一介紹於門下爲歎顧獨慕好門下之著作
時剽其片言隻簡寶之若天球大貝也晚而獲睹其
大全珍重愈甚蓋無頃不置几案間間有微文疑事

不可致詰者就集中檢之輒得其解所受益殆不可勝紀故雖去門下數千里音候闕如乃區區宗服之誠卽執策請業不加密焉頃迫召命力疾出山亦庶幾瞻奉光儀畢其就正之志而舊京根本之地倚明公之重不啻九鼎於是旌輪且北而適有大司寇之命留不果來則天之絕不佞使不得遂謁門下也門下顧不棄而惠之德音開不佞以嚮往之途欣慰何似至念及朝野橫議君國隱憂謂宜圖所以幹旋其間思深哉老成人之慮不佞與三公共勗之矣

荅海冢宰

惟翁高標亮節嶽峙人寰某仰止私衷久知嚮往頃者帝懷舊德藉重留銓凡在朝紳莫不喜色相告以爲正人一出泰道可期雖以謏劣如某亦得瞻奉儀刑稟承提誨卽執鞭所欣願焉伏蒙瑤札見詒知以端月初旬就部肅茲附復并布賀忱不盡

荅丘冢宰

大臣去就舉世屬耳目焉矧翁宿德重望嶷然爲國典刑一顧瞻左右百辟視以爲嚮往乃輕言去哉陪京根本之地冢卿九列之長所賴銓綜吏治甄敘官材與夢山公提衡而統均四海者上意惟翁是毗是

倚朝而拜命中道而辭歸推翁之心當亦不應若是
忽也且以不佞之闇劣日伴食省闈間汶汶悶悶無
少建明方之於翁若未嘗具眉目者耳而尚逡巡未
卽去亦徒以老成人之在位爲足恃也如翁之請恐去
者相望于巖中矣業奉溫旨慰留敢此以私勸幸勉
承聖眷終惠蒼生

荅潘司空

泗城水患有旨會議凡河情地勢臺下勘核詳矣祖
陵形勝乃國家萬年王氣所鍾關係最大非一郡一
邑之利害可比以此相權便知輕重乃鄉官有施家
溝周家橋兩路並開之說此一偏一曲之見不過圖
便身家苟目前之安而已而祖陵之王氣傷洩清口
之運道阻妨將誰執其咎乎臺下身任重寄事得專
爲固宜極力擔當不必牽於築舍之議也外增開閘
河應議夫費及興作次第具已奉教不宜

又

承教脩完沿河堤壩遙堤之內有格堤以遏其順流
縷堤之內有月堤以防其橫決心思精密法制周詳
自陂九澤以來河工所未有也乃襟帶三省逶迤二
千餘里剗新葺舊尺度寸量斯已勤矣茲復定爲加

幫之例歲報之規誠使典守得人脩築如法晏然故
道百世可循正恐洪水易防人心難淑智者作法愚
者更焉不能保其翁由如今日耳即今西垂中虜談
兵者如蚬毛起人人自謂方叔召虎也而總督一缺
求其代便不可得其於河務當亦然耳豈不可慨也
哉

荅張督府

董酋扣關之請臺下當機決策自有徵權不佞何足
與議顧虜雖異類其噴喜好惡不大遠於人情順之
則服逆之則叛方其叛時尚當懷之使服况其既服
豈可拒之使叛董酋往日過惡不可知但據其目前
款關請罪情詞卑順便可准從本年額賞委應速給
以安其心董酋既馴則長酋不能獨拘而相繼歸順
者又不但小阿卜戶而已此羈虜安邊之計惟臺下
斷然行之封疆幸甚

又

虜衆數萬騎入塞汎河之危幾于累耶賴旌鉞之重
指麾將吏竟卻劇寇而保孤城且別收搗巢之捷功
不細矣雖小有殘傷譬之水決火炎欲保無浸淫無
焦灼神聖所不能豈所以論于鋒鏑之下哉乃中丞

公疏中失亡則絲髮無隱功績則退讓不居此又其忠實之心勞謙之節

主上所當特加褒異以風示邊臣者也豈反應沒其功不敘乎

荅王方伯

不肖精誠無素妄意回天致咈聖心譴訶橫逮僨輓之積何可語忠第國本搖搖爭議累年遲疑不決此非異人任也言官勸請預教槩被降罰省闈幾空此何等政令而可嘿然無一語申救乎申救不從義不得不引去雖云懟上猶愈于竊位妨賢者耳誠辱翁

慈見原庶不重玷鄉里敢謂一去足以逃責哉寧鎮翁所舊遊之地知其形槩甚真誠非固原士馬可敵不肖出京時卽聞督府公提師逼臨竊以爲非計恐進則乘危退則損重也承教謂不宜輕試當如古人承制行事勿從中授自是老成持重萬全之畧如此則渠克可計日擒矣及聞廟議方起故將軍及它兵憲罪廢者以往遠水近渴懼不及事賊且滋蔓耳安從述石畫告之哉可嘆呂公端介寬明力行古道吾鄉彫敝已極賴其節省拊綏庶有來蘇之望未審其新政如何大抵銳意事功者戒于張急詳緻條教者

復雅山房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三
忌於煩瑣簡要二字疑未理會及此便中當自以意規之也

荅張先生

自師翁棟政旋乾轉坤世道又一更始海內士民承澤印流皆以爲太平可立致不意忽及太翁之慟以衰經去帝左右國事若中流失舟楫奚獨關里閭欣悴而已長途溽暑銜恤西奔向切懸念伏聞膚澤小滯旋就安和社稷之身神明所護區區鄙私欣慰無量卽今主上睠懷良弼日厯側席之想天下莫不聞更覲勉抑哀誠蚤襄大事旦夕且有徵命九重延佇安能久虛臨書耿切不盡瞻馳

又

客歲獲奉瑤札未及報命會忝制麻自惟經術行能無一可受知主上取重薦紳之間猥被登延畀非其任瞻望閣門逡巡而不能前者數矣旣承誨牘與進倦倦亦思勉自雕琢以求不爽於先進之程度而性成質定譬之木駟膠舟用乃知其不適耳夙夜圖惟僅僅有一去可自遂而又值盈庭聚訟舉國紛囂沸鼎風林未嘗有頃刻之靜也惟時叢疑積詬憂危之狀所不能言而猶覩顏在列隱忍苟容汗鄉國衣冠

爲三晉山川之辱不淺每念及此憤懣寒胸慙汗露背恨所負於門牆者不獨在音候疎節而已顧一念焦勞當誰可告語者乎復軒敬田兩憲使皆某肝鬲交於其人賀也得稍稍披衷悻焉

荅姜冢宰

頃公子先生入奏計獲奉翰札知翁圖慮國事意念深矣今世道清夷主德明聖凡百有位相與分猷勵翼共襄太平豈非朝宁之榮觀而正人君子所深願與乃比周細輩攘臂縱橫不謂虺蜺生庭而羗夷起交戟之內也荆榛既剪再覩周行鎮定匡維寔賴老成之庇某何力焉德音再辱深感誨提恭喜晉秉留銓此尤人才士習所繇轉移變化之原鄙悰倍切慶抃附賀不盡惓惓

荅魏督府

不佞至謏陋何知邊事然每奉翁教固不覺雪然意舒灑然心服也翁前疏請罷和謂不宜斬然俱罷當以虛實緩急權變其中而不佞謬有圖之以漸之說雖不敢竊自附於高明而權變之間陰寓漸次之意寔同一算計也第翁欲先正罷和之名力圖戰剿不佞欲先脩戰剿之具徐議罷和橫豎遲速稍有不同

而翁臺之持論甚偉不佞之慮患亦深何也自前人之玩寇而武備積弛士氣積衰非一日矣他人裕蠱以我禦窮驟而罷之外既多敵內復不支利則爲他人蓋愆不利則待他人受過固不若翁今所議置其順者剿其逆者去者不追來者必拒勢分則易制敵寡則力專從此我兵日練我備日飭而我反當以罷市賞挾虜而虜安得以增市賞挾我是治之以不治款之以不款也萬全之畧誠無踰此疆事庇賴宜何如承教欣抃之甚顛佇顛佇

荅張撫臺

頃雨澤愆期風霾屢作主上側躬亢旱兼軫念邊陲宵旰焦勞蔬膳布衣者兩閱月矣某不佞忝在禁近靡克分憂徒切皇悚西夏孤懸絕塞更苦兵荒承教得知四月末旬已沾膏潤卽來薺鮮獲秋成可期足慰聖衷矣至撫鎮行塞董侍御初議及此近日正擬申敕而聖上嘉納其言台臺業編歷境上於城堡軍馬稽核已周是不待勸而後趨論而後動者也使疆臣忠勤體國一一如是豈憂何如哉

與李方伯

凡士君子立身處世取自信耳晦明嶮易天地不能

違况乎人事安得無參差哉以翁丈之道德純粹功業光美海內莫不知而承順風旨苟塞文例者乃撫其過於車轍馬跡之間以爲抵禁初得奏狀良用駭然幸廟堂夙注重名特從薄議同時藉庇槩及於寬所謂虢虢致福非耶夫含沙不擇景梟獍無好音古今賢人君子註譏評而坐讒構者豈少哉而至以行道被彈射其彈射無復之矣不當自信而益自慰耶若乃怏怏失得之途是寸雲可以醫太虛培塿可以礙九壤必知翁丈之不然也敬因侍御君趨省之便附一介以候台禧悽悽之悰不盡瞻慕

荅鄭經畧

邊烽久戢西事倅興遠邇繹騷上下震恐賴臺下以上公之重輟從樞府出總戎麾十乘啟行羣情稍定度關而北倍道兼馳先聲所臨風霆共迅弦鳴鴈落草動蛇驚近塞諸酋奪魄可想臺下區別順逆昭示恩威青酋不絕則扯酋之勢益孤保塞之夷獲安則離巢之夷自屈此所謂攜其黨則渠惡靡援披其枝則本根自撥也卽足未周六鎮而戡定規模經營次第已確然制勝掌握之間折衝萬里之外矣慶幸何似惟是洮河天末霜露秋深師行有程起居保重諸

凡方畧揣情觀變自有圓機捕影捉風勿徇多口來
諭謂一腔赤血以報朝廷此之忠誠天日鑒臨鬼神
訶護不佞卽至頑鄙感激高誼成敗利鈍願與共之
心有所知必當傾布

又

甘陝失策全在委番哨虜撤我藩籬資敵爪距是不
削自弱之勢耳今截路以杜流虜而又懸賞以鼓諸
番番無虜之害有賞之利宜其掠者乘隙而思歸居
者應募而樂就也卽夷婦送回番族雖其志意恭順
有足嘉者而外惕兵威內防番變亦迫于勢之不得
不然也總計送還及編爲兵者已五千餘人而兩贊
畫分行招撫袞鉞復親至西寧定築堡保番之策番
族有所恃以自固其歸附當日益多番漢并力同仇
西事不足平矣

又

漢設五郡本爲隔絕羗虜使不得連和爲內地患而
比年流虜西牧乃至假道以延之建寺以居之委番
以奉之是昔人離羗虜爲二而今反合之使一也如
是數年番虜一家甘肅洮岷寧復可保天祐社稷降
此艱屯用開臺下經綸之業首嚴假道之禁以制虜

使不得西通於番次下招撫之令以收番使不得外
迫于虜茲又議焚仰華寺以壹空流虜之巢穴永拔
浸淫之病根從此番無虜患附我自堅虜失番利狡
謀自阻奠安五郡廓清兩川當可計日而待矣欣暢
欣暢至於上會以闡邊被創則憐其請罪而准令罰
贖不他失禮以回巢借路則嘉其恭順而賜旗護行
虜王以遺孽遷延則威之以大兵而勒限催促火真
率所部逃遁則震之以露布而預飭松藩操縱弛張
一一中會非機智識畧運用爛熟疇能如斯惟是邊
將周章故套恫喝虛聲踵弊承姦其來已久顧以誑
惑我輩則可豈可以搖撼師中之丈人壯猷之元老
哉自非臺下真見定力鮮不以訛傳妄報遂動聲色
所謂虜得多方誤反之術我犯無所不備之戒坐此
誤事良不鮮矣誠不可不一申飭以明節制以釋羣
疑但其人頗有微功策勵方始姑涵貸而訓戒之責
其後效可也

又

私念臺下驅車遠塞以孤軍當番虜之交夙夜劬
不遑安處危苦極矣耳食之輩技癢之流猥欲稱兵
動言罷市甚至上章告急貽書詆譏是羌虜易摧而

口舌難戢也可恨如何原所以啾啾之由但謂扯會
屢約歸巢輒負不果疑與火卜二會合謀入犯耳夫
扯會徘徊西塞卽不佞輩亦深以爲憂然恃臺下在
事弛張操縱意自有妙算非人所及知者正來諭所
謂人之性命不自愛惜而爲人所愛惜斯言足以破
紛紛之惑矣幸今虜已移帳起身將由鎮羗出境卽
六月動頭七月終旬可盡亦讒五六十日事誦指可
待得此會東還虜情旣無可疑人言自無所指臺下
可緩帶而圖海上之功矣若葉中丞之書魏督府之
奏雄談豪辯雖竦聽聞而以臺下萬全之畧視之不
啻太和元氣中之一候更望采納而并容之也蓋羣
策兼收必且相濟兩說並立不免起爭今臺下經畧
而魏葉二公督撫也二公主謀臺下主斷雖其言未
可用姑且收之以備一着彼所謂絕款貢卽我所謂
分順迨非有二也但我識先後着而彼欲以末着爲
首着差不同耳能收之則彼爲我用而我大若見謂
異同我是彼非相持互敵而我及小矣語云德有容
乃大事有忍乃克有濟此不佞一得之愚冀惟裁察
凡軍謀議有取舍而無示異同可也

又

奉書知大兵以九月望日分道並出直抵穹廬之北
去邊五百里不見一虜蓋自漢衛霍度漠以來僅有
此舉猗與盛矣還至仰華寺復縱火焚其遺構一椽
片木無有存者犁庭掃穴之烈何以加焉流虜盡散
火真遠逃西海既清兩川大定更有何事可滯節旄
振旅而還刻日可待矣必如言者謂須梟火真之頭
絕腥羶之種一虜不留然後爲收功爲竣事則請言
者自爲之非廟議所敢責成也業有明旨趣臺下前
茅矣延佇延佇

荅郝中丞

遼左之命

上所特簡亟當赴鎮已具別檄矣承教閣務所宜字
字切要非至親厚友誰肯以此道相示者顧延接賓
客咨問時事正第今日所爲缺然者京省士大夫公
事相見之外退則闔門而已實不敢通一客交一語
一則廣延博訪爲首相之事分宜處罅一則濫交多
言啟是非之端尤當斂避而實不敢簡賢傲士也但
親家不察弟所處之難耳自非兢兢自守把握此身
倒東墜西能至今日至於吏治士風頹薄已極奔趨
鑽刺蹊徑多端而將領尤甚矯枉歸正本自無難乃

人各懷私源濁流清世無此理夫能秉公忘私則心
虛氣正百事可爲一有纖芥纏綿擺脫不去一着礙
手着着皆差外則紀綱陵替法度難行內則詔令煩
繁苛察無已以此圖治不亦難乎大可慮者宗支繁
衍爲一多宦寺閹溢爲二多錦衣冗員爲三多邊兵
冗食爲四多有此四多竭四海之財力萬姓之脂膏
不足以供而泄泄畧不加省悠悠漫無措置方且崇
飾虛文料理細事枝梧苟且以娛目前則不佞所覩
面而厚顏者詎獨以伴食爲羞而已偶因賜教敢悉
其愚諸可誨提幸惟嗣音

又

昨聞遼報私念遼無藩籬之固况值秋穫之時親翁
履任方新經營未徧遽遭此寇深用憂惕不寧茲聞
虜已出邊城堡保全無恙不勝欣慰自非英猷壯畧
部署指麾中機應節安能保全城堡且有斬獲之功
哉卽人畜資糧少有鹵掠臨陣將士不無損傷以虜
衆數萬分道金進而欲秋毫無犯一矢不遺安有此
理親家誓以不欺報

主據實奏聞且議功從輕議罪從重如此乃見親家
忠誠謙慎視他蔽罪張功其人品氣義不啻霄壤矣

後山房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九
未有實心實事久而不著聞者至於念邊臣之苦體
恤矜原則在

皇上推恩當亦不肯負任事之臣耳

又

京營重任總憲崇階聞報之辰權抹無已此不但升
朝足賀卽劄遼要地倭虜交訐得離此艱難震撼之
衝已若釋九鼎之重去羊腸之險今言者咸謂倭夷
詐遁謀尚叵測而都督驕橫經畧周章甚難調馭得
不牽連粘帶爲福固多京兵積弱勢難遽振况輦轂
之下怨謗易生撫彫疲者先恩意振廢弛者首紀綱

恩意孚則羣情懽附紀綱立則百務條舉寬大簡佚
不縱不苛如斯而已切勿沾振作之名生紛更之擾
也臨淮文雅廉明勲貴中出色者相與共事可保同
心宜敬之重之若冊儲大典始議金封尋詔待嫡前
星消耗益復杳茫耿耿之愚死且不瞑其他紛紜爭
辨鼎沸波翻世道人心誠未卜於何止極大都喜事
好名後生常態而轉移機軸要在政本之地虛平鎮
定匪待多言近來下旣好爭上復導之下旣好訐上
復資之揚湯止沸不務息薪防口防川其潰愈甚宜
夫矛盾相尋葛藤不斷也不肖身負重譴跼伏巖間

淪落支離誠無佳致然得脫離是非之外拔足嗔喜
之場條然泊然亦自有一種風味蓋喜其退休而又
恨其歸來不早也若親翁才優經濟身繫安危方當
整頓乾坤何可遽懷泉石以忠誠任事以正直持身
以和厚處人以靜嘿鎮俗爲之自我當如是而已不
可着意軒冕亦不可着意山林也出處去就自有時
宜萬勿膠執是望

荅孫中丞

某起田間趨闕下獲再奉顏色庶幾朝夕左右而請
教焉乃帝睠留臺特屬翁紀綱之任擁絳騶而南矣
岐路旁皇款款之愚竟莫能悉別之三月日望袞舄
於舊京謂且儼然升獨坐總百寮也何知西來紫氣
猶尚逡巡於關河之間乎夫大厦方欹狂瀾欲倒所
望翁撐柱之力不細何忍遲遲其行而負中外人心
之跂矚也

荅晉中丞

承教時事可虞不在小醜而在饑饉救荒至計當勸
富室以贍貧民仰見憂國之懷濟時之畧不勝感服
顧今所難者不在治法而在治人耳得翁在寧夏則
寧夏之民自當不饑非有翁恤民之心卽舉翁法授

之格而不行行而不實猶未嘗恤之也其狀難以言盡矣

上張師

春初遠厓台使枉訊山居適值召命之臨已將某朽憊不堪覆出之狀達師左右矣是後三辭不允詔使在門終不能單車還報則不得不出其實才志精力委難驅策蓋瀕行而病臥者又復月餘乃克啟行入京又月餘體力乃稍稍漸復也重煩慈注申布教言至植本自我一語尤某所宜服膺拳拳而不敢忘者嘗見前人爲副相以權不在已自諉則推事而袖手

旁觀以權不在已忌人則攬事而壯頰相競斯二者並有人我之心其爲得失之念一也某自昔年在閣時入參國議有知未嘗不言言未嘗不盡事有未當未嘗不相與評駁寔不敢推事旁觀然言之從與不從評駁之可與不可惟當事者所裁斷而某未嘗着一成心徇一偏見也退而省過私室未嘗納一私交出私語以禁中事外聞也故亦未嘗攬事而至於相競焉今某所患者才技短拙學術空疎無能輔養君德拯救民艱是爲慮耳至於人已之間得失之念夙承師訓頗能決町畦于眼界置冰炭於胸中昔人

復何山房集 卷之三十六 二十五
有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爲儔而不懼者心無彼此於人也或可慰師遠念云

荅王司空

又違台範幸值榮滿北上庶幾瞻奉顏色一抒積濶之悰某之願也而旌軒中止抗疏固辭介石之貞似未可挽兼念士風波倒世道某翻當此其時得蒙優詔賜歸安車就第三主恩臣節終始美完自青門以來所不能兩見者也俯循鄙拙自絀虞機比得脫還未知皮毛當作何狀山靈厭之矣

荅衷撫臺

今歲亢旱爲災自京師抵山東西河南北異地同乾流移之民交錯道路此臣主所共憂者而中州天下之樞更爲可慮聞臺下始入境卽已發廩振饑人心稍稍安定乃茲條奏救荒事狀復皆關切民隱若慈母之止啼良醫之起痿察知其痛之所在凡可蠲除振拔自不容不急急圖之耳而驛遞誣盜二事病民尤甚禁戢尤難蓋緩徵輸留錢糧等事其權在朝廷一得請而緩者緩留者留矣今易行也惟驛遞與捕快二事其權乃在有司蘇之由我而未必能蘇也禁之由我而未必能禁也則非今之難行也其奉行之

念不勝其顧忌之念故也何也凡擾驛遞者非卑官散役也卑官散役安能爲擾乎擾之者上則貢使次則達官貴客又次則撫按司道公差人役耳而有司有敢抗貢使者乎有敢失意於達官貴客者乎有敢觸忤上官公差者乎是三項者不可問而惟裁之於卑官散役數夫匹馬之間所裁能幾何矣此驛遞之害難禁也非驛遞能害地方也地方自疲於奔走以成其害也至於巡捕人役其捕盜而出編遣由有司執盜而入鞫問由有司不良者更置之誣執者反坐之彼遂能及乎不過曰其徒衆積素富訪轉相騰謗而已殊不知騰謗正彼所以挾官府害良民之具而有司蓄縮不振曲意濡忍則非捕快能挾有司有司自屈于積棍以成其挾也此不佞所謂奉法之念不勝其顧忌之念者也而疆直自遂不媚過客不畏疆禦者郡縣亦不可謂無人顧所以維持護覆俾之安其位行其志者又在乎上之人加之意而已今臺下疏議及此誠一設法禁戢不但良民喜於除害而有司亦得以展布矣不佞於此二事感慨日久偶誦大章敢茲就正伏惟教裁是望

荅魏京兆

復宿山房集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七
某起自田間再趨闕下方幸朝夕左右稟承誨提可
以踐墨循繩少圖尺寸而帝睠明德託重留京袞舄
旣南儀刑斯遠然訓言在耳銘座書紳所謂啟沃之
術在於機括處轉移輔理之方在於綱領上提掇旨
哉言也相道無餘蘊矣惜某淺中狹度學欠沉潛念
起家踰年毫分無補不勝竊祿之愧用是上書自劾
冀以一去感悟上心而忠志難投天威莫測會且蒙
譴行矣慙負教愛愧悚如何獨有培養精神一段工
夫已不克施之下官尚可理會於山間耳若門下淵
源大學經濟宏猷宗社蒼生正茲倚賴卽荆庭蘭室
至情所關晝繡過家釐煩料理何至以長休請乎草
此奉慰并布腹心

荅李撫臺

鑄錢本以濟銀幣之不足爲其費省而利贏故足造
也今鑄之於南所費不貲解之於北積而無用何苦
以無用之貨廢不貲之財而使工疲於鼓鑄官憚于
遠輸其亦失策甚矣不佞竊嘗謬議今公私匱竭之
際惟有錢法一事可以通利權便民裕國而但苦於
主持不力行使不均故其法乍疏乍塞下及操柄上
及聽之而說者纒云宜從民便夫錢民之資也衣食

賴焉安有予民以衣食之資而民反不便者乎其以爲不便者止用之於市肆而官吏俸糧軍民租稅罪犯罰贖不得搭配是塞其源而欲其流之通也其不行有由矣誠如大議自官府下至市肆通用制錢與銀相權而行他錢弗與卽有他錢別設法收之以爲鑄錢之料如此則法守一利權通民孰得而阻撓之者倘以爲民便可聽則工之便亦可聽也豈有錢不可強而行獨可強而鑄哉鑄則必行不行則不必鑄此兩言者甚易決耳生愚無識獨服大疏所議爲是當卽贊之於大司空也

荅沈光祿

再奉誨函仰知雅志直將高蹈遠引莫肯夙夜此於潔身之義得矣如君國何然士習方騫於奔競而臺下抗恬退之節以明高主上方耽於宴安而臺下設疾疾之端以示戒所以風厲世教剴切聖躬意義深矣遠矣非漫然求去者比也誦之欽服肅此謝教并申攀挽之悰幸抑邀恩勉副眷留

荅邵督府

互市之權我與虜共之者一低一昂勢居然也惟彼方挾其重以要我我休於其挾而急與之講則彼得

勢而益昂矣惟不有其挾而亦不受其要彼以急來我以緩應曠日持久彼計滋窮勢必自折翁處卜會得其術矣來貢者進不來者不强馬好惡期先後悉置不校若是則我乃益緩彼乃益急宜其遷要挾之謀爲就講之說也卜會既下諸酋畢來此所謂以拒之之法招之耳且莊會認罰又已有端套虜聯翩而下功何偉也願佇願佇

又

諸老每談邊事輒言兵當練田當墾也安邊長策誠無踰此顧練兵墾田亦非可以旦夕見効餉不足則兵不可得練費不具則田不可得墾今司農虞慶爲國守財不敢加錙銖於額外兵多餉少地曠租微欲以興事良亦難矣近雖稍有給發不知可少紓待哺之急否誠及翁在事藉資乘會酌定規條練士開屯次第脩舉卽不敢望邊庾盡滿行伍皆克而所謂完一分抵一分之餉有一人得一人之用固當立見成功耳惟翁毅然圖之

荅王麟洲督學

不佞諸生時卽蒙先師教育比塵仕版復隸鳳洲公部下蒙作新焉則徼寵於德門渥矣顧緣歷闈音候

久殊頰焉之衷徒有瞻憶頃者恭符肇啟端士偕升
門下奉徵鑒於丘園提文衡於閩粵將使海濱化俗
嶺徼興賢大師得人寔茲欣慶若某猥以虛鄙濫廁
深巖集木臨淵未喻怔悚擬以進止大義稟俟誨裁
乃遠辱璠章謬加褒藉愧汗如何肅附謝言并布衷
悛惟門下惠顧世好而幸教之

荅陳漕臺

泗城水患浸淫民居墊溺不佞稔聞其狀第未知所
以疏導之法宜從何處下手昨得總河公書備言開
施家溝與周家橋非策謂其洩祖陵之王氣妨清河

之運道也且言其說出於鄉士夫懼改州治憚于遷
移因倡此議不佞竊謂人情安土重遷或偏見一隅
之利害而不睹大全亦容有之乃今接奉教札具示
淮黃源委高低曲折之詳水勢河情較若指掌則周
家橋亦似可開夫下流洩則上流自通外水消則內
水自減此事理易見者而總河公以爲不可其說止
於洩王氣妨運道兩事耳今云黃河相會處去祖陵
百六十里外又在後不在前則流破天心之說總屬
支離而與祖陵似無干礙且開後設減水閘以時消
息如來論所云水大則開閘以洩水小則閉閘以濟

運似又於運道無妨矣乃總河公執言不可開者其生平精力用之於高家堰獨多誠恐周家橋一開而高家堰或決隳成功而招後議云爾而不知翁之爲泗城謀固善爲高家堰亦未始不周也且不開周家橋而高家堰亦安保常完而無決也哉幸翁再與總河公從容計之計定而舉謀不必自己出功不必自己成漕務河防均之幸甚不則當遣官閱視會議恐地方又增一番勞擾耳

荅石司馬

某忝侍末行向同缺念而適以邊虞急攘之日被譴

罷歸豈其避難而以憂勞詒左右事會偶然耳翁天植忠貞英畧規運與政府二老謀斷相資何釁不除何亂不戢正無所用於僨事之人也乃款貢之議不肖與聞始事史曾旣執宣蒞之間可得安枕陵寢庶亦不驚兩年市賞委宜准復况西夏方有松套諸虜之急羈縻牽制正惟此時所以冒有陳說幸蒙不鄙轉聞於上遂定今盟不但可堅款虜之心且可爲制逆虜之地封疆幸甚至於戰守之備他鎮不及知若雲谷之間賴蕭邢二公振作經營儘勞心力廟堂之上不可不特加體恤委任而責成功也若寧夏叛卒

當始發時能作區處或設間購求防其內潰或分兵屯守杜其外援只須一介之使片紙之檄可定而遷延規望縱火待泉直至賊勢已成途謀已合匈虜入犯而後請命朝廷求援鄰鎮掘井救焚不啻晚矣卽今遣將徵兵監以直指天威震動宜無不剪之克然已費力百倍顧事勢至此有進無却卽傾內帑災良民難復顧惜螫腕斷臂豈應慮傷好肉也只恐賊壘未易破破而禁妄殺正易制令也嗟乎寧鎮之宗藩士民亦甚衆矣知謀勇畧之士宜不少矣而甘心叛卒受其迫脅如土木偶人隨賊提挽經時歷月無能

出一奇一計當賊者意爲身家耳而賊不滅身家寧可保也生媿蕭如薰死媿梁琦矣彼噶氏父子跋扈日久而以姑息養成其不軌之謀隨府一恣睢暴戾無行之人而才賢薦起使人于不善之黨厲階禍本若有數以湊合之庸人緩頰高談裕蠱而有餘賢者奔走馳驚救敗而不足翁遭時則然不得不身任社稷之重勞固不可以辭而將何所歸罪哉承賜咨稿內旨意准將史曾監候不必解京甚得鎮重之體且監候緩死可因以招安餘黨後面更有着數可做前此擒獻趙全輩正由倉皇梟斬致遺餘孽所以有

今板升之族良失策矣至還諭虜王約束諸部毋得
擾邊數語亦甚緊切松套諸虜利賄助逆須得虜三
禁約縱未盡從亦少斂戢我軍乃可得利也惟翁
意某罪廢不宜軍國事恃愛漫及幸秘之

復宿山房集卷之三十一終

復宿山房集卷之三十七

山陰對南王家屏著

書二

荅孫中丞

比來國是紛紜朝綱陵替雖則士風浮薄亦由表率
非人於公平正大之體或未盡焉自翁拜命朝士大
夫無不翕然傾服咸謂人心世道反正還淳在翁此
行誠未可以疾爲解而戀戀里門興嘉遯之思也西
山之西有蕨可采不佞非獨無是志時尚可爲而莫
肯夙夜進退之義覺猶未協耳惟翁酌之若徵信于

筮則不佞亦頗通其說夫敦艮以厚終爲吉取在不
變所守翁直節貞標屹然山峙不可轉移正在今秉
憲之日可以表見趣操完美平生何厚如之豈止而
不進之謂哉且艮之上九爻動變爲艮之謙其繇曰
黍稷醇醲敬奉山宗神嗜飲食甘雨嘉祥庶物蕃茂
時無災咎獨蒙福社夫山宗孝陵也庶物蕃茂饑而
不害歲將屢豐也由此以觀翁往且當培豐圮萬年
之澤而獲嘉祐綿休祥于未艾詎可曰止金以就正
于秉筮者

荅張撫臺

薊鎮疆事積靡日久比聞蓄寇養禍更倍往時蓋虜
欲無厭所求皆遂而我兵虛設一矢莫加以此之退
怯成彼之憑陵又何怪焉臺下躬履邊垂策慮幅憶
慨然斷謂可剿此奮武之壯猷靖圉之遠畧也乃爲
共事者所牽沮不克同心并力以騷除于門庭之間
豈天意未欲息胡難耶今夫爲難薊鎮者獨長昂雖
有東西二虜一則絳後顧於遼陽一則餌厚賞於宣
鎮其不能相助明甚抑何憚於彼可爲而又不爲也
嗟乎人情謀國之念率不勝其自謀之私誠使優游
玩愒可以自全何暇遠慮臺下旦夕且入今國紀陵

夷所見無非剗邊事者意慷慨憤厲又不知當何如耳

又

田兵事偶爾議及輒以謬見請裁非謂其可行也承教議復輜重舊營則兵有所歸餉有所出爲計更善顧生竊疑之本議墾田爲興水利也本募南農爲訓北農也乃今募兵爲農以一訓十以十訓百農尚憚習墾田之利尚未可必興而議者已有聚兵難散之慮况於籍兵歸伍彼已爲兵誰復訓農若曰派以田畝科其仔粒則此乃屯田也非水田也水田之興不

論軍屯民地成熟拋荒凡可通河渠作溝洫者皆得墾治若屯田則止撥軍人領種而已民田成熟者孰肯與之金耕而食乎若是則千六百人墾田有限安在興水也墾田有限安則收穫亦有限公帑何時可償也幸臺下更策之雖業有成議慮始不得不詳耳狂瞽之言高明裁教

荅劉撫臺

夷夏之限全在藩籬藩籬固則堂堂安矣車里元江阻遠滇雲迫近莽穴內攜外附事勢居然所恃我之兵足以威恩足以結外破散其黨與而內收頓以羈

籠則不招而自集之術也卽今岳罕俘矣莽曾遜矣諸部降矣元江車里能無震乎彼內不見收則外合益固是棄降以資莽耳賴公籌畫便宜計安久遠乘討莽之威而收元江又因元江之附而下車里是不煩一矢而荒服悉歸土疆盡復也堂堂天朝豈有愛於爵賞而不以順遠人之心哉惟是懦猛旣馴之後八百老撾不可獨令自外亦須降下乃爲完策耳姚州鎮南金稱要地擇官而任亦經畧所有事也該部俱當覆如大議矣

荅賈撫臺

各邊屯田廢壞已久清查甚難間有開報止具虛文原非實數所以按籍則歲增一歲徵比則年累一年蓋徒查糧而不查地徒增糧而不知均糧之過也誠如貴鎮設法總查頃畝細查荒熟地有餘則通融攤糧本堡不足則照舊以俟開種如此則舊田糧均而易輸新田科輕而樂墾屯政安有不舉者乎推此行之各邊可也至軍馬芻餉之數悉爲清查鹽糧工程之議曲爲酌處無一事不當於實用者幸力行之

荅陳撫臺

風會日流道義寢薄忝從珂佩因見古人一別光儀

復宿山房集 卷之三十一 四
寔切眷焉之想江藩重鎮節鉞遙臨將吏士民均有
厚幸惟天時苦潦漂廬害稼頗以災聞軫瘼咨艱當
不能不厯仁人之拊念耳如僕虛庸弱植重荷罔知
建樹深媿觀摩辱惠德音足徵不棄所冀時加箴砭
無徒以美疢見詒

與楊司農

昨歲江南靈潦田禾廬舍漂蕩無餘歲額漕糧多從
改折計太倉儲積當無幾何而今島寇方張軍需倚
辦民暑國計重以兵食調停補苴百倍繁難知匠心
之獨苦矣向來章奏太半留中行取銓除悉皆廢格
自翁兼部事聽選者候補者又次宜升遷者不旬月
之間而經年累季之滯牘釐然盡舉而章入卽下亦
無復向之稽留矣孰謂主上不可以忠誠感格也一
時中外人情無不歡欣讚頌願翁卽真而不佞弟所
望更切脩祖宗銓選之法續先師統均之規誠在翁
之一身矣及覽執奏開礦大章累幅連篇備極忠懇
不勝嘆服奈言利羣小惑上已深此非可疾諫強爭
者徐俟端倪別作旋轉可也

荅蕭督府

今海內窮困已極而邊方尤甚所恃以撫恤軍民者

全在將吏資給儲餉者全在屯鹽屯政久隳鹽引積滯祖宗之舊法已大壞矣方當根究弊源力圖興復而姦商夤緣漁獵且藉開荒名色攘臂邊城占田既奪農利占引又奪商利開荒無實既壞屯政中鹽無實又壞鹽政若此者可謂有法紀否乎至於將吏鑽求陞用禁例甚嚴向時干請者或陰有庇託尚不敢陽露其名或小有營謀尚不敢大彰其跡今乃公具姓名盛行賄賂內憑城社外附要津至求閣部爲之致書督撫爲之咨薦剋剝軍士而下不敢言欺凌司道而上不敢問若此者又可謂有法紀否乎不佞每念及此切齒痛心恨不能少有匡正而此中根柢之姦盤固之蠹如臺下所云云動相掣肘者更可恨而不可言矣憤惋宜如何顧悻悻之愚無可告語恃在教養之下素服臺下公忠正直知於此輩必有潛消默折之術因敢畧布其私

又

不佞迂儒耳何知疆事第西陲單弱固所素聞而該鎮每有書來輒言戰剿私心訝其非策然竊意兵家尚聲或陽以爲名而陰持其重臨事當又審慎未可知也比得洮州損將之報及定羗堡事乃知謀非素

復雅山房集 卷之三十一
定禍出輕嘗操縱無權恩威兩失逆節之萌未必皆
虜會之罪矣事已至此不亟省圖乃徒責備東藩欲
槩停撫賞臺下謂順逆不明怨憤必起未靖西陲之
禍又挑東塞之釁誠確論也但今又有火會勾引順
義渡河之報乃該鎮安危禍福不測之時得臺下傳
諭虜王平事東歸甚幸萬一助兵火會渡河生事卽
扯布等會市賞未可盡停而虜王與不他失禮二部
市賞似亦宜暫爲停革以張國威而行震鄰之急也
惟臺下籌之若史車逋逃之夷臺下已自有處乃元
老頃與不佞議諸夷非我族類甚費撫防卽目前收
還後日必又反側不如乘其叛而逐之似亦肅清內
地杜絕釁萌之一機也裁斷是望

又

擒獻史酋事臺下獨勞神慮成此不世之功謂宜獎
荅高勲渙頒異數而兩年市賞斬于虜王失信外夷
狹小漢制不佞誠私心耻之茲奉大疏於市馬撫賞
中量議裁革堂堂朝廷使賞功之典募府不得專制
於外而動從中覆其何以存國體而堅夷狄恭順之
心也至寧夏叛兵當其始發之時爲總督者特遣一
介之使下片紙之檄招誘其渠魁撫安其脅從不應

則赦其黨與而求其首惡如劉東陽者或從中間之
或從外購之或募敢死士襲而刺之方畧不可枚舉
但謀其首而其黨自携且有執以爲功者矣最拙則
舉三鎮之兵力以臨一鎮何堅不克又拙則遣通官
傳諭松藩諸虜無納叛卒得叛卒一人獻者賞銀若
干則我以叛卒餌虜而虜以叛卒爲奇貨也縱不能
必其執獻亦可免其交通矣計不出此而袖手坐視
今日討宣大兵馬明日討虜王約束屋中失火招呼
遠隣遠隣卽來屋已灰燼而况未能便集乎在內者
復不知委任督責之術今日議
廢將明日議起

某司道周章孟浪全無主持就如婦人渡河小兒冒
雨脚手不定傾跌叫呼殊可笑耳以此戡禍戡亂不
亦難乎彼其向之高談戰剿其伎倆竟何如也夫在
宣大以夷狄擒夷狄而史曾可縛在固原以全軍制
叛軍而劉東陽不可得人之智畧功業相去何啻天
淵而已不佞廢棄之人不宜復聞國事承教因漫及
之抑憤懣積衷狂態頓發殊不能嘿嘿寧忍也

又

往聞荆翁特疏謬舉固已預憂坐累妨其魚水之懽
爲書止之詞甚懇切以爲薦我非所以全我而愛之

或恐其害之也無何會疏上而詰責之旨果下紛紜
譴斥銓省幾空矣不肖草土廢人誅之極之何足憐
惜乃部院大老臺省諸君並以不肖干連無端受咎
不肖無乃爲妖星厲鬼禍衆殃人者耶聞狀以來股
慄心寒無顏可立人世恨不卽死以絕株累之端也
顧念不肖卽愚戇冒上何至震怒不解若此人臣一
身生之惟上殺之惟上威何所不行而不于其身于
其舉之者又何必曲求旁引而曰此會推堪用非會
議起用至以上言德政例之乎此其中簸弄樞紐造
作機械不止毒不肖一人不肖死於君則死耳寧能
死於此輩則不得不強顏苟活以待斧鑕之及而後
敢死也夫國之大政莫大於用舍刑賞以某之不才
多罪放斥之可也誅極之亦可也而荆翁以請告歸
矣太宰又不安其位去矣撫鎮司道以畫邊事觸忤
疆禦者尋端罷之逮繫之矣乃要功生事誤國殃民
與夫跋扈飛揚恣行胸臆者曾未嘗出一言片語問
焉用舍刑賞舛錯如是宜老成憂國者所爲感槩咨
嗟也顧奈何輕言去哉幸爲社稷計爲三鎮軍民計
非某敢以一人之私願依依左右也

荅王荆石相公

辱惠手教所以誘進不肖者沾沾盈楮至暱就之謂是在天比翼前劫一身不肖卽不敢自附于羽儀而腹毳背毛相得於形骸之外固已久矣將託性命寄死生於左右子孫同好惡不相背也而几案之前跼步之近行藏進退敢有二心所陳病苦委皆情實審已量力知足知止此正不肖所以保生平之盟成一體之誼者也第令輿疾而出旅退旅進乍蹶乍起其狼狽可厭之狀爲道路所指笑翁台寧願之乎乃舉乙酉故事謂不肖不宜援以爲例以翁台德望隆重莘野傳巖未方其出處而尚云有五可辭則不肖所當辭者詎止於五卽不肖前勸駕翁台今非自謬爇火宜待光於日日已出爇火固應息也至謂翁台痛國是思歸非慮國事難處惟恐翁台有去志則不肖豈應復出翁台肯留則不肖尚堪出耳此皆肺腑非敢有一字矯僞惟翁憐察

又

自翁奉詔歸省主上數月以待公卿士大夫數日以待而不肖某乃數刻以待也延佇久矣覬望深矣卽旦夕至猶以爲遲而奏使再來箋誨申布人間母子依依難舍之情惻怛肫誠古所未嘗有讀之而不歛

獻瀆滄相體相憐真桀跖爲徒梟狼作類者耳世上
何物浮榮衮衣玉食之供足相羶漫而亦豈兒女麋
鹿之私咕咕把臂附耳可移易至性者哉良以主上
腹心非翁靡託士紳耳目非翁靡從宗社大計軍國
繁機非翁靡定靡決一出則隆棟升而國勢安于磐
石不則綱紐弛而朝政棼如亂麻天下否泰安危所
關非細故而巳也某不敢謂親後於君忠重於孝而
晨昏定省稍緩於宵旰之憂勞彩侍驪娛不迫於蒼
生之愁痛時固可以暫出而情不忍於坐觀也翁試
觀今日之事勢與夫朝野之人情能儵然怡閒居
養重否乎徵命不可及汗詔使不可淹留萬口同然
而某不能以一人之私趣翁出又安能以一人之私
贊翁不出也若翁肯幡然一出俟國事稍定人心稍
安於是復圖歸省某卽至選悞不任當竭力慇懃之
矣

又

自去冬奉書後日夜延頸而望旌輪心欲折眼欲穿
也蓋誠見樞軸之地久虛無人天柱地維岌岌乎有
搖杌傾欹之勢得翁蚤一日至庶朝廷蚤一日可寧
不肖某可蚤一日紓於厭覆之患而過歲不聞音息

已自惶感無聊思欲竊銜委轡而走不意乃竟以奔
踈僨轅遽此摧輪脫輶之禍也其何顏可復見門下
正席藁驚悸中忽接台翰知堅意老伯母側不肯出
所上表視前兩疏詞愈迫情事愈危誦之令人酸鼻
刺心泪漉漉數行下何忍復以君臣之義傷翁母子
之恩且不肖方此乞骸引去又何敢以逐臣棄婦而
談忠節之事然不體翁之至孝而疆翁必來則不忠
於翁不思國事之艱危而曲順翁意謂可以不來則
又不忠於國此兩者卽不肖某亦且心戰莫知所決
則聽命於

主上可也

主上意旨嚴緩翁出山蚤莫關宗社治亂安危大數
自有任其憂者而不肖已不敢與聞內命幾兩旬矣
不肖所恨者前後侍翁政本之地五年一嘖笑步趨
無不眎翁爲楷式是非毀譽出處進退無一不願與
之共焉而翁在朝時不能留其去其歸省也不能待
其來用儲之議向賴翁得引其端翁去遂隳其緒不
肖不但負
主上負翁之恩亦不淺矣顧不肖所以去要不止用
儲事自翁去而

主上所以待閣臣者體貌可知也上任之甚輕而下責之甚備與其辱國無寧冒負國之罪而已翁能諒不肖之心否也

又

不肖某向侍左右曲荷提携以克執矩循繩苟免顛躓一自綵輿南指寮案星分不肖猥以孑然之身承攝筦鑰大厦一木勢固難支然猶疆勉撐持意謂袞舄遄旋釋擔有日何圖微車留滯命駕無期因是狂簡靡裁戇愚自用偶爭儲議遂冒天威孤犢當棘宜有叟駕摧輪之患無足怪者尚賴主恩浩蕩未卽加

誅放許生還良屬厚幸然罪釁深重慮非一去可逃卽伏處巉巖時恐恐然若雷霆殷震也蒲輪旣入魁柄有歸不肖始稍稍收復驚寃發舒意氣顧自恨付託不効決裂貽憂當終已無復面顏可介紹門下伏辱台伴遠涉鼎札下頒寶牘瑤函如從天墜且悲且喜感何可言恭諭太母怡愉道履嘉暢宮府雍穆朝省淑清此天所以純佑人國家俾君臣父子之間慈孝相安明良交合斯百順所繇萃六符所繇呈也卽時事多艱士風滋薄以翁台德誼聞望學術才猷康濟轉旋何施弗効乃猶取節棄斷問道覆車循省乖

違豈勝愧忤緒短緒長莫罄萬一

荅陳漕臺

承教區扶主德謂宜調停靜定此是格心之論夫子謂信而後諫先儒亦言委曲以開導之盡力以扶持之至誠以感動之則諫牘果不在紛紜頻數紛紛頻數則上易厭厭則主過遂臣術窮矣鄙見謂須專而有漸勸朝講則單言朝講請建儲則單言建儲如此則言不煩聽易入也且其爲力也厚矣勸朝講而聽乃請建儲請建儲而聽乃更言他事如此則言之有漸聽之不覺其入而易從也其有不從然後可以強諫力爭卽數而取厭取疏以去就決之可也而今之諫章只可當一條陳疏以事多爲傾竭而不知一事不從百事停格矣諫術真難言哉敬復

荅申相公

頃蕪牘入奏未蒙俞旨翻辱美褒愧死至承台諭丁寧刻期相待若謂賤疾可不攻而愈者嗟乎以翁視僕豈愛惜軀殼圖苟旦夕之生稍有微痾不勝其嘍啣者哉誠自度其虛羸困殆有不克支撐者而後乃敢言病也若僕之疎庸謏劣不足以塵末席而奉下風其可憂可懼者豈獨在疾與其辱命寧方命

焉雖負翁今日之恩猶可全前日之愛也不則僕誤翁翁且誤國求如今日僕有未形之慝翁無失人之悔兩相成而相重豈不難哉區區鄙誠入告於君相退言於妻子一口一心更無別緒如或矯情爲讓詭故偷安有一於斯天日共鑒惟翁憐察

又

昨小疏承教前段已畧加竄改第求去之說鄙念已決反覆更置竟不能成且亦詞意不屬聖意歷歷勸之言久矣更之恐又成套話某此去正謂翁位地藉此幹旋上心或亦一變計也謂某不

右豈人情哉惟台慈垂察

又

小疏上已四日不下干冒天威不測此身莫知所措詰且先發妻子行矣倘有不測全仗台慈得保全首領以歸始終之恩也銜結敢忘

又

不佞某不自循揣妄言自陳以冒天威詒憂左右愧負不淺第一念忠赤本欲藉此以感動上心爲門下措手之地今疏稿見在可覆也有一語可疑一字可訝乎而志意難明欲益反損某何足惜二百年來內

閣體貌某一人壞盡豈不惡哉惟門下一賜迴旋俾
某得早一日出國門卽門下終始之大恩也

又

不肖某性資最劣舉動多尤向恃標表居前併蒙在
上故迷冥知所嚮往荒穢得以蓋藏未卽顛墜寔皆
門下護持之力也自違履舄頓軼周行橫驚狂奔摧
轅馱駕駑材重載勢必及茲語云沉淵陷谷乃感前
茅震雨凌風方思大廈正不肖今日之謂矣尚賴餘
庇得道嚴誅薄譴放歸大喜過望惟是堂廉隔絕宮
府睽離國體朝綱日以淪替人心世道日以傾欹整

頓匡扶必須舊德謳吟想慕况切羣情翁台又安能
恣杖屨於青山置經綸于高閣已耶不肖某乞得骸
骨行矣田間苦樂海內安危占象泰階以翁出處臨
楮不勝翹注

又

不肖某本塞下腐儒無當用世謬辱翁台推擇延置
機庭比邁家難免歸又復虛席以待其禫除而趣之
起召此於知遇之厚期望之隆不肖豈情於心而甘
自棄者哉顧當寅僚之盛際太倉新安二老主謀而
翁台主斷譬之艤艫操舵理篙楫者足賴不肖唯應

處佚而臥安瀾之上已爾乃自三老相繼請告以歸
堂廉隔閔朝省人情翻然易局不肖於此時駕無舵
之孤航泛茫洋之巨浸欲無覆沒得乎卽不以慙諫
得罪去去志決矣去而冒雷霆之震不足驚忍草芥
之擠不足愧所愧者決裂大體隕隊前徽負知遇知
思與所以期望者當終此生無辭可置對左右以是
罷歸十載音問積疎雖川塗之阻脩寔由心顏之忸
怩也未審翁台能諒之否頃仗精忠格帝大信成孚
主器有歸羣情翁定不肖因得傲存問之縟典冒塵
敘之殘榮洪苞雲垂餘沾波及揆今邈昔敢不知所
從來南首江雲但有馳注

荅蹇撫臺

邊計重大將士苦寒必須錢糧稍有贏餘乃堪調度
若析薪而爨數米而炊此但可以贍五口之家非所
以立三軍之命也承教遼鎮覈減額餉歲省一萬一
千有奇在台臺自毫釐而節之不可謂不損約乃以
國家之廣大而與士馬爭一芻一粒之利裁削於匙
箸之間槽櫪之下亦大窮乞矣薊鎮陵京重地恐又
不可以搜剔他鎮者而槩操之也惟主持是祝

又

比來詔令數易國是參差文例猥繁事權牽掣其弊
惟在條陳龐雜人一意見而意見又非真睹真聞人
一口吻而口吻又乏公非公是其才者捕風捉影弄
筆作文不才者且指東擊西傾危敗類非獨邊事然
也乃部院題覆槩無擇言內閣票呈一切依擬則其
過又豈獨在條陳已哉承示會題車營備禦大疏謂
議論大繁勢必徒事文具無補邊防此正不佞之疾
首痛心而恨者也願習定套成何法可挽爲之太息

又

凡舉事最不可有功利之心除却功利無事可爲一
有此心便復害事卽如古人治水墾田豈不是要興
水利成田功然必勤胼胝者八年而後水道始通較
豐凶於數歲而後田賦始定則知旦夕之功目前之
利雖聖人不能圖也畿輔水田非盡可開墾亦非盡
不可開墾者朝廷用言官議委其事於尚寶君尚寶
君於水田身親涉歷精意講求決以爲可成者數年
矣一旦受事不患不任正患其任事之過求功之速
或拂民情招物議耳乃尚寶君亦自言始事寧少勿
多寧緩勿急寧相順勿相強也何圖尚寶未出而豐
玉之工已興矣當其興工固且恐尚寶一至煩擾地

方而不知倉卒經營亦自有一種措辦於是農不足而募南兵以克矣餉不足而貸庫金爲費矣其後費不能供兵不可散而議復輜重營以處餉矣法誠善意誠良然去水田之議則已漸遠不佞向固疑之而有書以質於前督撫公謂募兵爲農以田授兵乃屯田非水田而農可散兵不可散兵且無餉農何時有粟乎會有成議兵車營竟復而尚寶君見豐玉間田已成其志意滋廣遂去而之河間真定談治河決渠之役矣役未興而議起以有今日不佞因有感於國家之事其爲而無成非獨怠事者之過而任事者不能從容計慮次第舉行稍有急功利之念亦必決裂破綻而不可久則此水田之工是已向使豐玉不募治田之兵真定不徵治河之卒以開墾屬之百姓以勸相付之有司而行田使者歲不過一出省視但以勸相勤者爲盡職勿以墾田多者爲賢能如此行之數年當今荒蕪漸闢水利漸興而官不知勞民不稱擾豈至急目前之功而阻累世之計哉嗟乎已矣事已至此無可爲矣獨今水田雖罷而營兵固存帑庫之金旣無所償輜重之餉將何所給誠不能不厯臺下之籌畫也顧此輩向已失之遽招今可驅之遽散

惟分已開之田以抵額餉抵者有數則餉當半省而易供散無用之卒以補別伍補者漸多則卒當益少而易散是在一運量之間而已不佞何足與計第大教下及僭有區區之愚因敢就正左右幸賜裁擇

荅雒撫臺

今九州貢篚載道而來疲人損費者某不能悉數而蜀扇其一也夫一歲之暑無幾去暑之用其資於扇者亦無幾削竹敷紙裏勁外規揀而運之輕颺頓發豈必蜀扇然後可以致風哉卽出於蜀者爲佳多不過千握少數百握而內庭之用已自克然而有餘何

至殊形異製什伯其名累篋連箱萬千其數若此者使官爲之官耗其職矣使民爲之民妨其業矣不知其式樣之定數目之增起于何時而至今遂遵以爲額貢歲歲爲蜀累也第今巴蜀之民無他租賦以扇爲繇道路阻脩業苦遠致而况於常賦之外又有此獻是天下之租一而蜀中之租二也矧租或有時而蠲扇則無歲不入其累當何時而已乎誠使上用詘乏雖費且勞未可已也乃御用監每歲製扇所費不貲扇豈少乎而又益以蜀中之貢竊謂自兩宮六御而下卽日三易扇亦無用若是多耳而內歲歲有製

外歲歲有供不見其積者則賜予無節也以賜文武大臣無幾耳以賜戚里雖多不過百分之一至以賜闈宦則不啻十散其九矣是耗官帑糜工費勞人萬里而致之內庭者無益於上用盡以供闈宦之資者也豈不可爲扼腕恨惜哉舉一扇而他物入貢者大都類此矣古之聖王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今天下之所奉者豈止一人而已奈何欲天下不困於徵輸乎某夙夜念此至熟而貢扇適至見所籍上之數不勝咨咨大息退而拜私眴之辱益復驚訝以爲過多及詢之二公乃知故事相沿已久皆有所予非一手一袖物也嗟乎在我手袖者猶不能無所予而况爭議於人主之前欲以樽節其出入豈不難哉不佞蓋因是而增慨無已而又自媿不能一伸其愚戇也然感明公之惠則已深矣體國憂時諒同茲念

荅許相公

某畸單寡耦局趣無奇徒以一念朴誠謬爲翁台收采腹心至誼視儕輩有加焉顧愧無以佐下風贊末議者猥自附於升儲之請而犯顏逆耳乃使翁獨失意於主上某於此時豈當首鼠自全諉以爲不與已

事哉然所以逡巡未卽去者政本之地虛其無人姑
暫守直廬之筦鑰有所待也何圖赤舄旣遠黃綺不
來鷓鴣咏而周室方危鴻鵠歌而漢儲未定期期不
可敢謂無人乃譴何橫加斥逐欲盡此時欲復依違
保祿緘默全軀誠恐盡棄平生無顏復通門下勉希
高躅直冒嚴威死生以之無言去就矣時方席藁敬
此附書倘藉庇生還尚當渡河踰淮遠謁杖履臨楮
無任瞻馳

荅葉撫臺

邊事自款貢以來因循養寇已非朝夕臺下憤扯會
之反覆詫平處之非宜慨焉有雪耻除兇之志卽此
一念忠可以貫金石義可以激三軍不佞誠不勝竦
服第今卜酋旣已認罰扯酋亦將東歸火真之勢漸
孤則臺下蕩平兩川之功可計日而就若虜方馴伏
未有釁端而遽議革號斷賞之事恐虜勢連合不惟
臨洮構兵而延寧宜大之間亦已樹敵紛紜糾結勝
敗未期萬一參差何以收拾是臺下舍易成之績而
規難必之功釋一隅之守而任七鎮之責也同舟之
人且有忌心矣幸臺下熟計而緩圖之卽機會可乘
時難再得亦必須與經畧公密切商議議定而舉舉

必萬全正所謂師克在和集大事當協人心也人心協比何謀不遂何爲不成所云革號斷賞之事雪耻除兇之烈終當有賴於臺下豈必計效眉睫哉

賀沈相公

春秋之義尊上公爲之宰四海無不統焉位貌至隆重矣顧非能自爲重也人主重之瞻爲心腹百官萬民重之恃若砥柱然後能重其身以重朝廷而宰之名足尊則翁台之今日是已翁台以甘盤之舊學稷益之嘉謨懋姬旦之經綸負阿衡之望實舉世期之以公輔聖主優之以賓師蓋三十餘年於茲矣壬癸之間宜比肩余許卯辰之際宜接跗申王詎惟宜起不肖某而先夫豈應在蘭谿新建之後此自士大夫公論非不肖所敢效諛者乃今風雲之會合雖晚而霖雨之霑沛應期主上眷注久而相得權則倚毗彌篤羣情僉望切而具瞻遂則愛戴彌堅誠上下交重之一時荃宰足尊之殊邁也某鼎慙覆餗駕愧摧輪林壑之辱人廟堂所吐棄然而蓬依麻直蕝襲蘭薰氣味尚存形骸匪隔又自審褊衷僨事由於望輕竊羨夫正色立朝翕然倚重願以身爲驥步之戒鑒於前車因抒忱於燕賀之將託之尺牘尚祈緝熙主德

復在山房集 卷之三十七 三十三
潛格非心軫恤時難漸回元氣則世可比隆於三代
而某亦太平之一民手額欣欣曷勝鳴豫

荅鄧憲使

承示方中丞二集生受而一再讀其它詩文皆可纂
入志中獨其處將事宜內有數語暴鑑川公失計竊
意當時始議正由二公協心合算遂建此無前之偉
績卽少有異同無大矛盾幸而事可功成豈必自己
至形之文字辯論間逾益小矣昔徐吾夜績猶將借
光於鄰曰益一燭不加明去一燭不加暗也而况同
時督撫任社稷之役者乎且公之功正不必詘鑑川
公而後顯也某固非知言者然誦其文至此則竊詫
其有拔劍爭功之態而虧虞廷德讓之風大臣立言
恐不宜如此此一篇文字所繫邊事最大後來尚論
者以此觀公之爲人恐友生嘗議云爾儻曰克國言
功無嫌自伐則非後生小子之所敢知矣

荅褚中丞

某踈鹵迂愚無足比數特辱翁堂知愛左提而右挈
之方幸瞻怙儀刑稟承誨督亦趨亦步範我馳驅乃
雅意西山抗章請沐雖以主上眷留公卿推輓匪席
之旨竟不可撓悠悠我思曷勝纒纒重以一跡孤踪

復宿山房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四
才焉寡與徘徊岐路去住莫知所裁懸想杖屨優游
琴尊清曠仙几曼隔徒有嘆羨而已伏厯遠念惠我
德音懷感隆情曷勝軫結

寄楊漕臺

不奉台教積有歲年廢處田間轉益踈曠然德門慶
趾濬發於公郎宸展渥恩賁敷於衮席時竊聽睹則
固未嘗不高仰而侈談之也至於經畫河淮周爰分
導卒使決者塞淤者通巨浸俄平狂瀾頓戢祖陵之
弓劍無恙士民之釜餽攸寧此之爲烈真可以比績
平成而宣房瓠子之歌不足爲今日誦矣欣服又如
之何塞鴈江天風期綿邈偶便一槭起居南向不盡
瞻馳

荅梅督府

承示火曾鴛鴦狀以捏工川之豐廣駐牧有資加歸
德堡之孤危應援難及宜狡虜之睥睨而憑陵也然
恃臺下居重於上多方伐謀知火曾之志必不能逞
旦夕且自困有拔帳而去耳何也歸德所可慮者不
慮一火曾慮火曾連結套虜整衆偏我倚順義爲聲
援而脅下諸番爲羽翼也以今策之相真台吉與之
大不相能此內郤也順義必不肯棄市賞之利而爲

復宿山房集 卷之二十七 三五
之助番族必不肯棄茶馬之利而甘於降此外攜也
我因撫其攜以構其郤俾之自顧不暇此所謂以夷
制夷之術知臺下計必出此故度火曾之必不能逞
也雖然古人軾怒蟻塞蟻穴亦安可不預爲備乎則
大疏築堡增兵儲餉之議是已

荅許撫臺

接奉大疏酌議均徭此敝省小民所疾首蹙頞日夜
愁痛求逃其累而不能者也荷蒙寬恩軫恤設法興
除哀我人斯欣然有更生之望矣感當何似不佞嘗
謂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正糧正差非民所苦也

民所苦者糧外之糧差外之差耳而差之累爲尤甚
今小民破家廢箸鬻子女而不足以供以至於流移
轉死者大率皆差徭繁重所迫非糧之累也蓋糧之
額有數如數而辦有司無奈百姓何矣差則不然有
力差矣而力差之名目又項項不同有銀差矣而銀
差之行款又種種各別朝夕科派日月追呼非夫役
工食則馬騾草料非新官祇應則過客供張以至交
際冗儀作興濫費分文銖兩戶灑丁攤繁若蝟毛急
如星火此小民竭一身之力傾一歲之儲盡輸之於
官而猶不免於逋欠者也有逋欠因有追比追比急

則逃亡多逃亡多於是包賠衆而無不累無不逃者矣則今日之弊是也失在經制不定而有司得以妄費里甲得以多歛故耳今將銀力二差及夫馬等項衆人均徭則編僉有定例而里甲均均徭兼丁糧酌派而於寄莊富室量有增加則徵納有定額而貧富均至於馬匹草料應裁應折夫皂工食應募應徵皆有一定規制此法一立上之所費下之所供俱有常經不但無差外之差而正差亦輕省易辦拴整易完矣差既易完則逃亡者少復業者多各輸應納之粟金免包賠之累又何至有糧外之糧而民困矣

紆民生安有不遂者桑梓私情不勝感激惟毅然舉行是祝

荅何宗伯

客歲因劉學博附候啟居耿馬之衷未盡萬一惟翁文章道德表著詞垣壁立巖瞻未足比望而遭時不靖橫議繁興緝緝翩翩遂罔君子舉朝之士幾無完人誰能爲門下剖心者卽某辱愛素深赴義誠切亦惟仰屋竊嘆而已今遺菑餘烈尚復浸淫有觸卽施旦夕殊不可必方當跳身跋足以去而泅淵習坎淪胥轉深自門下視之何啻溺人之可笑哉乃辱書見

復宿山房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褒良用媿悚誠使天祚斯世泰大方來某不難振袂
整冠以待東山之駕苟非其時會且歸矣安敢竅言
以謾長者伏惟勉爲蒼生自愛

荅顧撫臺

塞下之民無所託以爲生則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
故古人議備邊必先募民以實之議募民必有所以
安頓生養經常可久之法然後民樂其處而無轉徙
之心也遼外之邊圉之阻內無墩堡之固每當賊入
輒便收保賊入旣頻收保亦數是民之衣糧資畜不
待被虜而奔走轉搬失亡耗費可立盡也况暇治南

畝之業乎遼所以蒼莽荒蕪人煙寥落正坐此耳門
下計安重鎮恤收保之難則築室儲糧積薪浚井飭
扞禦之備則督鑄火器做造飛車乃復周閱川原規
溝洫之廣深相阡陌之條貫將以畫汗萊爲井牧奠
烏鹵爲金湯限胡馬之驅馳便農人之耕作此誠撫
遼之長策經國之遠猷也幸門下毅然圖之某邊人
也夙夜籌度疆事以興屯田爲第一義敢贊於下執
事庶幾觀厥成焉

又

匿敗誇功邊方敝套凱書捷奏主上習聞之矣至于

鹵掠人畜焚燒積聚之事久不奏狀卽奏狀能幾何哉而頃者汎河之役諸所夫亡一切籍上毫髮無所隱宜駭主上之聽動色下問也乃遼事之難虜禍之烈與夫舊套之隱匿今次之直陳二老亦畧述狀於上前矣以主上之明聖豈有忠不見察者哉遼事廢弛已久非一大解更未易整頓是在翁今日耳佇俟圖上贊厥成焉

又

東征之役始謀已竦本兵誤之於前經畧誤之於後稔禍至今敗壞極矣乃以屬之臺下漏舟破屋勢固

難支潰堤決癰力豈易措不能不更煩整頓大費經營也蓋朝鮮之倭與臨洮之虜不同臨洮必用經畧往者虜闖我門庭不能勿問而梅督府公方自劾待罪遣經畧使靖兩川且以代督帥也朝鮮中倭則藩籬之急耳欲固藩籬而存屬國則剴遼督撫固在就近委之其耳目眞臂指順酌緩急而爲之備保我疆圉而已不得已而赴之屯師竟上遙爲聲援推朝鮮之鋒而殿其後不爲戎首也又不得已然後酌量徵發次第進兵分番休舍使芻糧可達士馬不疲斯庶幾萬全之策焉計不出此一聞警報輒不勝周章蹙

遽奏遣專官經畧而所遣又恂恂儒吏未嘗更邊事
習兵也徒據其海邦籍記遂詫以爲圯上之書而付
以重寄當是時不佞固預知其不任也已而請增置
堡臺矣請增設將領矣請召募而三輔騷動矣請徵
調山西宣大之兵出又遠而四川兩浙之兵至矣其
他搜銅鐵以鑄火炮鍛蒺藜賦車牛以載衣甲轉糗
糒沿海郡縣怨聲如雷不佞卽伏在山間震耳怵心
寔未嘗得一日安枕也遠爾繹騷公私靡敝如是曾
未聞其出一奇當一隊收一戰之功而山人游客盡
拜官矣廝養隸卒盡富貴矣車騎戈甲連數鎮之師
半委山谷矣金錢芻粟傾數百萬之積盡填溝壑矣
兵老財殫智窮計詘乃始聽用狎邪無賴之輩往來
倭營哀求和好今日議貢明日議封外墮狡夷之牢
籠而內坐守寸步難移之困局固宜其爲解擔釋負
計而思委艱難於後人也可恨宜何如哉今時勢與
資力並當困詘之際國威與士氣並當挫衄之餘爲
臺下誠難然非臺下精忠峻節偉畧宏猷未易辦此
國家不幸而遇兩公損其威猶幸而仗臺下救其敗
耳今第鎮以定靜籌以從容按甲休兵據險守要沉
幾先物觀變俟時必當有窾隙可乘關緘可制無徒

效前人微幸於孤注竭作於一鼓也昔衛爲狄滅齊桓公率諸侯爲城楚兵春秋高其義未聞遂與狄讐違諸侯之兵伐之也今第以保會稽之耻激厲朝鮮以成楚兵之功獎率將吏無爲主而爲客則得體矣若欲從井救人糜兵餉於不測之地如前人所爲非不佞所敢知矣棄婦逐臣不宜妄議國家事以蒙臺下知愛曾共猷念託肝肺之交故輒布其區區忠憤激昂不覺狂肆更惟秘之

荅陳宗伯

不佞某自違台範十載於茲悠悠之踪靡可占對向來風波震盪危厲薰心屬遘家艱歸伏丘壟自謂在險得出與世長辭矣不圖遺簪棄履謬辱收存而赤烏尚淹黃綺未至漂搖周室徒痛恨於鴟鴞調護漢宮鸞羽翻乎鴻鶴此某所以望閩山而佇想指越嶠以馳神者也幸頃天啟泰符帝懷舊學樞庭虛左麻詔行頒庶當延候鋒車參聯揆席而逢天瘳怒罪在譴何旦夕罷歸光塵永隔緣窮福薄悵惘如何公予還敬謝德音之辱

荅王撫臺

開荒之議大是難言以爲不可開而却有可開之地

以爲可開而却有不愿開之人人所以不愿開者富有田者盡力於熟田不肯治荒田也貧無田者又無力可治荒田必仰給牛種於官官給牛種豈召之來而遂給之耶必報姓名必關里甲必遞領狀皆不能徒手得必有費矣還牛種於官又有費矣起收子粒追呼之使相屬又必有費矣此三項者皆正費也未爲累也田未墾時荒田也官田也既墾而田主人至矣田主人欠糧則拉與賠糧欠差則拉與賠差非必真正田主人也本非其田而賴之使賠者亦有之矣賴之於官非必不才有司聽其賴也卽才有司而急於差糧之完屈之使賠者亦有之矣非直一歲賠也歲歲佃之則歲歲賠之不棄其田賠未已也故人之視荒田不啻坑筭官雖召之不應也雖給之牛種寬其租粒不往也何也差糧之累難支而官府之令不信也此百姓之所以益逃而田土之所以益荒也乃諸鎮以墾田入奏者動輒數千百頃不佞視其籍惟_{有切齒而恨且嘆耳將誰欺乎夫田旣日墾則租當日多租日多則餉當日減今各鎮一亩報開荒一亩請餉則其未嘗開荒可知其所報開荒直虛文耳臺下却欲實做必踏勘地畝攤派稅糧使荒熟有定數}

輕重有定額而後召民開種令其樂從此舉事之所
以甚繁報成之所以獨後也若止具文書如他人則
何難之有而又何至有怠政之議哉雖然寧以怠政
去官無寧以虛文冒賞也卽此一事以議臺下而臺
下之人品宦蹟乃益見其高毀譽去就何足計也

荅溫撫臺

今方鎮之患惟冗兵冗餉爲大蠹以其一增則不可
復減也浙省自兵民再譟添設營軍歲餉以數千計
衆食方新誰能議削翁一旦簡汰老弱去其二總省
餉五千金兵減而衆不驚餉減而衆不怨蓋前人務
減餉而翁務減兵減兵正所以減餉也其意正同但
措置有善不善耳兵畧可易言哉

荅趙撫臺

比年朝綱陵替姦僞雄行游客山人星卜僧道之流
布滿都市或指託權要騙詐官吏或挾持左道煽惑
愚民當塗不能禁反爲之介紹於各邊總鎮肩踵相
接驛遞騷然所至裝橐纍纍滿欲後返有職官積俸
數年未能比其獲者以此惠姦養慝姦慝安得不繁
且橫乎台臺棧道所遇大抵皆此輩其指稱官闈者
猶粗悍庸蠢之徒技止於剽貨殺人者耳有司尚得

執而問之也更有有司不敢問且轉相資送者此輩氣力技能何止剽奪則綱紀縱弛所從來久遠矣亂世景象種種可虞言之令人氣短

荅趙中丞

恭喜光膺簡命入總蘭臺風紀是司表儀攸賴正人得地善類知歸矣某循揣曠疎正圖引去茲值衮舄且至則私心自慰可復徼夙昔之好奉信宿之談也欣抃如何長江天塹倚翁之重慮周備飭後至者有席成功而守畫一耳及奉大疏認認爲江防計久遠卽纖毫未究亦不肯以其勞貽後人也謀國者不當

如是耶

荅王宗伯

元旦獲從三公後奉詔對得一瞻天表承下濟之光出而不勝抃舞慶以爲遭逢盛事謂冊建豫教大典可刻日舉矣而屢請未許諸抗章顯爭者以十數率留中不報日夜焦灼自恨積誠無素無以感寤上心辱示大章疊疊忠竅之言扶日迴天當在此舉然亦未卜垂覽否也宗社大計我輩憂苦畧同旋轉有端嗣容馳報

荅王憲使

某嚮從封傳爲萬里游相與共驅馳臥起者累月私
門下之愛特深比過珂里而辱覲季方傾蓋驩然卽
又不殊門下竊自念行萬里無所遇獨幸於山見二
華於水見洪河於人見昆季自分以爲生平之大觀
備是矣顧數年之間踪跡參差不無少濶客歲瞻承
未幾而會天子重巡岱之命門下遂持斧而東乍合
乍離徒有悵惘頃者獲從交戟內聽兩賢昆應卿雲
之瑞奏名誠不啻威鳳祥麟聯翩而接踵也清時元
覬獨萃德門靈淑所鍾其來遠矣卽日望步武舄軸
之上靈寶許氏豈得擅美乎某忝列通家不勝欣抃
而媿無能馳一函以賀又無能效慇懃於二難深慙
涼德乃遠厯瑤札獎藉過踰何克以承唯是一念依
麻倚玉之私勉相切磋以副生平而荅高義差足自
效爾

復宿山房集卷之三十八

山陰對南王家屏著

書三

寄趙汝邁

弟某忝綴顏行幸同氣誼固冀勉分猷念其佐休明
而誠匪積孚妄意補衮回天之事一言忤旨九死危
身霆擊霜摧罪寔自取幸蒙聖恩浩蕩放使歸田得
無久汗簪紳重累鼎足度關而北山色相迎誠不意
病骨驚魂復有稅鞅之所也惟是朝綱久替時事多
艱鎮定解紆獨勞神慮不佞身爲其易而遺門下以

難卽竄伏堪巖而負君負友之罪終無所逃固不敢謂去國足以成名弛擔足以塞責也所恃新建之徵車且至太倉之勸駕方殷門下相與一德和衷交謀互斷太平之業計日可與某雖病也猶及被服末光沾承餘潤含哺擊壤孰非君相之明賜乎行時數枉軒車不辭而發中心有違臨書瞻慕不盡依依

又

弟草野廢人不敢妄議軍國事惟生居邊地必邊地安而後身乃可安二十年來虜會內附并代雲谷之間晏然耕獲不妨生齒蕃殖款之利也乃頃套虜不

靖數擾西陲彼中疆臣厚責東鎮意謂不能宣諭款虜禁止助逆將欲奏絕虜好夫憤款虜之助逆而欲宣諭虜王申嚴約束是也欲罷款而槩絕虜好非也試以火喻助逆之虜猶比屋之災罷款之虜則燎原之燄也自西鎮視之款于獨受其害而自朝廷之疆宇視之尚有一隅之安今苦西陲之難而重貽東鎮之殃兵連禍結求欲復就今日之羈縻而施其約束難矣舉二十年生養休息之民一旦驅而置之戈矛鋒刃之下慘乎否耶非獨生靈足憐而已廢款而戰士馬將復增芻餉將復發竊恐一歲市賞之費不足

以供客兵旬月之需也當此帑藏匱乏之日其何能支畫疆而守亦各計安其境宇耳東虜款則患其助逆罷款能遂不助逆耶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卽東鎮宣諭虜王不能使虜王必聽虜王約束諸部不能使諸部必從鼠竊狗偷勢所必有要之潛形匿跡人亦無多彼中既有所馘之功則此輩半充首虜之數方得戰勝之力宜不必復窮款之失算者也蓋虜王之不可以戰屈其來已久空庭絕幕徒駕虛聲海內騷然良受實禍未有坐制匈奴使之稽首稱臣奉約保塞如今日者疆臣怵於多口重於虜和卜酋屢次輸

誠疑而未許戰小有得失亦相當後効難期不得不以罷款爲解豈知款以二十餘年計利便較然三尺童子皆明其不可罷乃欲以一隅之小警而隳二紀之成功雖廟議自有主持而邊人安得不搖動乎事關桑梓敢此僭陳伏惟四相公留意若能推東虜之款併西虜許之東西畫一永無參差更經國遠猷封疆之全福也蓋款之利華夷共之者也卜酋慕東虜之撫賞而又悔犯順之挫衄其折而求款出自其情萬無可疑歲不過數十萬金可使與東虜交臂受事而未卽聽許不知款與戰所費孰多而城堡破壞生

靈塗炭之禍不與焉孰筭而力主之當不相悞也呵

荅鄭允升

不佞某兄事老丈垂二十載自謂舉同籍學同館仕同朝契分綢繆無與比而乃茲又隸部下昔所齒讓而今君我矣甚幸顧所以訓迪不佞弟俾無忝于風教以終二十載綢繆之誼者寔惟此時宜不忍與頑民同視而共棄之耳則何以使弟得聞其過幡然知嚮往也無使人謂老丈一館弟不能化化齊民乎第令飾以美褒寵以華貺以是爲愛而已白頭如新何所貴於廿載之誼請教左右適拜書使之辱因遂布其腹心如此願時時賜之箴誨無視爲套語也

荅蔡用抑

拓疆易守疆難守疆而無後患尤難田州東蘭互爭疆土不可以虞芮平之明甚而况叛目占據竊料漁人之功亦未易收也第令收之改流設土增兵置餉恐非所得二州之田百石之粟可辦得不償失利不酬害誠在可已而况取不能守守不能完啓釁構爭紛紜未已可無慮耶承教謂宜許歸田州令其以夷攻夷雖有後事我勿與知此我中國御夷大體非獨權利害校得失而知其不可也惟翁臺毅然王張無

徇小利拘成議封疆幸甚

荅范汝益

數年以來國多忌諱之禁縉紳士大夫慮亡不三緘其口以象金人而我輩二三兄弟意氣激叩時有所持論不習訛駁則權地仄目久矣長孺淮陽蕭傳馮翊直道見疎無足爲老丈惋嘆者所恨十五年鴈行魚貫之侶颺分星散相繼離居夕佩晨衿豈堪寥落之感幸茲宮府鼎革絃轍一更正士端人靡不彈冠相慶念惟高標亮節獄時詞林廟堂珍其羽儀世道藉以砥柱賜環非遠捧袂可期凡我同袍正茲延佇太史履舄安能久滯漳南乎弟某不才瓦全自勉復邂逅慶典徼冒敘遷循省分涯寔虞非據且宿痾時作野性難馴會當委轡脫銜逃西山而長往恐不及待徵輪之入也奈何

荅張明誠

弟自銜恤西還日翹首相麻以爲旦夕爰立太平之澤且霑其草土廢人也而竟輟直以去難進之指弟所稔知無俟臆度獨念莫肯夙夜莫肯朝夕詩人所憂弟卽竊跡先逃而正士離居安能不爲世道慨也湖山之間丹烟繚鶴劍氣紆虹知爲翁丈承娛之地

復雅山房集 卷之三十六 五
居珍之所弟恩慙烏鳥跡謝冥鴻出既謬悠處復狼
狽媿生平道義多矣然轍鮒易足本無過求鷓鴣卑
栖頗能自適或亦翁丈深諒也晚節令終相期白首
敢佩服斯訓永矢弗渝惟是創痛餘寬摧以宿疹不
獲遠從杖屨尋汗漫之游爲愧耳

又

承教時事謂以同異爲毀譽以毀譽爲用舍茲弊已
久前書謬謂冢宰君子也可以公正服之平淡調之
慮其執持之過矯弊任情或與內閣齟齬耳今乃以
推避爲高而使司官執命夫使司官執命者無所不

乖張無所不齟齬矣蓋內閣猶梁九卿猶柱柱直梁
平柱先軟矣卽有合抱之梁不能使牆壁不欹椽瓦
不壞也今九卿未必皆得人得一冢宰一總憲有力
量有擔當者把捉得住鋪排得來毀譽必不能撓用
舍同異必不能亂毀譽也執政今日誠萬分苦心千
般費手弟非不仰體正爲弟淺中弱植不能勝任僨
事而歸在翁丈與元老却須寧心忍耐極力調停有
任的意思方可來書乃謂元老平氣虛心尚難挽回
况能裁斷失虛平是相業第一義正須用之裁斷除
却裁斷無處見虛平今何能便說挽回且丟開挽回

不要計算虛平不已終當挽回也就如冢宰推避且不要發他推避之過包涵誘進倚任責成能使之不能推避方好若因他推避自亦推避誰當任者既已在事不得不任毀譽是非周孔所不能免只要內秉虛平却不嫌外專裁斷裁斷到恰好時毀譽終較少若猶不免於毀譽而我之裁斷不差虛平一念到了無玷缺也弟此言正如甃夫論步敗軍語勇徒取譏笑道義骨肉之前不能不傾倒耳

荅賈德脩

弟猥以虛庸微冒非據僭徵之應厥青恒賜更歷三時日惟走望對鏡照面早慙自猜矧曰其能譔變投効求免未獲允從會宮工落成槩蒙敘賞欲同登壘食比畫墁內自媿矣忝臺下道義至愛辭受進退大節所關貪昧之差良朋所爲割席也不蒙譙讓重以寵褒嘉我樹檀忘其維稗豈中丞風裁方用之於激揚不暇圖切偲之誼乎然濶久得奉德音是爲快耳

荅朱秉菴

虜酋遣調部落移帳西行名曰搶番情寔叵測恃鄭範溪公駐師湟中調度堵防可無他慮第與督撫意見不合互爭議論不佞大以爲非經畧之體夫經畧

兼制七鎮經畧所不可者七鎮必不能專而七鎮所
議以爲可者經畧亦須當聽聽之而料量時勢裁酌
機宜緩急後先惟所措置則用其策而七鎮得効其
長不用而七鎮亦不耻其短也此爲大而能容七鎮
乃可以制七鎮耳顧持款之是以拒戰之非我單言
款猶彼之單言戰也東牆西壁偏向正同何能相下
不相下則爭爭則不和不和何能濟事故西事之矛
盾不獨葉中丞偏言征剿闔於機宜而鄭公亦未爲
知大體也夫戰守和三字猶五味之酸鹹甘苦相資
爲用缺一不能卽戰非其時亦須收存其策以備一

着兵家先聲後實今以戰爲聲以和爲實孰得而窺
我之用乎不務集羣策以屈羣力而欲執一味以當
五味此葉中丞之所以不服而繼之以爭也蓋旣違
其長又暴其短事勢之迫相激使然雖謂鄭公不善
用葉公可焉卽今唇鎗舌劍人人自謂知兵不佞誠
切齒恨之而當事者又不務鎮定省口以辯禦辯以
爭息爭爭辯紛紛何時可已承教慎封守備器械練
營伍足糧餉四事皆防邊禦虜要務四事脩舉可戰
可守可和此不言而坐勝之術也何爭議之有特愛
妄談不覺煩瑣

卷之三十八
三六一
答劉劬忠

承教時事竊謂東山一出遂蒙小草之譏深源未行曾繫蒼生之望人之清濁無恒操而世俗取舍亦無定評總之駕車者寵戴笠者辱當共驩未流且放之日固與臯夔比譽是何可以得失列純槩當世賢豪廟堂用人自應不錯耳謬蒙褒惜比儼過踰愧負欲死獨所云道泰年豐誠夙夜私願而夷情邊事九桑梓隱憂幸仗臺下威靈城守軍容精米百倍以息討伐於彼而偃甲兵於此秦疆晉塞禔福惟均社稷蒼生託力不細又何但不肖某孱焉病憊之軀私其惠顧之恩已哉

答朱少欽

羅生使者至恭諭台履清娛竊慶天佑相師太平之符于是焉在而又自幸獲延游息得乘麟羽之便又及一奉起居也卒卒不遑覩縷惟是年來天災物異紛見疊出而人心積玩國事日墮章疏留中以爲常卿寺虛席而不補所急者惟礦金店稅與沒官之產耳至于島夷狂逞奄及門庭而廟算悠悠尚無成議方且脩城建署設將增官奴使朝鮮攘其資藉竊恐倭未至而朝鮮已不勝其敝勢將折而入倭而我師

亦不能獨完矣奈何哉杞人之憂如此諒亦翁丈猷慮所及誠不意主上聰明仁聖我輩嚮所交口而頌堯舜之資者一旦鮮終至此每一追惟輒欲慟哭所願天啟宸衷翻然開悟蚤徵舊學銳意圖新翁丈卽抱道至高寧忍不爲社稷蒼生一出得見翁丈出者弟病且死有餘快焉

荅邵世忠

頃恃翁丈道義至愛謬以杞人之憂上請提誨極知褊淺顧今時事一變主德亦一變上下隔闕中外參差之狀有難以一二數者卽如章疏入內或經旬彌月不下或屢請然後下或竟不下下而更無所可否漫然留漫然發之而已綱紐如斯國事安從而理譬之人身痿痺之疾也內廷舉動復多媒媢操下更苛外踈於政而內祥於刑寢失常度矣故弟以爲主德之一變也而深以爲憂謬上一疏請朝講僅一再出又遂止自度其力之終不能奈

主上何也而因有歸志耳承教人主之德在涵養天下事須從容求濟此惟有大學術大識力者乃能有此轉移幹旋之妙用豈所責於不肖弟之委瑣齷齪者哉聞榮代且近入當自見諸所願請教者面而乃

行府山房集 卷之三十六 三十六
得盡其說也蓋今主德時事方如此而一二名德老
成亦好爭細事與後生輩較唇舌頗又非體正弟之
所詫以爲不宜者得翁丈之教益自信其所見不差
矣

荅王家馭

不佞弟寡陋迂愚無能掩於知己猥徼寵袍誼辱奉
二難之提携漸芷依麻以得投氣味爲幸爾頃者大
廷論相荆翁以鴻猷宿學特簡帝心入贊機衡允孚
人望乃俾弟之不肖濫廁其間一鳳一梟固自知其
非匹也正人柄用泰道方新躡景希光不無彈冠之
願而詔使敦趣未卽肯來遂令弟之去留因不敢決
奉書知有兩郎之變瑤華易隕玉樹難培仰體慈情
固應摧慟第徵書三往宜可幡然且爲伯母紆舍飴
之思者亦莫若元方御左季方御右相將而游上都
用寬慰其心勝於以悲憐哀苦之色相對於闈中耳
真切真切若褒藉不肖弟者大非弟所克當卽弟所
欲請教亦惟候昆玉旌輪聯鑣而出乃敢布其區區
也

荅羅一甫

弟入山以來所夙夜深念不能無遺慮者惟冊儲之

議一日未定此心一日不寧耳幸仗三老密謀羣公大力多方維幹竟感宸衷慨然舉行出閣講學之禮又慎簡宿德鴻儒端方博雅如翁丈者隆以師保之任朝夕諭教之從此蒙泉養正震器有歸自九廟神靈百官萬姓幽明遠邇寔共懽欣第罪釁餘生亦庶幾湔被前愆解除後咎咽可下食而背可帖席矣聞之而喜宜何如也至謬蒙期許責以雲龍之會魚水之投果其人也伴食五年投會久矣奚待今日元公引拔本之諸丈噓提薦非其人用之辱國不用辱身苟非所以全第也第所願者吾二三兄弟接踵機廷一德和衷共熙帝載第卽荷戈塞下負耒田間徼藉寵靈式叨榮庇固不必參陪左右乃見交情耳

荅沈肩吾

頃者

主上睠懷舊學用天子迎師之禮以迎門下使命結轍于道卽三聘之勤不隆於此矣第也敢一人簪袂之私是昵惟是聖意倚毗物情瞻仰非明德無以光於上下用是敢數懇之左右庶幾幡然思賁然肯來則第亦竊庇其末照云爾及奉教章沾沾循陔陟岵之情若一舉足不忍違者知門下之于天性深矣卽

復申事君之說於綵侍之前度不能奪其所重其何有於簪袂之私雖然古之拯父子仕則教之忠其孝子之勞于王事者則亦曰不遑將父今日之事弟豈敢要於門下曰必以從君為編聞年伯之起居康強甚適亦欲門下之一出也則亦不但君命當從而已惟門下裁之主上卽有寬旨終不能聽門下之堅臥而莫肯夙夜也

又

前楊掾來辱惠至教謂臣事君猶病之有醫家之有醫不醫幹不幹猶昔也病者日以沉篤而主人之家拜手銘心朝夕省焉乃今年幸濡忍未卽去而醫不醫幹不幹猶昔也病者日以沉篤而主人之家務日墮墜翁丈豈當以弟今之容容爲愈於昨之悻悻耶夫所貴於良醫忠幹周旋不去者其術與力必有所欲試而未盡而弟之術窮矣力竭矣悻悻求去大有所不得已非敢取名也翁丈乃責以賢相之道謂宜學韓魏公之博大不宜倣劉文成之峻隘所以評相道則誠確論以責不肖弟則何但不類而已魏公之相度真不可及文成佐命元勳氣橫四海忠貫日月其峻隘亦豈易到弟之所以卑卑不振正坐空

踈簡佚無器局無鋒稜進無所効其長不得不退而覆其短耳今有山峙淵涵識量兼裕合魏公文成爲一而戀戀庭闈間不肯出是盧扁深藏趙孟高臥而使庸醫劣幹接跡而馳其誤國家誤天下蒼生豈獨弟輩之罪哉何敢漫何敢諛也

又

第三十年于几研之側不能爲諛而喜爲慙翁丈所稔知也使翁丈飄然之思義可自遂弟固當勸之豈應阻之君臣之際僚友之間事勢人情義固大有所不可也翁丈試思向來捐身捐官以幸有今日者何心十疏百疏推達二公者何心皆一念忠誠體國賢共濟之心也善作者欲善成善始者欲善終當艱危之時獨任其重而無苦顏值寧帖之候參秉其成而有違志無論非朝士大夫之心非

主上之心非二公之心卽翁丈之心亦有不能恣然者耳來書謂錢若水後有弟弟非能學若水者卽若水急流勇退亦見得太宗有輕忽輔臣之意故欲去弟鄙見偶與之合所以悻悻求退而主上不予留也夫安得不行若翁丈今日

主上之眷倚旣篤二公之孚契又深正宜一德和衷

協襄泰運爲海宇生靈造無疆之福而可輕言去耶
乃沾沾慕兩疏羨若水之爲人不置豈兩疏賢於五
臣而阿衡事業反當在若水下耶時殊勢殊委任權
力又殊不可謂兩疏若水非高人而何可執以爲定
跡也龍江金庭二公我輩三十年肝膽洞然之交其
心事青天白日可百口保其不負者稍有異同意見
之間毫釐之差而酸鹹甘苦正可賴以互濟者也二
公各一味翁丈以無味和之佇且收調鼎之功弟草
野之下與沾其膏馥焉慎無使操刀執爨者得乘隙
而水火其中此於害公餽不細矣有味哉翁丈大章
不立黨之說也此言一出而相度休休天空海濶其
何所不蓋容亦何所不宣噫小羣悉渙而爲大羣矣
快服快服願永堅此心與二公交相印證無使纖介
參之弟當於山間司盟府之載書焉蓋弟在政府時
無他長惟不植私交不洩禁中語與姑蘇新安太倉
無柘鑿也是則退而可以無作者耳故願翁丈與二
公之交好也蓋正人進者治之機而正人合者尤治
之機也弟曾與二公書有同舟期於共濟推車至于
必行之說敢并以聞

荅裴元闇

不佞弟迫於簡書累辭不獲蓋不得不策駑而前也而材之不適於用自量固已審矣翁丈宜有以督誨不肖俾無爲世誼之玷知愛之辱乃所以救之於末路全其生平徒飾美褒矜耀其虛榮而已是益弟之譽尤而稔其疾疾也豈弟所望哉楚卽歲稔特仁人在上溝壑之瘠可保必無塞下饑氓亡徙垂盡獨不得與鄭襄之民共沾麻澤可憐已然今海內元元在所困敝亦不獨塞下只是無良有司以拊循之耳其所爲拊循類多飾虛文鮮實惠翁丈但以名實之間加意綜核寧獎悃幅無爲浮薄吏所移吏治自興民生自厚此又蹈前日之失所類燕人對越人談舟楫之便者也可笑

荅徐公望

弟草土殘人樗腫瓠朽不堪世用自知甚明也而迫於簡書兼拜使命之辱印須我友三聘不加勤焉於是始力疾出踉蹌赴闕下豈不欲齊年企駕聯平生之好附義無窮哉乃行道未半門下已擁傳而南聞之竊嘆世態如斯大賢尚不免於讒妬之口何有不佞蓋次且而不能前者數矣比過關抵易水獲接手教益復咨嗟惆悵愾焉增懷入京以來落穆畸單仰

復存山房集 卷之二十八 十一 三十一
視屋梁獨有明月時又朝講久輟章疏頻留儲位尚
虛廢閣復進失職之愧抑又可知門下黼藻嘉猷鏡
衡清望機廷綸闈

主上所虛席而延也詎可優游以厯寤寐弟一人戀
慕之私不足恤耳

荅沈幼真

別已三年頰頰私衷何頃不在左右第緣國事紛沓
羣吻喧囂鼎沸波翻未嘗暫靜則束書待發者數矣
老丈遠韻高標翩翩千仞何物塵坌可及門墻乃萋
菲細人妄生枝節青蠅汗穢其何損於連城弟義愧
無紉要以贊公論而衛善人亦良心不容已耳今是
非較然如辨白黑海內莫不知達人大觀宜置此度
外也弟辱丈特達之愛本有今日寔賴觀摩獨以枯
朽先容而明珠夜光反無因得至縱不自醜奚所逃
責是在弟矣

與張行甫

某在同袍兄弟中最辱知愛及同館又加密焉至今
寤寐間猶眷眷神相屬也試郡之命誠非所以煩名
世大賢然孔子周游列國獨稱衛庶富可致至旁皇
擊磬而不能去其地可知也而汲冢之書洪園之矢

竹林嘯臺之勝名賢遺蹟往往而有又可以托物寄興游目騁懷不但生養教化澤流千里而已豈不至媮快哉乃弟木騶膠舟器非適用安足爲世有無者來諭獎飾過踰曾無一言督過之是踈我也佯旋肅此附謝并候所願虛心應務折節下人悖大謙藹益弘雅度蓋館中省中人所甚慕則必有所甚忌者耳惟於老丈敢以此言進也

答劉子明

自袞烏升朝竊以爲正人進者治之機不勝爲世道慶已又念君子進者小人之所忌復不勝爲世道憂頃聞主上眷知擢二天部無小人之忌乘正人之時甚慰甚喜以統均重地衡鑑清曹得正大光明如翁丈者參佐其間不憂吏治不與官材不當也矧冢宰公當代名賢我輩氣味近得其澄清一疏及抽籤注選之法意在嚴斥貪殘痛裁僥倖此弟生平區區微志所欲爲而未遂者發自此老寔獲我心良用欣服丈當相與黽勉主持共圖振刷天下事非定見不能決斷非定力不能擔當彼倒東墜西瞻前顧後者始於熟軟漸乃摸稜始于糊塗漸乃闕燬誤盡國事害盡蒼生弟不願丈效此人也

荅賈學叔

今疆臣動謂邊事難處似以爲任重機繁未易擔負未易解剖者不佞以爲不然夫以爲不可擔負者其退縮之氣勝也以爲不可解剖者其牽纏之念多也誠如翁臺精忠爲國專志籌邊汰冗兵稽冗餉餉有餘則節不足則請將領材者用不材者卽斥已有功則獻功有過則引過如此是以疆事處疆事而一毫之已私無與也何事不可擔負何事不可解剖卽如卜失兔叩關請罰則許其款莊明二酋鴛鴦不服則嚴爲備以此治夷而外無遺策以此入告而內無匿情夫何退縮牽纏之有假如調度兵餉贏誦不以舉刺將領功過不以實奏報夷情順逆不以實是方寸之內不勝牽纏不勝退縮而欲擔負重任解剖繁機誠甚難矣何怪邊事之日壞哉偶感漫談非佞左右也

荅胡從治

敝縣雖蕞爾小邑然邊城也與日者虜時時犯我雲中塞或烽未及傳而胡騎已薄城下瀕危數矣職官兵馬與城池並設畫地而守將二百年乃自健卒分於簡抽而軍伍削守備改爲操守而官職輕延至今

日軍以合操遠赴僅餘空城官以委守數更幾如傳舍則何但削且輕而已遭時泰寧人按堵而帖席宜無足慮儻十數年後猝有他虞城虛無兵其誰與守此生桑梓之至急燕雀之深憂也曩雖嘗白狀臺下顧以成規既壞舊貫難循且事關題請未易與復耳幸蒙臺下經畧四封不遺寸壤而尤惓惓於敝邑乃茲盡撤操兵悉歸原伍且奏設守備俾復原官遂使城有兵兵有將數十年廢墜之緒一旦更新此闔縣士民所賴託性命而寄死生者其懽欣歌舞感宜如何不佞幸以芻蕘之言微葑菲之采片詞偶合造福無窮歸而遇鄉黨知遊當且無愧顏而有德色也謹此附謝若乃鴻猷闔澤惠庇我人尚圖金石紀之永垂來禩

又

恒岳祀典乃本朝闢事營此遺祀之會一舉而正之于國家大祀匡益不細何但雲朔山川增重已也承教甚慰第今之議禮者我知之矣非以地重輕其人卽以人重輕其地使此山在南戒之南豈待今日而始有正祀之議哉可慨也

又

自衮舄東歸久稽脩候每懷動定但於晨熹旣湛朝
旭初升之時翹首扶桑見五雲捧日而出以爲海上
三山正當其下中有啖桃金母煉藥仙郎卽翁台侍
年伯母鬪齒處也景光綿邈風汛難通滿擬春明一
探奇跡而忽至文犧怖福澤雉驚樊躑躅噍啁良
憫已遠承睠注寄惠德音寶笈瑤華珍重莫踰
慶賜槩未敢當耳敬此璧謝別具一縷侑太
之觴

荅易惟效

弟自入都門兩承音誨望弟以古良弼事業卽救時
之相猶將薄之弟卽謗庸固亦知率服訓言勉圖砥
礪而意長識短志銳才踈妄發輕嘗沮格輒罷適會
四方災報交錯公車自惟起家逾年一籌莫効投劾
請罪冀悟上心乃疏入干冒威嚴四日不下方此席
蒙待命而使貺見臨竊料門下將謂弟感會風雲結
懼魚水何知批鱗履虎正此蹈險地而觸危機哉嗟
乎文犧太廟黃犬東門已事前言可爲永鑒弟豈能
以孤孑之踪冒命鼎鑄之內褊狹之性寄人股掌之
間行矣行矣所慮世道瀾頽仕途坂折高賢登涉不
無疚心言孫行危是所祝於門下

復宿山房集 卷之三十六
三十一
答劉汝貺

仰惟貞標偉望爲中外所推服久矣乃留滯窮邊備嘗艱苦此輿論所共屈而不佞弟尤扼拏弗平者也幸膺旄鉞之寄填撫三秦函關以西不啻列長城而峙九閩快甚快甚火酋竊擄西海蕩軼兩川聚散如蚤蚩飄忽如風雨旣難驅之使去復難撫之使馴此戰與款交誦而僉困之勢也戡定掃除在臺下宜有成算弟廢人也何足與謀顧火酋孤雛易制耳無足慮者慮在左連套虜右連番夷助之者多斯圖之未易今惟有羈縻套虜以攜其黨招收番族以斷其交使火酋寡援勢當自弱我兵蓄銳氣當自奪切忌棄番以資虜挑虜以樹敵是或可爲至於出奇決勝非不佞所能遙度而逾計矣

答鮑叔愚

時值承平海內無事卽有傲儻非常之才何由自見惟封疆軍旅之任足以辨別器能展布猷畧而遼左在九邊尤爲要害此正蓋臣誼士所當殫謀竭力之秋也翁丈居平譚及邊事忼慨憤烈毅然有封狼胥禪姑行之志而今乃躬膺其責才與地會功與名偕所爲扞蔽六州蕩平三衛者應有定算此弟所踴躍

慶抃者也第兵食寡乏此弟向在中司所稔知者頃
稍增額餉十餘萬金亦頗充于往年矣且中丞顧公
識畧氣誼金高而擔當有幹局可與同心戮力共濟
時艱者翁丈得遇此公如巨艦順風倍覺利便耳弟
草土廢人不宜關說時事夙忝意氣之交身所不能
爲者固望同志者爲之也

荅許直夫

吳淞江綿亘百里潭塞多年一旦挑濬衝刷俾菱蘆
蒼莽之域劃爲深渠支流畢疏圩岸錯峙所以便蓄
洩防旱潦經理甚悉有功於吳人良不細矣海塘之
役爲慮更遠且工費估計纔八萬餘金耳以八萬餘
金而全六七十里之疆免於衝城殺稼之患利益較
然而廟議謂歲值災旱饑溺不能盡救姑緩其一以
待他日然興事者有後時之嘆矣奈何

荅余行之

聞儲之議弟與穎老同志合謀以爲今日在上毫無
他端而始壞於張主事之爭先繼壞於胡給諫之交
構遂致成命中變大老離居國是搖搖若汎舟中流
而失舵師茫然未知所依薄也可恨如何弟暫守直
廬元無事柄而國家大政固宜責成所司寔不敢以

復徂山房集 卷之三十一 三六一
毫髮私心與之也邇來舉措盡屬家鄉其孜孜進賢
退不肖之心固弟所雅敬而深服者弟其咨詢太博
意見微偏舉者未盡賢賢者未舉弟寔不能無舛
望焉承教建言得罪諸公名流所當次第甄
敘者敬聞命矣

荅李從學

剿播之議葉公明有喜功之念會楊會調去臺下有
說事不得諧乃以其憤懣無聊之氣洩之於川東謂
其欺蔽而不自知其蔽于何恩之欺也大疏所辯于
理甚直葉公果能服善當自愧遜耳至五司之改上
爲流宜求其情而爲之區處不宜信其詞而爲之變
置亦當以臺下之議爲是是非旣明便須虛中應物
何至過自挹損以去就爭也

寄薛汝爲

畫繡過家羔鴈交錯弟無繇參賓從之末接奉餘驩
一何其寡緣也計旌節入關中一時惠文使者咸遜
風裁定邊卽僻左儼然干城之寄覽觀古名卿重帥
封拜之業無不自西事起老丈負文武雋望器畧絕
倫茂績高勲何地不可建乎知不以險遠介然也茲
值圓良上人振錫西游將謁門下昔支公投分於安

石文暢借舉於昌黎方外之交亦名公大人所不棄者且一鉢一衲他無所求因敢爲之介紹

荅黃鳴周

往薦紳先生稱詞林之勝必推吾儕兄弟中更聚散稍稍寥落矣乃今聯翩接附又復金時而遷爛焉雲霄之侶貴相望於兩都此之爲盛真設館以來所未有也獨弟材品庸下猥綴末行鷓鴣同栖已自非類况乃批前薪後躡貳清曹既負且乘顛濟可立而待不將累盛美爲吾儕兄弟之羞耶冉求有言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弟謹視邊豆斲此司存若乃載潤典章宣昭文治則化成天下者之責也弟齋心俟之矣

荅張子中

自荷橐從門下游意氣相投親於骨肉其後岐分星散相繼離居夕佩晨衿不無寥落之感幸往歲聚首京邸再奉清驪積潤私悰稍稍抒寫無何分符復出作宰青齊枳邑栖鸞固知非地然而詞林藻譽鎖闥高標廟堂珍其羽儀世道藉以砥柱賜環改玉旦夕可期區區之私寔厖懸企伏承誨牘周環披誦浣慰何如惟是謫仙堂序吏事蕭然何至以館下故人瓜分五斗過矣過矣

復宿山房集 卷之三十六 三五
荅張南榮

伏奉珍誨認認盈楮凡爲君國謀及爲不肖弟謀者委曲詳盡非道義至愛安從聞此言乎顧所云潛消默運功夫雖非弟踈鹵可及而濡忍則已久矣三數年間無論弟言輕不入卽閣中一切揭奏何嘗蒙皇上省納者豈惟不納少有拂逆輒被譴責如昨年處穎老事是已閣臣見輕一至于此弟誠慕與穎老共棄不願效他人阿意取容也况冊立之期弟曾傳奉明旨操之如左券然皇上可以此誑弟弟敢以不信之言誑天下士大夫乎用是褊志狹中不勝悻悻之鄙思以一去成皇上之信伸閣臣之體卽弟去而閣中之體貌尚存翁丈與諸公卽日受事尚可措手其意頗欲自勉而不虞其決裂遂至此也僨事之罪可勝言哉然弟之當去更不止此翁丈會且自知自古及今未有一柄衆持而能爲政者况持之者非止一輩乎勢不得爲才不能爲固宜引身而去以付賢者不應尸位誤國也鄙見如此不知當世賢士大夫能見原否惟可愬之翁丈也竊意主上聖明幡然甚易誠使不肖弟去而得大賢如翁丈者相與共興太平之業弟卽在草莽有餘適焉

復修山房集 卷之三十六
三六
荅田希智

歲前聞有授鉞之命私念陝西四鎮甘肅獨稱孤懸
且邊長守薄餉寡兵疲裕蠱積衰最難振刷須得臺
下忠誠任事練達通方乃克補苴調停作興鼓舞此
非但甘肅之福固社稷之幸也深用欣抃茲承音使
伏諭台履亨嘉境上寧謐折衝禦侮事効自殊又喜
又喜大都今之邊患款不可恃然罷款則虜益不可
支戰不可忘然好戰則兵益不可息休兵按甲積餉
除戎物力既克戰款皆利徒言罷款而不顧兵之強
弱餉之盈詘非完策也惟臺下圖之然他鎮單禦虜
甘鎮兼撫番能使番不入虜虜不足憂矣喋喋

荅金子魯

久別懷思獲奉音使不意天壤棄物辱收有道之門
卽頽然衰也亦足自壯矣感慰如何及披覽撫閩諸
編若常平義倉兵防海賦以至保甲郵傳銀力差徭
莫不設法興除悉心經畫條分縷析事事周爰吏治
民生活嬉可想自非軫惻瘵之隱痛裕康濟之長才
而白意赤衷又足以風厲庶寮俾之奉行如一何能
截然就緒翕然變俗如此使邊海諸鎮盡若明公何
憂乎凶荒何畏乎倭虜而洶洶騷動如今日哉弟朽

德何山房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億不復可希覲麻澤沾漑蓬蒿惟義倉社學二書尚
可依傲芳規聯輯鄉里當於暇日與二三田父就溝
塍之上共肄習之不可謂不沾明公之麻澤也真實
真實

荅李惟貞

自不肖弟歸田之歲而翁丈撫鎮郊圻今忽十年所
矣從來旄鉞鎮帥勞苦兵間未有如斯之久者然以
倭虜交訌礦稅繹騷之際非得壯猷措置鼎力撐持
何能使近甸奠若覆盂危民帖然安席也勲蹟炳焉
烈矣謂宜入而在帝左右廟謨國是賴以取衷乃茲

暫藉留臺不無少鬱士望第頃紀綱積弛釁孽滋萌
海汛江防日嚴倣備陪京根本之地殆非無事之時
於此得人高廟神靈所倚重也弟山林朽質旦暮餘
生分與塞草俱枯不敢復施面顏人世猥辱台慈逮
憶拊藉勤倦猶幸爲當代正人所取死可不悔耿耿
私憂獨念主器雖定而宮彞未序帷帟之內尚多可
虞主威若尊而政柄潛移貂璫之凶寢莫可制士大
夫慮激切之取忤而氣節靡于依違懼正直之招尤
而體貌安于陵替部寺臺省常年虛除補之員殿陛
闕庭累歲無朝參之地此等景象言之痛心而上下

復宿山房身 卷之三十一
相蒙恬然安之而不以爲怪豈非宇宙異事可憂而更可駭者乎弟所欠一死然一日未瞑祈一日爲太平之民不忍見此世界也經綸匡濟允屬忠賢天祚國家會見正色巖廊之上一新柱石之儀弟某曷勝欣願

荅沈純甫

往歲門下起家撫陝也不肖弟曾奉尺緘謬爲勸駕尚冀勉分猷念共佐清時乃無何以愚戇犯顏造請室而待誅矣音使至門遂失延接然知必詒左右之憂也幸而薄譴以歸塞草關榆庶堪偃息而以根株

之累移禍朝紳被放三年殊無一刻片時可以破愁顏而開笑口者跼天踏地匿影銷聲猶不免於觸危機而絀數畧則信乎命之奇蹇也所願二三兄弟接跼樞庭門下復以曠代忠賢持平棘省正人在位固不肖弟所恃無恐者焉顧自旄鉞去秦徵車屢趣堅辭不就甚負蒼生以弟之硜硜誠亦不能無望於門下時方多難事尚可爲休否亨屯允需名碩經綸伊始徼藉良殷猥辱惠書過承褒飾凡所期待於弟正宜擔荷於身者耳敬茲附謝并候台禧爲國爲民願言珍護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答劉道微

弟戇愚冒上危身辱國明哲所羞何敢言出處之節
過承獎飾至以及長孺爲比愧負欲死乃區區此心
誠不敢以身圖誤宗社之大計三諫不聽理固宜逃
耳若夫委曲從容終濟大事以俟後之君子弟不能
也三吳重地幸藉名賢積蠹叢姦因循且二十年一
旦爬梳洗刷之草野有聞不勝私慶乃功緒未竟
鉞遄旋賢者固不可測悠悠輩惡足以知之然口
在江南足垂不朽矣還侍兩尊人膝下曳綵稱觴家
慶可想顧今中外多事之日經綸康濟須得真儒江
河就下之時撐柱挽回更憑端士則翁丈固未可淹
留子舍譴戀親闈也弟廢處邊鄉與世長絕不應復
以台鼎功業恣憑左右用舍異遇龍蛇以時各成其
志而已

答李元甫

弟尸素多年毫髮靡所自效當罷已久徒以二三執
政相繼去位冀得大賢入參樞軸弟或可弛於負擔
而不意適以豫教之請申救言官致干上怒雷霆之
下勢不得不引罪而歸非敢悻悻效小丈夫也既出
春明回首清光遂成永隔徘徊瞻戀何能不黯然銷

菟乎抵里以來邊鄉岑寂交游甚稀杜門臥一室中
起坐飲餐隨意所適家人生業耕織昏嫁之事掩耳
不願聞于于徐徐粗覺間暢惟國本未定時事多艱
揆席久虛而制麻遲遲不下朝野想望劇於思霖弟
私憂隱衷又可知矣豈升儲之典聖意已決將待明
春冊建禮成而後渙爰立之命耶太倉且還新建已
至正人類聚乃相與有爲之時慎勿芥蒂前嫌堅持
去志也卽

主上亦未肯允從耳

荅于可遠

前歲遠承音使賁龍山居病冗交侵迄未能端一价
報命也卽門下肝膈至愛忘情報施而弟固不可齒
於人羣矣天步多艱宸衷寡豫殷憂啟聖殆剝而將
復之時也主器久虛有爲園綺新法不便有爲溫公
邊霧漸開有爲安石世共手額弟亦懸思誠得太平
有期小人全軀說以忘罪其亦可焉乃瞑眩之中再
履銀鹿衝寒遠臨攬衣出迎不覺陽漏大宅恭諭台
履康勝倍億曩年天祚宰衡允關元化宗社之慶豈
獨予咤及披岱賦吟編嘉筵題贈球琳比麗衡芷含
馨仰見逸興干霄冲襟體物令人臥游鉅麗夢想清

虛可慕而不可親能誦而不能和祇自愧其塵俗耳
已復深念環才藻業世所賴以謨謀帷幄雅頌廟堂
者詎可肩越山水之間用以黼粉煙霞宮徵泉石已
哉賢不虛生士不虛附考時卜世宜有安車蒲輪邊
潞河而東矣

荅陳元忠

弟且三載懷想履絢于庭闈山水間侍清娛而陪曠
覽卽瀛海閨風之樂未足喻也若乃藏山大業經世
訐謨稟訓傳芳又直大方餘事耳伏承誨牘誇我以
太我之勝襟江帶河覆以天都色相宛然便欲神往

太行夏屋詎獨無奇其如俗子操一編如捧盈不能
釋手山靈竊笑矣顧王上方矚懷耆舊思與共政而
老丈鏗鏗專席又聖情所特注者會且見安車並起
視太峩若遽廬異時訂西山之盟長逃不返固當屬
之弟焉非敢以虛詞謾也俾旋附報并趣嚴裝蜀道
阻脩曷勝勞望

又

明興二百餘年未有父子並相者有之自德門始遂
爲昭代盛事卽田夫走卒婦人孺子亦莫不欣豔而
樂道之者雖先世善慶積鍾濬祥厚發要以天祚國

家將啟昌明之運則必有喬木世臣爲之擁佑而翊
贊之固社稷蒼生長久之福非獨爲翁一家一鄉之
光而已也惟是今日時事與老師秉政時頗異當老
師在相位上虛心而下異意故爲老師難今則同袍
共貫不患不協而堂陛隔絕宮府參差上任之弗專
而外庭責之甚備爲翁丈抑又難矣其他人情世態
變幻多端雖非不肖弟所敢言而固知其調停之未
易也所恃翁丈德望素隆人心素服老師流風遺澤
未遠猶存輔理之猷取戶庭之間措之堂皇之上當
無施不裕無感不孚何憂乎紛紜何畏乎巧令哉若
弟槁木寒灰息心已久猥辱齒牙謬及致拂聖衷
怒諸司槩如譴斥省循罪戾真如妖星厲鬼作祟邦
家更何面顏可立人世入臣一身生之惟上殺之惟
上法何所不行而必罪及無辜之人根株相累而後
爲罰也顧且奈何則亦束身以待命而已翁丈誠瞻
存舊誼矜憐不才尚冀機務餘閒稍垂清慮圖所以
全弟於草野之間不敢望有希覬重玷門牆也

荅李本寧

有言老丈爲汗漫之游者將徧於五嶽十洲乃已令
人翩翩然有方外之想顧獨念遐探遠涉此皆幽人

隱士無意於世者之所爲而老丈以鴻儒停史久滯
外藩改玉賜環寔維茲際何忍以高文大業屑越于
烟雲山水間輕置而不惜也弟至菲劣徒以依麻漸
芷忝同臭味而積薪處上揚秕居前每自省循慙汗
如雨矧茲政本重地豈不佞弟可濫廁其中受命以
來出入閣門不啻淵谷計山林朝省正可與老丈互
相更調乃能各適其適耳幸丈亟來弟尚得一奉顏
危稍遲恐不待遂行矣

又

同館中稱博雅雋朗者惟門下而以才高氣銳受忌
于時俾不得盡其所長于承明著作之庭密勿謨謀
之地者亦惟門下其空踈淺率如簸揚糠粃叨非望
之福而居前而竟以不任見斥則某之謂矣竊嘗謬
爲之評門下以蚤露其長而淹不佞弟以晚攻其短
而躋總之碁收局冷不復可論其輸贏其於以亡羊
則一也所相懸者門下春秋鬪盛家祚融昌又所居
湖山名勝之鄉杖屨琴尊儘饒清翫而弟衰年善病
憂患頻仍又邊地荒涼風沙冰雪四時之景無一可
娛縱少寬舒起步簷楹不離咫尺小人戚戚安望久
存每追憶昔游徒感嘆咨嗟付之夢寐而已盛評遠

辱惠我好音倒屣相迎欣如面晤及啟誦翰教知門
下襟慮亦稍紛紜乃信世界茫茫無處不有缺陷數
有適值我輩將如之何勉強自寬以待天定是則可
爲不盡之言副在別簡

荅王年丈

砥礪魚目爲國鴻寶而連城照乘之珍不見售於世
此鄭人之可笑而荆人之可悲也顧天寔司其柄無
奈彼何以丈之高明宜曠觀遠覽推分任真乃鬱鬱
不自得與淺中狹量之士同其情致干和抱病而返
安在其爲丈夫哉倘臻藥喜能西來會我於荒村茅
舍中山雪河水儘堪烹茗調湯以療熱中之火其肯
許之否

復宿山房集卷之三十九

山陰對南王家屏著

書四

荅趙宮諭

某不佞竊嘗奉教門下投一言之知斷自砥厲振刷以不辱于契誼此心時耿耿焉顧資性迂愚器量淺陋不能削觚毀樸茅靡波隨而意所弗平輒妄有是非罔知避忌居今之世其非不佞所能適甚明頃因祕閣延賢謬使不佞得從荆石先生之後某雖不自量豈不知非據之地不可以處鬼瑣之跡不可以溷

於魁人宿德也然所爲醜焉就列未卽引去者計荆
翁且與封軺借入庶幾乘大來之會得以伸眉張目
一觀泰道之新卽去而耕塞下有餘快耳乃倅來表
奏方以請攝爲辭若是則捧袂無期蓬麻靡託不佞
亦安能眷眷久居於此乎至損辱牋誨纒纒千餘言
援古大臣之義相勗示以守己自重審勢察微此皆
他人不肯道某之耳未嘗聞者仰見門下愛時之
切愛某之深顧某何能稱塞德意於萬一焉雖然持
微收重非具幹旋之畧者不能若定所守於或不爲
苟容不難勇退則當服膺至教勉矢礪礪決不敢棄
生平而負知己也第荆翁與門下動定尚未可知不
佞方此窺左足而決去留何敢遂議守官之事業有
詔趨門下恐門下不容復淹矣

又

某資識迂愚闇於世調趨舍臧否與俗異同心所不
然言弗敢諱此其所蔽也若一念樸誠則以爲事君
交友皆當勿欺使心一是非口一是非羞肺肝而愧
衾影寧死所不能爲也起家一年日侍三公左右才
技短拙無能少分猷念則有之而事關國體言出公
論心之所知其不可者未嘗不盡言相告自以爲忠

於三公矣王上朝講久輟儲位久虛章疏多停閣不下而日聞掖庭鞭笞之聲不佞以爲此非細故也會時亢旱引罪自劾冀以一去感悟聖心又自以爲忠於皇上矣乃昨歲一疏入未下僅蒙宣諭忠愛許以卜日出朝而止其事載之起居注中可考也今歲第一疏上九日而後下第二疏竟不下據內閣言則以爲忤上意也據人言又以爲非上意也而紛紛之說雜出不佞惡從而知之惟一去可自決耳乃疏再引疾以去又不許而會聖上三出視朝三公以爲聖意方有廻旋之機不可悻悻求去乃此輩貪位而醜冒則

愈甚愆尤則愈深矣語云事君數斯辱朋友數斯疏不佞蓋兩蹈其失焉而何敢以不肖之迹厯門下省念乎及奉密諭慨惜時事言中膏肓切情竅此正不佞所仰屋而嘆而向所盡言相告者亦居半矣以當事者之高明豈不內照而一齊衆楚如咻之者何門下德望學術三老所推方望以箴砭之言相切磋或宜尊信而可輕言去哉亦非不佞所願于門下者矣旋遽手占附報并謝心教外四君子者不佞素所雅重敢不皈依

荅蕭撫臺

復雅山房集 卷之三十九 三七八
自臺下被命撫鄖三省將吏士民延首而南望者已
五閱月袞鉞幸已承代其將吏必且廩廩受署士民
必且喁喁望澤環鄖襄數千里之地鼓舞可想來教
乃若虞於民俗龐雜災沴頻仍圖所以鎮定安輯之
畧此在臺下經綸之業特其緒餘耳誠移向之撫滇
者撫閩一指顧咄嗟可使犢悍畢馴凋殘盡起者也
不佞何能贊一詞哉然滇所慮者夷而鄖所慮者盜
夷易戢盜難防也禦夷在將而弭盜之權在有司今
有司飾最課躡虛聲者徃徃而有其以循良得譽悃
幅受知者絕少惟臺下留意不佞所至願焉

荅徐符卿

人臣任事難而任創獲之事爲尤難北方水田未有
興者而興之自公始此天所以惠國家而生公以開
無前之利也責任誠至重矣不佞雖嘗佐末議左右
顧安能必有司之議與公之議合而田野百姓之心
與公之心合乎此所謂創始難也乃今輪軒出巡數
月矣其所過州縣有司安之行阡陌間父老安之迄
無一言片詞稱不便者聞於京師而客自外來若不
知有水田使者在於地方固知有司之議已合於公
之議百姓之心已合於公之心矣不佞乃不復以公

之任事爲幸而惟以得有司百姓之懽爲喜夫使有司百姓皆已歸心而功安有不成者乎區區鄙私不勝欣慰惟公殫心圖之單車溽暑無以爲勞此不世之功稍輟則難作者也錢糧工役易處耳

荅張太守

廣平吾丈舊游之地旌軒再至其士民懽欣愛戴可想顧往歲纔邯鄲一縣被澤耳今闔郡望賜非溥施弘濟恐無以慰其心今時吏治大抵虛華鮮實專務飾功課獵聲名而於百姓疾苦漫不關心甚者敲朴民之肌髓治厨傳克苞苴以悅上司稱過客枷鎖在

獄筐篚在庭餓莩在途而吏胥皂快無不飫甘嚙肥履絲衣帛者吁此豈但無爲民父母之心亦弁人心而亡之矣不意讀聖賢書受朝廷官爵而挾以殃民毒衆負聖賢之教背主上之恩如近時士大夫者也望吾友以此輩爲戒躬行節約勤恤民隱愛民如子治郡如家如此而民生不遂民心不服者自古及今未之有聞不必問上司之知與不知矣忝在道義敢以相規不佞罪戾叢積亦冀吾友苦言見督也

荅趙儀部

某自總角爲諸生卽不喜設町畦立門戶惟心所獨

契者欣然慕好嚮往之而又耻爲世俗昵比之態故
今入仕二十年簪紳之游徧海內而孑然若無與也
非寡交之謂也不欲以不肖之身辱賢士大夫而樹
私交之幟於世然而心之所獨契者未嘗無人人自
不知耳若公之貞標亮識昌言於棄友徙木之辰時
不佞尚未識公顏色而已心嚮公於層霄千仞之上
矣迨備員春省忝廁同寅竊見一時賢傑方矜意氣
競功名而公獨蹊蹠不言晚蘭自茁冲然有君子長
者之度焉不佞乃益服公德器不可及則羨以爲野
鶴之在鷄羣也其慕好之深如此以是會一二名賢
長者數誦公及會公却又不能自道他所謂遐不謂
之耶頃叨庇起家再侍左右庶幾稟承渠誨奉以周
旋而不意有重闈之感素鞞東矣別後悠悠甚慙鰥
曠乞休莫遂復此羈淹朽憊之軀顛躓可待辱書齒
及特布生平嚮往之私以見交道自有合而不在情
好踈密間也世之言交者溺其分矣卽不佞終身孑
然寧有憾哉遂以請教

荅李年丈

承教經畧西鎮十事章章誦之所爲固封守調兵食
撫番禦虜可謂盡制曲防謀無遺策矣而獨有言洮

復徂山房集 卷之三十九 三六三
河綿亘數百里邊長費鉅脩築爲難者竊謂封疆之役但當計便利何如耳費不足惜也據大疏度量道里估計夫費工不踰三載費僅四五萬金而足國家何惜此小費而不以就百世之功哉此一事者須翁毅然決策自餘是者十九俞旨行下矣

荅趙中丞

當撫遼左時適值封倭之議殘暴敗着局已大輸姑且尋劫索和苟延旦刻希塗耳目而已扶同欺蔽轉換支吾凡有識知莫不惋恨固知端人正士必不肯依違遷就其間也衮鉞旣還夙負盛名爲衆所高仰者始排封議而攘臂請纓及擁節旄遂緘口不復言剿伐之事且回面佐款而行成矣士之不可以名取言觀如此世豈復有公論可憑清議可畏哉乃益服門下之卓識遠見加人一等矣至於國事可憂莫大於否鬲剛正如天卿不能扶撥萬分一亦復容容他尚何望如推官一事一官不點更推一官夫一官之外別有一官可推則上之不點當矣疏一日不下更延數日或旬月然後催請夫一日之事可延至數日旬月則上之留中是矣且每推輒列三四人或六七八人以請若此是禹咎稷禹林植而周召畢散之佐如

復宿山房集 卷之三十六 四十一
雲也卽聖代多賢亦不應取以克數使如拈闔射覆
可以偶獲而倖遷其待之固甚薄矣何望主上崇重
之尊禮之哉昔趙中令嘗薦人于宋太祖不用已更
薦之至怒而裂其牘復補牘以進再裂再補不易初
言太祖竟悟使今之司銓者有缺則慎簡以推推則
必求其用用則必求其速上或不點則力薦其才望
之宜疏或不下則直陳其缺人廢事之弊不聽則連
章而請又不聽則伏闕以俟以去就爭以死生爭前
者被譴後者復然上卽威嚴能無感動惟得失之念
重顧忌之累多藉口于調停專意于阿順始力爭而
不敢繼力爭而不能展轉柔從勁氣銷沮雖有執奏
罔敢批鱗一請不諧便已結舌下怯上玩遂以爲常
無怪乎官屢推而不點疏屢趣而不下也可勝嘆哉
可勝恨哉此非草野廢人所宜妄議忝在臭味聊此
發抒當亦不以爲狂謬也

荅戴年丈

向侍丈京邸值時事紛紜我輩以孤危之際能靜正
相依力抗搖撼虛舟任觸墨守從攻心跡付天功名
委命幸免墮落讒竄抵冒機鋒敢望僥踰以有今日
是誠夢想不及耳目所驚駭然臨之且疑且卻旁皇

復宿山房集 卷之二十九 二三四五
躑躅如臨淵谷如據疾蒸即丈有不能曲體其情者
矣要以一念精忠天日可鑒涇涇小節山嶽難移決
不肯弁髦生平瓦合時俗以羞當世之士類辱三晉
之山川也倘國事可爲當勉圖匡正或世道難挽必
且以大義引還若乃壯頰以逞弟不敢也折節自全
弟不爲也忝在知己因以此言布之丈之心事與弟
正同惟直已守道付公論於士夫抱職守官聽用舍
於

主上是則可爲他何足計惟丈深圖之

荅王憲使

不佞之再出也值賢友總憲中州得時聆誨提以開
荒陋庶幾勉自樹以待旌軒之入相與共猷念佐清
朝而言不當幾數斯取辱自廢已矣如負道義之愛
何然不佞心事他人不知賢友知之卽不以用儲之
議譴歸恐亦不能容容苟祿妨賢誤國至今也賢友
經世宏才殿邦重望旬宣之跡幾半天下聲名燁然
人耳目間旦夕且當有殊擢豈羨王太常趙中丞哉
彭方伯亦駸駸起矣不佞得藉手諸君子巖栖而喜
可知也

荅吳宮論

不佞初從田間來卽蒙門下誨貺之辱感承雅誼附
致一楫而私衷寔未能悉也夫近日時事患在是非
龐雜邪正混殺前書已具言之乃所以龐雜混殺非
邪能亂正非能亂是也邪正是非如陰陽黑白烏能
亂之病在正與正角而邪者乘焉是與是評而非者
附焉故君子之所爭不能纖芥而一爲小人所託其
相仇相反乃至於水火冰炭之不相入門下試觀於
昔時之分曹與今日之列局然耶不然耶然則龐雜
混殺非獨小人之紛操正由君子之齟齬耳不佞不
量淺弱登朝以來思欲爲賢人君子理其纖芥之嫌

幾微之郤棄細就大疏塞爲通而計踈於束縲力訓
於負舟不効之狀有未可使聞之左右者顧何嘗不
扼擊而嘆舉門下與當事者兩恨而並咎之哉門下
氣誼太峻故妬忌者易乘當事者器量太狹故比周
者獲附其於以墮于小人之術中一也然門下之過
在曩時之分曹而當事者之過在今日之列局列局
已甚而分曹亦有以啟之矣龔君來辱寄瑤札卽擬
裁謝而適值乞骸之候杜門一月遂此稽延再奉訊
章愧悚殊甚及閱絕交一書才雄辯偉義正詞嚴孝
標誦之尚避十舍第追鋒突騎八面合圍窮極人情

不宜至此不佞前所云門下氣誼太峻以今觀之不
又然耶幸姑善刀而藏以待宰割天下勿徒爲忌者
所乘而已恃愛忠告勿以爲迂

又

不佞自起田間再塵朝序固冀延登鴻碩共佐熙明
而他人有心執焉不化比當承乏事可專圖乃又荆
棘布前坑穽置後向之摧抑名賢者今且延禍于不
肖矣冊儲大典不肖初入京已竊窺上意爲女寵所
惑寅年冬偶以單身守直得因太倉公之請反覆轉
旋是以有明年傳造錢糧後年冊立之旨及卯年謬

從新安公請觸上怒新安公旣忤旨去則不肖固不
應獨留也逡巡數月復申前請不得科臣固爭又不
得反加降罰焉不肖於此時能復容容保祿耶封還
內降拂衣平津大義固不得不然矣惟是朝省正士
坐累一空適中內外構陷之計可恨耳以聞門下得
無惋嘆兩公子珪璋美質黼藻雄文並紹家聲蔚爲
國器卽日聯翩霄漢接武瀛洲方擬脩世好之緣相
與切磋大業而今不可得矣匆匆附音但有馳慕

荅李撫臺

不佞嘗竊嘆今天下民生凋悴風俗澆漓極矣所以

然者由紀綱不振而貪墨之吏昌故民生感教化不與而浮薄之士縱故風俗衰也而是紀綱教化之責內則在朝堂之上人主與大臣共握其樞外則在郡國之間撫按與司道交持其柄所謂樞與柄非詔旨憲條之謂也以綜核而行黜陟之權以表率而示取舍之的權設期於不移的設期於必赴若此乃能運其樞與柄於天下而御史應訓士士從今朝廷之上所謂握其樞者不佞亦與一人之數焉而紀綱之弛也教化之偷也不佞何敢盡列其狀顧自度其力之終不能幹旋于萬一也則徒有愾嘆而已臺下澄

清大志砥柱貞標而又填撫一方事得專制此正紀綱教化振勵作新之一時也承示大疏議肅吏治則欲慎舉刺公品隲而總之參伍衆論斷之以虛明議惇士習則欲禁華靡戒浮頰而總之倡導自身先之以清正披誦再四不覺歛衽竦服曰何幸得聞法度之言德禮之論也夫吏治清則科求省而凋悴之民可甦士習厚則譟競消而澆漓之俗可挽舉此推之天下同志者皆能遵用其說世道之大幸也何獨全楚被澤而已惟臺下毅然自信設誠而致行之景應響臻事效可立見者不佞當翹首以俟

荅邢撫臺

不肖自席藁待命時已月餘疏已五上而明旨未降
天怒方殷草菅餘生不知能倖逃於斧鉞否也敢復
與聞軍國之事然封疆大計戰款機宜與今督撫重
臣才猷勲畧或抗言于廟堂之上或折辯於臺省之
間則已涸舌焦唇不遺餘力矣凡老成端亮之士孰
不知款之不可輕罷將臣之不可輕議也而自臨洮
啟禍一時蠶銳浮薄子乘機鼓譟哓哓至今又一一
閱臣捕影繫風隨聲附和間或高年大老亦從後生
新進構煽譁張此等情踪臺下安從睹狀也不肖左

枝右拒陰解陽排耳目具存旨意見在而經畧公尚
以不肖爲誦其功也不知不肖所以伸之者已百倍
擔荷矣乃不肖朝離閣門煩囂夕起向猶議戰以堅
款而今則徑議罷款矣向猶藉款以攻經畧而今則
藉款併侵岳峯公矣試觀四十日來旨意如定擬戰
款如罷免經畧寧能出一字以持國是以決邊計以
憂邊臣否耶從此中外紛紜上下衝決勢不啟疆生
事辱國喪師禍未但已不肖卽去之林樾而桑梓首
難身家安得晏然此不待台諭下頒而自知關切所
當盡力匡救者也利害安危之端已備與潑陽東泉

二公反覆開說二公似皆許可款議當終不可罷岳
峯公當終不可擢惟是史會早擢則市賞可復市賞
既復則虜情馴服而款貢可堅外患平內議亦漸衰
息矣

荅鄧太史

某淺陋未嘗知學每侍論說于先生其言希夷微眇
茫無涯矣不啻衛文侯聽古樂惛然恐臥耳則竊自
嗤其鄙以爲終身將不可入于道也自荷蒙從執事
游進而接其丰容言論冲和恬澹合體自然退而未
始不復其養也微伺其所得乃在端居靜坐不爲私
妄間隔此心真見定力金鑿實際非徒談空說妙者
比始自幸其有歸依有入路也薰陶久之鄙吝粗浮
漸覺銷滅既違麗澤輒復慕蕪瞻跂之思良以頰切
忽奉翰牘意在轉告倍增悵然何恙不已而有茲請
鳳凰千仞應龍重淵下上有時要非恒情所可測度
俯慙碌碌羈栖塵網蝸涎鼯技爲用幾何西山有薇
會且歸矣伉旋附報臨風戀戀不盡所言

荅郭撫臺

承惠嘉刻章章誦之竊伏羨戎務倥傯中諸將稟畫
受署日不暇給而軍書表奏動輒千數百言事理敷

暢文藻爛然猶時有餘閒抒思于序紀歌咏合之閩浙諸州連篇累帙觸目琳琅所謂天縱異才非耶攤之案頭旦夕覽玩庶幾悉山川之槩剽人物之評於臺下學問事功亦可管窺其萬一焉非特增廣其腴潤而已再此謝教之辱

荅王撫臺

裁冗官汰冗餉於義甚正名甚美固籌邊者所樂聞也第更制立法須參酌時勢料量人情人情未諧時勢不可雖管晏不能措其智薊鎮南兵果冗餉果濫前人已會議裁矣乃令未出而聚眾之旗已樹轅門

下往事可鑑也今欲更事緩圖之則須日月消磨用驟不得驟革之則須機事沉密如迅雷疾弩發則必行未有議未定而聲耗先傳形迹先露西來者言減臺官東來者言減兵餉眾耳咸屬羣心既搖若此而欲其弭然順令帖然無譁難矣幸翁丈早聞其事亟會督府議狀尊俎談笑間釋危疑而安反仄此曲突之功銷變未形者也今但鎮之以寧靜無輕有更張羣情自定夫海上之鷗馴之以無機心而已別無他術俟督府公書至當自以意告之

荅王撫臺

西鎮屢次出師大有俘獲捷書入奏君臣動色相賀
侈以爲不世之勲焉某草野廢人不敢與知其得失
獨計西虜敗衄勢必以報復借力於東夷東夷若行
勢必以助逆借口于西鎮展轉牽纏將併我山西宣
大之邊皆廢款而從事於戰干戈之禍倉穰無寧時
矣我邊人能偃然如今日哉幸賴臺下開喻虜王夷
情大定目前之患或可少紓無奈西鎮之構釁已深
要功未艾况青海之地又虜所必爭者彼中樞杞此
中恐不能獨安耳東征之士留戍遼陽弛門庭之防
衛鄉鄰之急以倭之所餘者盡之於虜痛哉臺下之
言之也至於關梁不通山澤盡竭荒涼蕭索之狀無
地不然咨嗟愁嘆之聲有生如一此則國家氣運所
關疑未可盡咎人事也

荅高督府

自翁丈開府畿南兼制山東竊幸君子經綸寔維此
日已聞經理朝鮮之命東事有託甚以爲喜而前車
旣覆殘局難收况將領異心事權掣肘則又深以爲
慮也翁丈才當八面氣雄萬夫鼓行而東猝與大虜
相遇率師奮擊遂解遼陽之圍用是一入朝鮮之疆
而士氣倍張倭鬼潛奪屢戰皆克所向無前詩稱征

復存山房集 卷之三十九 三六十七
伐獫狁蠻荆來威以今觀之又一方叔矣功何偉也
第建功易居功難制勝易保勝難側聞廟議倭平之
後便藉鼎重留守其間營平之屯湟中定遠之制西
域是亦一策第善作善成善始善終自古難之保勝
居功于今世調人情更復不易耳雖然窮寇不迫諸
羗所以終降蕩佚簡易定遠所以遺愛也誠據險守
要省費息繇拊循有方招徠不怠倭且懷仁慕義願
爲不侵不叛之臣與朝鮮同奉貢職矣何後事之足
虞奇功長策尚多可圖是在門下次第經營也

荅馮憲使

不佞虛庸克位尸素懷慙則上書而乞骸數矣所未
卽飄然去者徒以升儲之典曾効一言欲觀成事而
不意臺省疏入橫被譴訶誠不忍見清明之朝有此
舉動用是封還內票妄意回天而不自知其遂過于
戇也期期忤旨悻悻危身得賜生還已爲厚幸歸來
塞下山深地僻俗嗇交踈息影休陰塵緣如洗回想
數年政府尺寸無稱惟獨內不敢求知于宦官宮妾
外不敢得罪於賢士大夫進無隱情退無私容解官
而返家徒四壁蕭然寒儒此可不愧于心不愧于知
已者也若乃陰陽人主倚中涓爲奧援豈但羞而不

爲才力固限之矣昔人謂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敗之數卽得其人無所用之不佞之無用于世也亦正坐此耳今朝網積弛時事多艱非得望重才高鎮服一世者不能有所匡濟不佞之奉身而退也亦懼以其不肖之身妨賢者之路而恃後來者之足以辦此也賢友經綸大業韜闕多年厚蓄宏施正惟今日粵西臬務暫屈旌軒行且拜命大藩奉對前席陟處華要詘指可期不佞以人事君藉賴非一朝夕林壑之下懸企尤殷也

荅王大理

吾友抗志丘園養恬葆重襟生清曠良慰遜思顧不佞所爲屢書相趣欲吾友亟出者非以朝省爲華簪紱爲寵嚇鷓雛以腐鼠也亦以足下才藻嚮用方新非有顧蜚之疑履虎之忌而徐于高臥忘情紫庭壯行謂何不佞與足下友也宜以大義相勗若乃硜硜自好則不佞正此同調而不敢以套語從史者夫盟心十畝抗志一丘此晨門荷蕢所以逃春秋之否而非卷阿鳴鳳啾聲於明聖之朝者也足下其審園之無以嘉遜爲高用世爲溷應龍變化淵蟠天飛各欲及時而已代雖遠地深巖靚壑儘足幽栖不佞豈能

一日忘去志哉以待吾友偕出偕往耳

又

門下柱石貞標紀綱要地儀刑所樹正士知歸項京
察黜幽與評甚協非夫神鼎參設藻鏡互懸明允公
平曷克有此不佞聞之而喜且服可知也祗緣罪釁
餘生世所共棄不應復以山林書閭介紹長安微辱
隆情軫存勞人千里拊藉而餉遺之空谷足音可勝
感慰顧衰形柴瘠百念灰寒數極緣窮良負期許惟
國本未定時事多艱扶掖廻旋端有望於同志垂紳
正笏姑鎮物以雍容借劍埋輪無嫉邪之過甚所云

劾奏疏寢未行雖若渾涵已令瞻落至於部院諸老
連章乞骸吾友亦請鉞求外某卽越在草莽審時度
勢知非所宜陰陽消長之幾要須審察伏書不盡倦
倦

荅劉宮論

經緯獻納此儒臣啟沃君心發揮忠悃最得盡力之
地不肯嚮者虛負此職遺恨不淺正學昌言全望門
下卽臨御稀濶歲不再三非我得爲者姑且俟之孟
軻氏言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非心一格嚮道自
專講學工夫自無作輟矣此又參政卽日事也

荅呂中丞

戎馬荒鄉幸藉台重自聞簡命無日不西首光塵也
建儲之議往曾傳奉明旨業有定期而張主政以先
發債事項者豫教之請不佞以約禮部次第上章而
臺省又以先發債事前後乖刺金因凌越無序關白
非時失之台論謂其精於義理畧於時勢誠確論矣
不佞愚見諸君時勢固畧而義理亦未甚精也何則
事任長則力專言有漸則易入諸君喜於任事而不
量力急於進言而不當機正由義理欠精故耳事既
已債上怒已形當此之時欲歸過諸君勢已無及義
不得不爲之申救申救不從義不得不引去引去過
激勢不能不忤上意干嚴譴也而豈不佞之得已哉
台論謂宜積誠感格用悅挽回不佞之病正坐少此
所不敢獨諉過於諸君者也乃臺下寬原不佞之決
裂厚望不佞以轉移不及蚤奉誨固竟虛德意愧負
何可言然不佞卽不乞身歸終無益於國事萬一罪
戾彌甚幸而歸也尚可以被服教化勉畢平生惟臺
下建磨厲之

荅田親家

恭喜滿績告成聲猷日暢光膺慶典增重家邦忝託

餘榮良用欣抃惟不敢以山林竿牘稱賀長安邸中
煩瀾裁荅耳島夷頑悍依擾東藩既已得志朝鮮遂
乃睥睨上國戎心無厭不待智者而知也始謀弗臧
興師遠擊徵發旁午在所騷然意謂孤注得梟虛弦
落鴈封侯之業計日可成而驢技易窮狼狽無措膏
士馬於異域委帑藏於深谿進退兩難智力益困然
後飾功掩敗媚寇求和許貢許封誤君誤國紆目前
之急而不顧後來苟身家之安而不虞社稷某雖廢
也心竊憂之及得銀臺大章誦服無已卽廟堂自有
成算而大臣宜效忠謀不意蜩鳴鼎沸之時風靡波
頽之日亦有發抒正論力折神姦如親翁察察者也
欽服欽服顧今士氣已竭積貯已空衝風之衰勢難
復振恐不能不出此策爲向之經畧易爲今之總督
難爲今之司馬易爲他日之司馬難耳此弟杞人私
憂惟可爲親翁告未可令他人知也山人無一嗜好
惟筆研不能棄去有佳筆見惠數枝爲感

荅周督學

承教僭復謂近來士習浮薄其咎不獨在士亦由督
率化導之術未盡非漫談也蓋頃督學課士試策者
絕少論表間一命題而已不必作也經義雖作不甚

復宿山房集 卷之二十九
觀也但觀一二書義詞語纖新輒稱爲奇寘之高等
至於志操貞污行檢淑慝茫然不加察也以此程士
士孰肯懲媮惰而攻苦戒放弛而斂戢者哉浮薄輕
佻之俗成沉深樸茂之材寡使朝廷不得收取士之
效弊誠在此此不佞所以敢頌言之以就正於有道
惟高明垂省毅然脩復功令振起頽風不佞不勝大
願

荅吳撫臺

緬中有岳罕逆孽姚營叛兵而反覆變詐之思箇又
構煽其間勢必生禍據稱調集兵象水陸並進恐非
蠻莫猛廣之力可支三宣危則全滇急應援之兵似
不容已卽軍餉詘乏固不能不煩區畫也譬之豺虎
在門且須拒之外戶徐爲堂奧計耳然幸嚮者緬夷
進貢之請臺下力主不許若預防有今日之事者真
可謂先見之明矣朝許款而夕叛
主上能得不疑又服又服

寄任侍御

江陵事旣已竟結復有嚴旨趣之舉朝洶洶攻排未
已大抵進言者務激叩而持法者尚平恕張氏之甌
極矣此外更何以加能平亭輕重之間上回天而下

澤骨者惟在門下此非獨用解脫行德於冥冥所以
全國體而存主上惟蓋之恩法應如是止耳門下寔
重圖之

又

江西吏民苦燒磁之役灼肌煨骨未喻其痛楚也累
年解進器皿堆積午樓上甚多豈真乏用無如闈宦
輩藉此以爲利何耳大疏備陳地方災困恤民之念
惻然可掬乃九重之上知有左右之言可聽何知有
撫按之言小民之苦哉門下方引陶匏之儉規切聖
德嗟乎是何異挽江河而行之山也此不佞所以目
夜惟乞骸是計外憤內愧深矣言之氣短

與邢侍御

先曾王父去貴邑百餘年一旦蒙立佳傳清操惠政
遂不至闈習無聞子子孫孫與有榮問久圖裁謝憂
病妨之茲承遠道寄聲兼以瑤章見教天球大貝照
耀心顏因不覺耳目開明神情振竦乃克附一槭以
往也李君又言臺下別有諮詢若將爲俎豆地者此
則何敢過覬獨其生平大畧聞之先人誦說十尚憶
其二三蓋曾王父以成化四年貢入太學又十年乃
生先王父先王父從之任時纔六七歲則任貴邑寔

成化之十九二十年也今邑志列之弘治十年不知何據可再一叅訂否其之官也騎而前馳曾王母乘帷車駕二騾從其後最後一騾用兩籠擁樹子女衡載其上子卽先王父女長先王父一二歲者別無輿馬亦鮮門皂先父每言成弘時官儀簡朴曾王父尤甚今之官者車騎人徒絡繹道路聲威烜赫百倍曩時而勞費亦復不貲矣比至縣問民疾苦條其繇賦之最重者請于上司咸獲裁損身先節約齋厨之內蕭然粒米寸薪非俸不入晨起署案畢單騎行視阡陌延見田夫織婦勸以農桑獎其勤者以愧游惰半是士女競奮每當曾王父出耕者耘者蠶者績者汲者春者爭效其功以奉順曾王父指暮年而村墟煙火改觀矣學宮傾圮捐俸葺之青衿少年時加課試閭閻爭訟率令就鄉三老質平罪應杖者以荆杖撻之不忍見血見血輒泣然泣下爲之掩面焉人咸稱曰王佛王佛云然善察物情曲直姦良一見洞燭毫髮不能遁以是又有鏡王之號政且清曾傍邑訊盜盜不任撈掠因自誣服所連引皆大姓坐繫凡十數人臺察以屬曾王父鞠之無驗又名籍多舛心知其枉不欲以株獄絀良民力爲白狀請盡釋諸繫勿治

臺察大恚疑曾大父以私庇也則移其獄陵縣陵縣乃悉坐諸繫論死于是臺察稱陵縣尹才而操曾大父甚厲曾大父拂衣起曰古人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乃欲吾戕數命以博一墨綬吏乎寧死而已卽日稱疾不視事竟投劾歸初曾王父至邑邑有鄉先生二人一邢一王曾大父甚敬禮之政弗決者每造兩公咨可否兩公亦披誠相示驩若同室行之日兩公率子弟及闔縣父老送之數十里外至垂涕不忍別贈言一軸中有簾垂政簡訟平中琴鼓民安物阜裏之句歸兩月而眞盜從他縣劫人事覺具狀其事諸繫乃解臺察始大悔自恨泥深文失長者特紿陵縣尹鐫二級焉曾王父聞狀舉手祝曰噫嘻有是哉何可謂無天道也纍纍者得不以寃死吾棄官而游地下快矣諸親戚故人操牛酒來賀曾王父頌其陰德曾王父曰陰德則不敢當惟不忍昧此方寸靈良民以自完差可不愧于神明而已衆皆嘖嘖嘆服曰眞佛也佛也曾王父丹顏豐角美眉目微鬚貌冲而氣和居家惡聲不及臧獲與鄉鄰處响响有恩緩急相救助不以暮夜風雨阻晚而歸田聯宗族近舍益務親睦一味之甘分餉必徧訓課子姓讀書治生俾

各任其力不强所不能獨勉使做好人行好事寧弱
勿疆寧讓勿競居鄉居官總此數語而已歿之日遠
近哀悼共懷其德誼請于憲臺與祀典合因祀于鄉
大畧如此其他遺德隱行非先人所常誦說者不能
盡考亦不敢臆對也外家刻一種附上

荅魏撫臺

邇來人情國事日以紛披廢錮之人何敢深議顧具
茲耳目良有不忍看不忍聽者開礦之令更屬可憂
今緹騎貂璫銜命四出而毫舉利孔尋聲躡跡而瀆
奏者猶尚未已不意二祖所創金甌世界爲此輩羣
小簸弄掎擊將使疆土無餘脈山谷無完膚而在廷
諸公徒袖手坐觀曾不經念于繹騷動色于破壞也
可勝恨哉臺下爲國忠謀疏請停罷所言民難宜恤
虜患宜防意若專于敝省而深惟社稷至計旁及他
藩額供仁人之言蓋臣之慮所該溥矣至稱帝王之
寶在善人不在珠玉偉哉格心之論輔德之猷也主
上明聖度必轉圜回天之功竊當傾佇

又

東征之役前車盡覆後勁却走無救於屬國而延盜
於中華禍旣燎原寧可撲滅草野之下所爲不寒而

慄者也顧今大寇已偪而本兵猶尚無人廟算猶且未定在閩外者日請兵請餉曾無出奇制勝之方在廟堂者方議戰議守類多迂緩不急之務以斯禦寇竊恐寇日益深禍日益烈也最可訝者名爲救援朝鮮而重虐之奴虜其主魚肉其民督之脩城督之建署舉國奔走服役之不遑而部卒騷擾輾轢之害不與焉奈何不驅之降倭也我寔驅以降倭反咎其降以自恕我則有詞其如朝鮮之無告何哉及今收撫瘡痍慰安奔潰之衆鎮以靜定聯以慈和朝鮮君臣尚堪鞭策倘朝鮮盡失縱之于藩牆之外而距之于

堂奧之間不啻不勝而已岌岌乎殆哉至制禦之策議者但急於天津遼薊而不知淮海之更可虞也此肩臂咽喉之分也然與其入而禦之孰若禦之使不得入焉善守者能使之不得入善攻者亦能使之不得入全羅雖失漢江南北猶多險阻可據守得其人倭不知所攻矣閩廣浙直處處通海師多習舟豈宜遠調責使陸戰第分路航海直搗倭巢釜山之倭勢將自解此而攻得其人倭不知所守矣鄙見如此不知臺下以爲何如乃今方議遠調將士於閩廣浙直也專設督帥于天津登萊也嗟乎遠水近渴無謂調

之未遽集也卽集矣兵衆則餉多輸輓可無慮哉臨危抱拂無謂設之未必得人也卽得入矣官多則權分牽掣可無慮哉一方之兵則可以禦一方之寇一方之官自可以辦一方之事而不務部署不務責成卽集兵如林設官如麻無益萬分之一也是自疲自盡之術也力疾草草

又

中國之嶽五而恒嶽向在夷方故藉飛來石以文其陋而祀之曲陽此前代所欲正其祀典而不能者也國家統一寰宇恒嶽幸在封內而祀典未獲正不惟

禮文闕失亦非所以正山川之號而昭全盛之規也臺下臨撫一方百神受職往年歲旱禱雨於嶽廟祝史朝至甘澍夕零兩歲之間再禱再應雖臺下精誠之所格乎而神之靈爽亦甚烜赫矣竊以爲嶽祀之復非臺下心孚其神而合德者未易舉也第此典在前雲中撫臺胡順菴公曾具疏請時申瑤老在政府于谷老爲宗伯順菴未及與議議未定而疏入諸老以爲非急務也狂故而報罷今誠獲藉臺下之重脩復曠典當與懷棘衡湘兩公酌有定議然後合而白之執政典禮者無異詞乃可連章請也臺下以爲然

否

荅王年丈

邇來時年所不敢知獨計高才重望如翁丈者朝端海內不能幾誦指而久淹珂里未卽入參樞筦出擁節旄何怪中外紛紜不得亟睹太平之景象也然聞諸道路長安棊局愈變愈險勢將內外朋合簸弄機權流毒縉紳禍當未已誠如翁丈所憂無天日無紀綱者如此世界寧可藏伏巖間養恬而守拙耳矧太母康祺方茂翁丈以此時承娛膝下卽海上三山之樂無以加何言乎榮祿也欣仰欣仰復軒兄庭推未

報此好消息將來當有受用蓋近時一二陪推黥用者甚蒙疑議見以爲有奧援正推不報雖云暫詘却自光明他日與翁丈連翩而起所謂黍茅彙征當各從其類耳偶患末疾伏榻附書字畫潦草罪悚罪悚

荅張侍御

天下之事是非曲直皆有定論惟虛心觀理乃得其平兩年以來爭議繁興朝廷之上幾爲訟府彼一是非此一是非而是是非非者又一是非上下無章綱紐盡弛環觀側聽者皆意怵神悚而當局者乃反以爲快也豈不可訝之甚哉要之事不構不與不激不

復宿山房集 卷之三十九 三九三六一
遂鼎方沸也又或揚之馬方奔也又或策之亦各有
執其咎者焉嗟乎主聖時清臣子之厚遇也縱不能
協心壹慮贊襄乎休明奈何脩繼介之私纏綿無已
至上厯君父之戒諭乎不佞寔私心恨之而義無兩
徇兩爭之勢又不能得不佞會且去矣不佞去而諸
公或當諒於鄙衷也恃愛惟與足下言之若他人則
絕口不及此大疏所云當力贊末議矣

荅傅年丈

翁丈省方西土論罷債帥及紕擿有司之貪縱者奪
其官一時將吏凜凜嚮風頓令江漢澄清巴渝變俗

夫獨訪察一事姦猾之窩巢善良之陷穽也名挂訪
單十無一免而招承事跡萬無一真此弟所親見稔
聞痛心而蹙額者望翁丈斷而勿行大是快事卽行
無泥原單無拘成案尚可以解紓萬一然單一行而
擾害已多案一成而罪犯已衆固不如其已也鄙見
如斯惟丈裁察考成二事業聞命矣

荅吳侍御

曩歲拜使之辱一附荒穢自後阻遠光塵闊焉音問
徒有懸馳比聞珂佩升朝私竊慶幸以爲正人進者
治之機也謁呂廟堂氣色可想間得所上封事凜然

裂麻請劍之風破柱埋輪之烈復不覺肝衡嘆服以爲學問中之文章涵養中之氣節謨謀議論自與庸衆殊科而不意今乃得見其大全也章章誦之質生之通達宣公之忠懇殆兼擅其長焉而紕奸徒之欺罔劾閹宦之朦朧爭新引舊引之倍輸出鹽行鹽之疊稅幾以口舌伐斧鉞匠心良獨苦矣第今堂陞不交宮府隔絕宵人煬竈未易驟除一薛居州無如王明甚孤忠特立宜且爲所得爲盡所自盡滋培士扶護善人元氣漸克天定可待狂飈驟雨能時主上聖明當自有翻然悔過之日也不佞

質罪黷餘生與世長辭豈堪鞭策惟冀明公効回天之力豎夾日之勲國本不搖主器有託飾巾牖下死有餘懽矣乃今冊立無期冠昏未舉道路悠悠之口夢寐爲驚寧能一刻安枕此不佞之幽憂滯慮切骨關心者十載于茲止可控之臺下未敢與他人言也若夫朝政時艱當有任其責者豈草野所敢輕議哉

荅陳侍御

辱書知以新正受代省方伊始綱紀維新不佞聞識拘迂何足佐清問獨見比年以來州縣靡費莫侈于供張閭里沉寃最苦於訪察此二事詣旨申飭至數

也憲令禁止至嚴也而卒未能斷然行之者鋪飾之文疑於敬上羅織之害類於擿姦卽賢者不免襲其跡耳以公剛明正大若砥柱之在中流倘能痛抑彌文嚴懲窩訪二弊旣革其於肅吏治安民生思過半矣幸留意焉

荅馮太史

往者輟直承明養高湖上不奉儀采儵忽數年每擬培風輒虞轉石乃東山甫出西路俄還竟阻心期可勝悵恨辱書垂訊兼惠新編弘璧天球一時紛委昏情頓爽病目驟開感慰之悰言不能喻矣謝謝史記

舊本雜題評瑣屑繁蕪良可唾馱茲賴門下更正予自校讐還之大雅信龍門之益友開世之宗工歟忝在同襟真用擊節至裴松之所註三國志遺文乍緝墜緒獲傳識同索珠功俟煉石矣徒此珍重無以報瓊奈何

荅王督府

近來疆事廢弛其病痛全在議論太多事權不一所以賢者苦於牽制而媮惰之輩反得以便其因循玩愒之私則疆事之壞其咎不獨在邊臣矣卽如今寧鎮之變當其始發時能出方畧戡定之只須一介之

使片紙之檄可不崇朝而下乃遷延觀望束手求援縱火燎原鎮臣不得諉其責矣而廟堂之上囂然聚訟倏然議徵兵倏然議遣將此議論虜王約束彼議行鄰省戒嚴此薦某廢將宜起彼薦某罪人宜釋連章累牘喙喙爭鳴下既多謀上復寡斷俾姦險狡猾之徒乘封疆之急以營其私幸國家之阨以就其功而名實不分趨舍罔決卽令賢者在事恐亦不能收平定之功而况遷延觀望者哉誠可恨已顧議論繁多病雖在內而舉動猶豫罕有定見定力事無鉅細輒形奏章不知邊臣之所請卽言官之所評彈者也

我欲建事功而彼乃藉以作文字我退讓不敢顯制而彼乃躁率務爲敢言轉相牽纏亦有由矣春秋之義重臣在外有可以便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不肖所望于台臺自今事有當舉慨然施行無煩奏請奏請數則議論多是自絆之道也辱愛下詢不忍嘿嘿惟覽而擲之

又

承教東事未見贊畫全疏乃閣臣坐此罷去中間情節亦可想知勘狀果真于堯非一蒲盤壞着收救彌難臺下識洞幾微慮周久遠入而居中等畫自能轉

禍爲福因敗成功草野廢人曷能仰贊萬一要以鄉鄰之閩與同室之閩微有不同始朝鮮告急時只一裨將偏師問罪境上觀其順逆方畧蕩平卽不得已而用兵亦須推鋒處罇遙爲聲援乃當事者周章蹀率輕動寡謀悉發銳師遠征絕域譬之救鬪代人控拳碧蹄之戰卽被傷殘如何撒手致有今日禍結兵連勢不可解良由始謀不臧旣昧于軍機又懵於國體故也救敗無策遂至枝梧枝梧不已遂甘欺蔽前車旣覆後來復然國事軍情豈堪再誤其在今日旣遣經畧又設巡撫者三此外又有督餉大臣有監軍

有贊畫而冗將不與焉多一官則多一從衛多一供億多一牽掣此不必餉軍靡費而各官廩餼人徒公移私牘煩費勞擾將竭省直之物力而不能支矣不佞以爲省一官之供可抵千人之餉且事約而力專也又水陸之兵蜂屯蟻聚旣苦遠調又病久留疾疫饑疲不戰自憊留屯之說紙上裁桑耳不佞以爲大兵利於進攻不利退守懼師老而餉不繼也今度敵不攻則決策而前併力以圖戰勝如其堅壁不出我亦解甲番休分水兵於閩浙息騎士於薊遼量留選卒據要守衝傳介子之斬樓蘭班定遠之制西域豈

在用衆哉惟執事寔深圖之若罷閒武人浮游說客
指稱報効獻策公車溷瀆宸聰淆亂朝議一切斥逐
勿使濫竽此尤肅清朝廷慎重軍旅之體乃本兵主
覆章奏斟酌機宜又不可自條陳也

復宿山房集卷之三十九終

復宿山房集卷之四十

山陰對南王家屏著

書五

荅徐侍御

語云百聞不如一見今之議邊事者或援古以概今
或懲前而廢後或執小利以譏大計或憑臆說以撓
成功皆貴耳之談非真見夷情之實者也某生長塞
下自記事以來所見虜衆侵驅蹂踐焚掠殺戮之狀
慘不忍言偶數月不舉烽經時無羽檄邑里卽色笑
相慶謂爲太平至乃韜弓臥鼓終歲晏然露宿宵行

一塵不擾此等光景不但目所未見亦耳所未聞焉
非賴天祚國家虜衆內附我等操其羈縻約束之柄
何克臻茲是無論供億輸將所省不貲而生聚休養
日以殷繁向時廢堡墟村人煙相望蓬蒿藜藿耕作
寢與款貢之效固居然可見於此矣而議者猥云當
罷豈不誤哉幸臺下躬履荒垂邊事夷情具經巡閱
故能悉款貢之便利察邊臣之苦心如此他人身不
下衽席足不踏邊城而愁以千古所未有之事聳動
其聽聞宜其拒之而不肯信也顧不信其利已矣而
又詆其害掩其勞而傳其過則邊臣又安能強然則
服已乎夫議天下事易當天下事難臺下處議事之
地而能體當事之勤此邊臣所願捐軀隕首自効而
不辭者也疆場幸甚宗社幸甚某邊人也私心倍切
欣荷遂不覺其覩縷伏惟垂炤

荅張司農

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正人壯士何可一日不在朝廷
乎當翁丈屢疏求歸業知柶鑿難投而薰蕕不共器
也乃匪石之指竟不可移此於勁節貞標果挺然塵
表而莫肯夙夜朝夕朝廷之上景象如何嗟乎比周
盈庭驕人好好此輩良得志矣黨與成于下主勢孤

復宿山房集 卷之四 三十五
于上孰與郤晉文之席寢淮南之謀也聞去國之日
都門送者如堵卽輿廝走卒咸重其行以爲忠直不
容于朝朝綱何由而正夫使清議出於闔闈之口朝
廷尚有人乎可爲愾嘆高平使者便附候起居琴尊
巾履知甚恬愉第太行王屋之下亦可使鄙人徼一
晤之權否

與李太僕

不佞猥以桑梓葭莩夤緣契分相與切磋道誼砥礪
生平固冀合志同方報國家作養之恩于萬一所至
願也幸丈批鱗蹈尾擿發權闈爲主上去腹心肘腋

之賊洗天浴日功莫大焉於時中外士紳高其名
泰山喬嶽慕之如景星鳳凰卽不佞亦自爲分光
寵可附義無窮也何圖盛名之下借交引重同志寢
多批繩引根嫉邪已甚於是風林駭翼湍壑驚鱗曹
起而爭而廟堂之間謹然如訟府矣不佞於時纓冠
救闕垂涕彎弓緩急之情有父子兄弟不相爲謀者
豈非以太阿斷管隋珠抵雀輕試而褻用之爲可惜
耶乃丈方且以身爲孤注憑河而往乘墉以攻執禽
不利於言觸抵竟羸其角遂使戎興於奔鬼嘯于梁
快羣小之心而傷善類之志此不佞所爲仰天椎胸

而痛恨也夫生同里仕同朝應制後堯同館謀國同
猷念不佞之於丈不可謂疎矣而誠意不能孚忠言
不能入肝鬲之誼化爲參辰金石之交判若箕畢痛
也如何然非獨聚散之間而已自丈以摘發契合上
意上遇之以國士目之爲忠臣言聽計從親信無比
謗書盈篋不省毀言日至爲不聞也而百抵扞百優
容百擠排百庇覆遭逢如此固人臣千載之一時焉
而丈曾弗顧念君臣之好圖其始終朝叫閤而莫伏
闕使如忠害直之徒得因以藉口恩寵猥云怙恃以
竦動上聽慈親投杼豈其本心愛有所奪而勢非得

已也以丈之剛腸勁氣誠不難一去以明志百鍊以
見節而孤負聖意虧損國恩臣子之情宜不容若是
恣耳嗟乎已矣居不見聽去豈受規謬悠之談喋喋
何益然而驕驕奔佚決銜委轡追風之步自存應龍
震騰沸海搖山致雨之靈非爽也丈夫不爲進則殉
國退則潔身石可確堅不可變丹可瀝赤不可渝義
澹泊而愈明仁困衡而益孰詩稱遵晦易訓居貞藏
器待時賜環有日願言珍重慰我勤倦

又

吾丈一忤權地嘉遯十年困比積薪艱於轉石毀忠

蔽信時望鬱如也幸今風靜波平雲開日出端人登
用正氣復伸忝在知交可勝忤舞顧獨念材之大者
不以小用器之重者不以輕投是以合抱之木可以
棟明堂不可以室鼠穴干將之刃可以剗犀象不可
以擊糞壤之蟲吾丈貞固之節以培養而益完英銳
之鋒以淬礪而彌鍊其爲合抱干將更大且重矣竊
謂宜慎其用與投者而後可諧士論鎮物情表往昔
之無他全功名於弗墜倘或藩籬未剖圭角猶存順
風而呼則傳聲者駭登高而指則見影者疑况今國
是壽張人情險仄上厲威而莫測下救過之不遑激
與隨兩無一可惟有敬慎可以守職簡默可以防讒
此所以附書琢菴丈欲吾丈無出言外之言于事外
之事雖知門下所自待者甚大且重而區區忠愛一
念則猶恐其小用而輕投耳伏荷采葑不罪狂僭而
琢菴丈書來亦盛稱門下執持有不犯其鋒不入其
黨之語審然卽聖賢立身行己之道無以加茲如此
而士論有不歸物情有不協功名有不盛主眷有不
隆不佞請伏妄言之罪永自絕於門下所甘心焉

荅李親家

河壩荒徼斗絕孤城朝廷爲地擇人特移履幕雖云

險遠大費經營以門下卓識宏猷精忠定力擔當幹
濟何往弗宜卽番虜交叢兵糧素拙馴頑格暴在調
適其性情祛滯汰浮惟審知其利病沉幾籌畫漸次
更張運綜核之微權持紀綱之大體嚴不生事實寬不
近名職所當爲如斯而已豈須嘆大夫之不均羨東
人之粲粲哉歷觀往哲茂樹奇勲大都著節艱危之
中徵才盤錯之地在漢則伏波定遠近代則虞坡鑑
川皆起自西陲功施社稷茲聞璽書到日旌旆直前
將吏士民懽迎可想敢茲占賀并候清禧翹首勲庸
曷勝厚望

又

奉書附報僭吐狂言何補高明敢靡采納愧愧邊長
兵寡備多力分誠不能不勞襟慮虜衆求款狡僞多
端未可輕聽倘其真心悔過外示羈縻內脩戰守亦
邊計所不廢焉今西賊雖平寧鎮已朽然空竭島夷
未靖朝鮮已蕩然丘墟廟堂全乏之主張將吏虛陳功
伐紛紜倉攘後患方殷所恃三五忠賢苦心幹濟扶
傷救敗尚可保安一隅而意見參差動有牽掣未能
幹濟先苦調停觀望因循同歸廢弛何况悠悠者哉
事可專制不必謀之于人功可相成不必爲之自我

如其礙手姑且待時志積氣全會有展布之日壯頰
爭口必不其然餘棕瑣屑恕不具陳

荅霍憲使

不肖某草野廢人世所共棄乃蒙台慈特達直從天
末再惠德音睠注勤倦感之不啻次骨矣惟是夙誓
叢積家難頻仍哀苦摧心精魂都盡卽今呻吟床蓐
間以早得一死爲幸敢復妄憶人間事猥蒙台諭謂
朝疏謬及致汗士大夫齒牙此當不待病死愧死耳
臺下勲庸茂著望實日隆作屏河湟不啻長城九鼎
誠獲藉重旌鉞臨撫我并代之疆不肖某可緩須臾
及沾麻澤幸甚然豈敢望哉

荅鄒吏部

不佞自奉徵綸翹首光塵日切延佇辱書知以初秋
命駕瞻承在卽欣慰如何比來吏縱于貪士靡于佞
宦成于巧政弛于媮財匱于兵民傷于歲此憂時識
治之君子所共咎嗟太息也而昌言閎議久未之間
默默容容大都皆不佞之比耳勿接大疏伏而誦之
亶亶數千百言吏治民情摹寫殆盡而慎撫臣一段
寔私弊關紐病痛本源誦之一字一擊節也蓋堂上
論人者審局外觀基者明惟公以無著之心具高世

之見故能洞燭事理曲盡物情如此安得今食人之
食事人之事者心公之心哉大疏謂天下無不可爲
之事顧在人真心何如耳體此一言而吏治民瘼尚
足憂耶容他日面訂之

荅王太僕

方臺下拜命罔卿竊幸以爲泰茅彙征之會而偶以
他人事橫相連逮此其機扭所自卽不可懸斷踰度
而正人邪人所忌方枘圓鑿勢必不投藉手于中歸
過于上自古姦臣中禍于忠良莫不遵用此術然于
臺下之德音曾何損焉乃益以表其特立之操孤貞
之節與泰華並峻金石同堅凌千仞而難躋經百
而不爍者也使以彼三公之位易臺下一日之名豈
敢爲臺下願之哉至於朝綱積弛時事多艱儲位久
虛天災疊見而上下泄泄恬不思危恃氣負才者方
且分曹角勝居權處要者亦復緘默取容甚則主封
倭之議辱國體而不羞納開礦之議殘地脉而不恤
人事如此想氣運當然每念及斯真欲痛哭流涕如
臺下所云顧且奈何夙夜祝天惟願主上開明忠賢
柄用亨屯休否會且有時草野廢人或亦及見太平
之日卽死不恨耳

荅馮少宰

夏間接奉翰札知承顏太夫人側甚懽而又有一熊雙鳳之祥大以爲慶獨徵車在門未肯卽發宿君言於家虛物望而鬱名世之猷良非不佞所望於門下者已聞爰立之命主上業覆金甌而卜日啓之則私慶以爲向所云以國事託呂申公者不虛矣乃不意台侔遠來啓函如面喜不可喻讀至時事上下齟齬民財窮盡之狀令人咨嗟愀歎如天之將壓而又不勝其憂也先是九卿災異陳言疏傳至讀畢卽手示弟子數年以來諫章山積僅得此一篇文字練達疏

通沉着痛快忠懇惻怛之意憂危迫切之情賈洛陽謝其敷陳陸宣公遜其匡救矣已與邑宰言之與李兵憲言之而不知出自門下之筆信非門下不能爲此文也上乃與他疏並格不報負此嘉謨可勝惜哉然傳之天下後世增炙人口矣但九卿公上之則可門下欲身爲疏上之則不可來諭不云乎上視諸臣可有可無視天下事可緩可急計其注意所有以求濟所急者方在門下而顧以其可緩者拂之將亦疑其可無此於離合之間所關否泰不細更非不佞所願於門下者卽旦夕拜麻命進而當軸其施爲次第

復徂山房集
豈不願託參蘖於藥囊中佐其甘苦之宜恐三事尚
未可遽言也千萬鄭重

又

頃奉書尚未聞冊建之命也越數日而得邸報則元
儲正位四王並封大典一時畢舉矣夫斯禮也萬口
爭之而不得十餘年議之而無成而定策於門下一
人之身收功於典禮旬日之內幹旋妙手擔當大力
梁公取日之烈魏公撤簾之謀未見如斯之奇偉神
速者也雖屬公大事自主上知人之明而天生賢佐
爲國家決疑定傾造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福夫豈偶

然蓋與弟子抵掌相慶并蹈不能自己而又自欣慰
壞相敗局得門下收拾而整頓之瑕釁以塞罪盪獲
除即使朝釋負而夕死死亦瞑目謂門下於不佞有
造命之恩可也第所云存問之典應自有擇非不佞
所可濫與萬一叨冒在故事若賀若謝章奏之體式
在同官若姑蘇太倉南昌書使之消耗果是如何望
門下有以教之

又

前小疏留中不敢求知其故竊恐聖意淵微疑必追
往事懷舊怒未之釋然耳果如此者卽謝疏入亦必

留中然不敢不循舊例盡臣禮也生殺寵辱聽之而已當柰何疏草呈覽末數語亦知逆耳但孤臣一點赤心有知不敢盡亦以明主可爲忠言誠不敢欺且隱也惟文曲全之

荅吳侍御

兩鎮興除事宜業蒙臺下次第振舉無復利弊可言惟是虜衆強弱邊軍能戰與不能戰之形臺下可熟察而洞照者款不可恃實不可廢乘款脩備因備堅款如此而已無惜款費不款費將益多無急戰功浪戰損將益大惟力脩戰具嚴稽款費無使防邊之備弛於因循款虜之資耗於侵剋第重督撫之選委任而責成焉勿以煩言碎詞撓之邊事未有不與夷情未有不戢者也卽今史曾旣擒兩年市賞斷宜補給一則全中國之恩信一則勸夷狄以忠誠切不可惜小費而妨大計也惟臺下裁察無以出位妄言而鄙夷之

荅李憲使

承惠嘉刻捧誦周環爛焉如大具明幾輝映四壁也至描寫巖巒形槩崎嶇曲折炳若丹青則又使人神想飛馳恍然登降其上下矣置之几案時一披閱以

當臥遊

荅張太史

不佞蒙先師誨植不啻國士之恩乃自壬午以來風波湧洞雷霆震驚曾不能出一言相明徒愾嘆欷歔獨抱西州之慟而已老丈隻身嶺海羈滯多年坎壈憂危亦不佞時所關念者第恨汲長綆短無可措其牽挽之力耳幸惟遵晦寧忍以俟天定宣成之烈終當見原也

荅梅督府

承教謂此時胡運方弱危困之時易於爲德宜且優

之以示中國寬大之體爲封疆久遠之計此仁人長者之言也大率乘勢伺便僥倖功名苟眉睫之小獲釀無窮之後憂而不恤者所謂此屬皆爲身謀非能爲國家忠慮耳近日西陲勘奏邊功連章累牘朝廷所以褒敘之甚優乃地方生靈殘傷塗炭之狀固有慘不忍聞者東征之役再覆王師置而不問纔得游徼之卒十數級而上下已不勝滿意發帑金數十萬勞之矣總計虜首一級可用中國人數十命博之又當用爵數級金數百酬之也况設官增戍徵兵轉餉之費又糜耗不可勝紀乎夫國家之物力惟其有餘

而可繼斯能迭出而不窮今兵事一興徵發旁午遠近繹騷竭天下之全力赴之萬一蹉跌更無第二着矣豈不危哉辱臺下推置是以敢頌言之要以垂蓋之人憂天倍切不忍衽席高厚取終其身而已狂惑罪悚罪悚

荅郭太史

惟文蜚聲學海振采詞林景星鳳凰未足比譽不佞辱在館下獲厠英游倚玉依麻方欣所託乃盍簪未幾素鞵南奔當別慘然爲我心惻顧江天遼絕遣候殊艱乃厯遽使遠來遺之書貺高情篤誼何克以哉旋遽敬復並謝讀禮餘閒所冀垂意經綸預綜大業下風之想不任惓惓

荅連侍御

宣雲二鎮自斧繡辱臨將吏士民咸凜然稟畏耳目一新矣至西鎮富戶一辜軍民坐累已三十餘年富者貧貧者死自四州七縣及各城堡無不家愁戶痛若癰疽之附體縲紲之在門下也申訴者非止一人卽兩院行勘亦非止一次然而竟不能除其害者包攬積棍利之倉場官攢斗級利之經管衙門胥徒阜快利之利之者多則言不便者少百姓無告之苦安

從得伸乎聞有賢明守宰察知其苦擬爲申救而惑於衆咻怯於更始或憚官買之勞或避官買之嫌或慮官買之有後累其誰肯任之守宰旣不肯任監司又不能專兩院可以專之而又不得其通變之術每一行勘卽甚寬不過曰減時估省繁費禁科歛酌查盤謂可以紓富戶之累矣而不知此皆攬頭之利於富戶之累曾未減於分毫也蓋下情上達之難而除害救民之未易如此不揣迂鄙謬以桑梓疾苦上陳猥辱虛懷俯垂聽納尚未敢卜解更之何如也乃弭節方新首紓富戶之急曠然與民更始不兩月而三

十年之疾痛一朝盡蠲且以應解錢糧抵免召買富戶旣免解戶又寬其餘規畫事宜纖悉具到真法之盡善盡美可行可久者也闔鎮士民從此出湯火脫羈囚可以保室家全性命其懽欣鼓舞焚香祝天不知當何如矣不佞聞命而慶抃感頌又可知也謹九頓以謝

荅姚侍御

不佞向侍同朝特欽猷望乃自廢居林樾遂判雲泥思一奉清光不可得矣往歲曾於邸報中見臺下有開採圖說進上私竊嘆服以爲采礦之役蠹國殃民

釀禍不細封章之條例固不若圖繪之盡其形容也
蓋臣之用心良亦苦矣惜無從得全疏一觀乃今蒙
賜圖冊章章閱之則編僉迫脇之擾攀緣掘窆之艱
煎煉包賠之累以至斷指劓勁賣屋鬻妻水火盜賊
猛獸之害無所不有而山鳴砂竭星隕樹妖之變亦
無一不由此致異也覽觀未竟涕泗橫流疾痛所關
肝腸碎裂矣嗟乎傷哉誰爲厲階而貽毒一至此極
也非賴臺下推溝軫痛撻市懷誠惡能備述顛危曲
圖匡救若此昔宋鄭監門進流民圖止排新法之苛
而未盡列誅求之慘頃萬曆初進帝鑑圖止陳覆轍
之戒而未專摭規勸之忠臺下牖約正同廷諍倍懇
赤心白意見可以貫金石通神明矣天啓聖衷當必
惻然感寤有待而更未可遽云天聽之高也耿耿不
宜

荅姜給諫

嚮者儲貳之議舉國危疑執事首抗大章呈玕披腹
扶日轂而正天樞真歲寒之孤標朝陽之絕響也雖
暫蒙譴命輟直左遷而賴以感寤聖心維安國本力
侔于九鼎名重于泰山矣當別黷然踟躕相戀固謂
賜環不遠後會可期何圖銜恤西歸曠如隔世感念

復宿山房集 卷之四
疇昔殊切懷思幸單車北來近在接壤光儀咫尺瞻
晤有緣會迂旌軒一聆緒誨也

又

自丈入覲日夜跂而東望庶聖意轉圜遂延至前席
不當復困以吏事也乃更抱牘來乎驥伏櫪鳳淹筴
而策駑使服箱飼鷄鶩以稻梁舛矣甚愧吾丈柰何

又

不佞入京一年矣無能推挽忠賢振拔淹滯循省職
事虛曠可羞不但負道義之雅而已茲幸主上矜念
謹言量移旌幕雖賜環之召未決而題柱之寵已優
不佞聞命特先良用欣抃顧尚未能遣一介修賀
塵音使敘及離棕轉增惆悵江鄉不惡勉服新綸
澤下民是卽諫行言聽無以縣尹爲薄吏簿爲勞也

荅于侍御

承教近來時事謂宮殿再燬倭虜交訌北則開礦繹
騷南則採木疲累仰見盡懷忠悃遠慮深圖卽草野
賤氓亦竊抱杞憂久矣第病原禍本有不獨在主上
者以身爲譬心腹固失其平而股肱耳目要亦未舉
其職也始於不得其職今乃併廢其官至於廢其官
而猶恬然如故小有言焉姑徐徐云爾下具空文上

復存山房集 卷之四
亦遂視以爲套語交相蒙也交相玩也禍成病痼縱使國手醫之已爲力百倍何有於衰頽待盡之人哉衰許過情愧甚愧甚

荅楊給諫

自旌軺北上日翹首跂足以待擢拜之命固知德器端亮才識敏明如執事者必宜置帝左右以龍光大廷羽儀近署也及得邸報果副所期愀然聖室之中不覺化戚爲欣心神俱暢蓋諫垣之重久矣歐陽氏所謂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其尊與宰相等者也豈不至貴倨哉而陳昌言以塞重望信當如歐陽

氏所云矣顧歐陽之意深誚陽城謂不宜有待而言夫有待而言信非也必無待而言則將不度是非不擇可否而率意妄談天下之事輕詆當世之人以斯爲直言敢諫卽引裾折檻其果得與古之忠臣烈士相比節而並譽否耶語云不扣自鳴鍾鼓爲妖誠使國家有大疑大難羣情所危大姦大回衆論所嫉義激氣奮斯雖不俟終日而抗言無諱可也苟徒以言責所繫不容無言或掇拾陳編或承望權地或挾持胸臆或剽掠風聞論事則連篇累牘條例紛紜輕變祖宗之法而無忌論人則巧文醜詆攻排百出甘爲

善類之讐而不辭斯皆起於操得言之權而急於有言不顧義理徇名節之過也安可槩以無待而言遂謂之盡職哉故凡急於言者必事之不得不言理之不可不言感之而起迫之而應乃可以無待也其次必虛心觀理發之以正直而本之於忠厚庶幾夫子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斯乃諫官之所以無忝厥職者耳其不然者反而求之已心之中是非可否漫無定執欲進而與君相爭是非可否豈不謬哉辱書逮念敬布鄙私伏冀撫容勿嗤狂僭一念忠愛無既拳拳

荅白吏部

不佞草野淪落之人世所共棄乃獨徵寵執事惠顧勤倦耿焉於懷無頃可忘也顧自旌輪再出不敢通尺牘於長安惟日夜翹首雲霄念以爲國是紛綸官材龐雜之日須得精明方正如執事者乃可以銓敘流品杜絕倖枉之門而自典選以來竊睹除書參稽士論莫不推高朗鑒誦服清操咸謂衡鏡之司廿年未見其比則不獨鄙人欣欣私幸而已惟是犬馬病骨摧以憂虞六載山間無一日不在多凶多懼之地其苦有不敢盡控之左右者猥蒙慈軫寄惠瑤緘占

附報言不勝馳慕

荅張撫臺

曠稅交征民不堪命誠如臺下所諭所恃仁人在上
咨嗟軫念風噓雨潤未喻昭蘇便當與里巷旄倪共
歌闔澤寧復有芻蕘陋識可以當虛懷之下問佐惠
政之弘敷者哉要之將率守令得人軍民未有不得
所者於安攘之勲何有今惟在臺下一激揚部署間
耳固衡鑑之所優紀綱之最易者也乃一郡守推疏
度閣臥治兼攝者數年此則臺下所無可奈何者矣
嗟乎豈獨一郡守虛席哉天下事太半如是不佞何

敢言言其在里門者塞清問而已無訝其狂

荅方司成

不才主棄多病交疎翹首長安如隔霄漢以弗獲奉
尺書左右勢也然說經旃屢講道成均所以疏淪宸
聰作新士習者朝野傳誦時得而剽聞焉乃時當考
慎輿望方歸忽焉辭榮賢者良不可測要以忠言易
於逆耳正學難於格心牖約徐陳巷遇可待柰何做
不佞之悻悻其與小丈夫爲伍哉遠辱德音軫存舊
好啓函如面深慰懷思第獎藉過情省循衰朽玷平
生之誼而負末路之期愧殊不淺耳佇俟麻宣不勝

瞻企

荅崔侍御

承教中外紛紜朝野咨嗟之狀仰見忠君愛國憫世恤民一片赤心可貫天日顧事勢至此正如燎之方揚未易撲滅徒薪既晚焦爛何裨姑且蓄水潦積土塗修宋樂喜之備政以少殺其延燒之勢而徐俟其自焚之釁祈福於反風之靈而已此外更無可爲亦無可言嗟乎不肖棄婦逐臣也何足與議天下事任天下事者正惟臺下之器業猷望是賴不肖幸徼藉麻庇苟一隅之安靖是謂太平敢漫及天下哉卽有言何能贊消塵于海嶽也

荅黃司成

不佞被譴歸也特承垂訊感佩深矣嗣聞提衡江省無何振鐸留雍私竊欣慶謂上臣之義事君以人乃今舉士造士並藉門下譬之材木旣薪槁之又封殖之其得士弘矣効忠大矣社稷且厚託焉奚直詞林之光也所慙草野廢人非可以賀牘塵溷猥厯逮憶寄惠德音遠道隆情感宜何似第褒飾過踰愧負不淺以今南北多事臣主殷憂正賴名世大臣升猷輔運鼎衡重望未應留滯周南不佞方日夜延佇冀沾

復在川房集 卷之四十一
床澤溝中棄斷豈堪施以青黃哉汗赧汗赧

荅項憲使

某不才主棄多病交疎林臥以來與世如隔乃執事特垂睠念睠念不已繼以稱揚稱揚不已形之簡牘此之爲誼高於雲霄重於泰華卽非不肖所堪而感刻固獨深矣至勛以人世之事固當縮頸掩耳而走豈所敢聞昨年皇儲並封之議止知執事書規政府尚未知有廷爭大諫也疏雖留中而聖心良藉感悟肆今蒙泉養正震器有歸所賴執事幹旋君相之間功殊不細不肖且持以蓋前愆而紓後咎食下咽背帖席矣此外非不肖所經手何敢哆談也

荅趙侍御

冊儲之議不佞曾於庚寅歲冬單身守直徃復揭請奉有二十年春舉行之旨然與不然不佞固應身任其責矣次年秋冊期中改大信遂渝新安旣行不佞業無留理會閣中虛無人承乏筦鑰黽勉充位者又三數月而臺省勸請豫教於是聖怒震發而嚴譴之旨下紛然謫官奪俸矣不佞身當事任且得不爭乎爭之不從義固不容不去也而同事猶規不佞之過激在不佞猶以爲濡濡也激云乎哉顧不佞誠負主

行館上房集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恩卽一去未足塞責然獲免於妨賢誤國之誅差用
自慰焉今去之幾時機局變更雨雲翻覆千態萬狀
駭耳驚心不佞幸釋負擔免落坑穽愉快宜何如也
丈駕學蜚才宏猷偉器不佞推服有素期望竦股頃
間朝入臺中夕陳讜論士風國體允賴匡扶最後爲
趙定宇公昭白是非未見全章固知其爲調護正人
計耳及得一二近報攻排二李始知定宇被訐似有
所從來丈疏不獨衛正人明國是而已偉哉氣誼乃
真可以薄霄漢跨古今也顧當路者成心爲主客氣
用事悠悠世界誠不少貢諛之徒虛美薰心忠言道

耳時方杓鑿宜自舒徐彼方尚同我無伐異隋珠彈
雀高明所珍今吏治積媮武備積弛腐儒僞學純盜
虛聲游客山人紛投倖路本兵不知擇將銓省不務
遴才功課不明爵賞濫及冗官冗費日益月增民力
既窮軍膏亦竭不待外侵內叛而坐困之勢已成志
士忠賢得於此時分毫髮之憂則國家受毫髮之益
正不必矜條陳爲經濟恃搏擊爲風稜如近日士人
敝習也謬議以當面談勿謂僭越馮琢菴文曾相聞
否此我輩道義石交同心之言不可不時相質問也

荅焦太史

不佞林壑朽人世所共棄執事獨敦念雅素垂省倦
倦向曾對傳惟明文言之未嘗不交口而誦義也天
開萬曆泰道光亨衆正彙征無如貴榜之盛乃題名
一記受事未終不得與於斯文良有遺憾顧名世大
賢英聲雋望方燁然與三辰並耀五嶽俱崇固不待
國學片石而重又何有於鄙人之辭哉推遜過優至
引羊公爲比省循陋劣愧汗欲透重裘矣校士京闈
本之特簡文章司命合屬宗工放榜以來剽聽行言
翁稱得士而所錄制義又復春容典雅粹然壹軌於
大方絕無異時輕佻險詖之語則不勝爲經術人才
私慶因憶近科得人之盛錄文之純惟獨己丑而執
事之程士如此展也許文穆公之傳衣弟子矣士風
世教尚亦有賴哉承惠德音并錄敬此領謝仰惟青
宮保直夙夜爲勞乃羽翼元良維安主器固海宇之
所屬望宗社之所式靈也逐臣未畢之愚用懸佇於
執事者惟此若虺隤病骨日就衰羸其狀蓋不敢盡
控之左右矣

荅張戶部

昨者軒駟還朝辱臨衡宇無能攀援左右少敘離悰
忽漫岐分徒有悵結頃奉本翁鼎札盛稱吾丈才猷

之美器識之高以堂翁而見重如此於僚寮抑又可
知鄙衷誠不勝津津慰也國事日紛人心漸壞孤貞
自樹同異兩難不激不隨當有中和妙用幸惟留意
若不佞者與草土共盡耳何足垂念

荅朱太史

以不肖辱交於執事僅朞月耳曾乏一字之益有補
切磋偶聯几研氣味同焉遂惠顧一日之好暱於平
生不以疎逃見遺此豈非今人古人休休公輔之度
哉不肖卽不敢偃然自託於舊好然亦豈敢自外於
推置以掩盛德之光所愧頽齡日下善狀無聞將與

塞草邊霜同其黃隕安能復與人間事聊可慰者
烽火熄耕鑿粗安先人所遺餽粥之田蠹魚之簡出
觀耘獲入聽伊吾儘堪怡老此外聲伎玩好賓客交
游旣與性違無嫌謝絕矣敢以實對仰惟執事道德
日崇謨猷日密鹽梅舟楫之業行且觀成不佞寔翹
首以俟焉

荅傅太史

自使節西來我三晉河山爛然生色迨枉道駕於巖
居也衡門苔蘚復增榮吐氣於車馬之光塵矣謝謝
春明禁苑日映花磚東觀西清虛席以待執事之歸

復宿山房集 卷之四
甚急脂車在卽捧袂無繇黯然之懷良深繼戀倘以
北道爲便循紫荊而來得望見顏色幸甚

荅沈太史

表桓之役逋命多時再辱盛忝悚仄悚仄念惟太翁
德履兼總倫常須臾括芳微詳加詮次而其學問器
識皆從真誠一念中來如建言講學宗尚二氏之書
最近日巧宦霸儒所託以吊詭驚愚者於世道士風
蠱壞不細不佞寔切齒恨之而不謂太翁先獲我心
也伏几披吟一字一擊節第窘於篇幅未盡表章止
稱其不愧屋漏可無愧色耳稿上幸賜斤正諸可訂
謫補遺裁潤繁蕪者無嫌點鐵蓋此自爲家乘計非
但黼藻荒陋而已

荅潘親家

不佞戇愚冒上廢處田間棄婦逐臣何敢與聞家國
事猥承大教仰見忠盡之懷杞人私憂正同激切曩
者西寧之變片檄可平而當事者欲就李將軍之功
名輕發大師雲集堅城之下罪人未得而帑金數百
萬立盡此一耗也朝鮮之急偏師可援而當事者欲
就宋中丞之功名輕議遠討直抵王京之東島寇方
張而帑金數百萬又已立盡此又一耗也卽此二役

復宿山房集 卷之四
而太庾二百年之積發竭無餘不此之惜力圖休養
節縮補羸濟虛而輕聽姦人之言旁搜山澤之利中
官四出礦役繁興冠蓋如雲徒眾如雨山靈震疊地
脉摧殘郡邑繹騷閭閻蕩析空掘煎煉工費浩繁本
末相權得不償失計所進獻纔若錙銖於以較向日
東征西討之所糜何啻洩之以尾間而收之於涓滴
也良可痛矣由前則耗之者罪不容死由今則開之
者詎可勝誅遠邇咨咨怨聲載路蓋不獨中州之民
苦之也乖氣所干天災示異殷憂啓聖庶幾改圖乃
脩省無聞迷繆滋甚部寺半皆虛席臺省闐其無人

章疏或下或留政事愈紛愈舛日推貢獻是督藉沒
是營官刑察及淵魚店稅禍延商賈而大臣持祿不
肯諫小臣畏罪不敢言方且藉官殿之灰燼爲倖門
而捐俸以希寵張邊塞之首功爲利路而冒賞以徼
榮則宗社之大計邦家之隱憂誰其慮之圖之也哉
氣運人事湊合非偶所謂雖有善者無如之何時竊
拊心便欲慟哭不意金甌世界爲此輩巧軀祗爲妻
子富貴之資不顧祖宗艱難之業也可勝慨哉可勝
恨哉因恃至契遂一吐狂言時道傾欹異惟秘密若
夫勞心撫字銳志興除俾情法平停寬嚴互濟此門

復宿山房集 卷之四十一
下經綸餘事展錯長才無俟朽人愛助矣

荅吳參軍

風沙陋壤藜藿荒園伏荷移惠名花多至十本仍藉
手栽植兼示以收蓄之方卽物土非宜而同人一念
固當與春意俱融矣何時盛開得邀丈共賞使洛陽
貴種亦知有水木之情哉

荅施進士

吾友英資奇氣駕學飛才蓋自童丱挾書業廢然具
公輔之器矣乃龍蟠鳳戩屢試蘭省而不諧人或謂
其積淹不佞獨知其有待也春初北上行色匆匆

河焚舟甚壯吾友之志以爲先登拔幟必當在茲行
焉旣得捷報而喜可知已然猶以不卽元魁爲訕意
者大伸于廷對乎及得報居二甲前則猶不能不以
爲訕也何知殿試之日臨軒甚晚奏對甚詳詞臣佳
其寫作

主上問其姓名而公然將一狀元取諸其懷以與人
乎則信乎山川之限豪傑也可勝惋惜顧此事朝紳
知之同榜三百人盡知之雖失狀元之名顯都狀元
之實詘於一日伸於終身則又不可惜而可慶者也
館試在卽必當首選無疑蓋吾友之才藻本自擅場

復宿山房集 卷之四十一
而大對之文名又復震世此於暗中摸索宜無不收
要以進身之初安靜爲上少有門徑易爲嫉妬之口
所乘忝在至親不敢以套言相謾也廷試策亦不必
刻刻之是與鼎甲三君爭名忌者衆矣

荅王太史

不佞忝託世好識賢友於英妙之年身執籤妻執饋
以佐伊吾之業每羨天成令器知必當有今日果如
指取不爽也惜兩尊人不及見之然笑顏泉下矣館
職清華幸無吏事兼遠世紛儘可與同志英髦交相
摩切究心經世之務若國朝典制臺省儀章史局講
筵綸閣機庭之業皆須預儲而爲之地不佞曩時濫
吹坐負光陰後來致用空疎臨事鹵莽毫無建豎雖
悔何追願賢友以我爲炯戒也其他恃已欲端以慎
接人欲謙以和九須一念真誠爲主此自賢友德性
所素具無俟不佞言之矣

荅沐黔國

頃得楊侍御疏指摘左右種種愆尤竊意台府恭謹
素聞何遽至此固未敢信以爲然也茲奉教章乃知
侍御所言盡屬影響然幸而不驗於台府之德音無
損於朝廷之恩禮可全萬一有之帶礪世家勳舊之

復宿山房集 卷之四十一
觀望繫焉謹爾侯度訓四方之謂何尚與敬慎禔躬
嚴明馭下永膺皇眷光紹前庥卽萋菲之詞未必非
藥石之益也竊不知諱伏惟亮之

荅劉誠意

辱奉誨劄知門下承家之念報國之情殷殷篤也俯
循薄劣無能後先推輓詰以蔽賢之罪其何所逃顧
今主上方端共垂衣以閔閱名賢如門下者退處東
第而有難封之嘆益足以驗世道之平寧耳本未聞
有構之者孰從而尼之乎田未歸也祿未入也有宜
成之烈在主恩非有靳焉請當必得惟簡用遲速宜
上命是聽卽有人言勿問之矣

荅李寧遠

古人籌邊特重老將若方叔之壯猷伏波之矍鑠曷
嘗不以高年宿望威敵收功哉乃將軍春秋未邁勲
業方隆遽此乞閒退處東第赤松綠野莫喻高風乃
僕不能爲國家惜柱石之臣爲封疆留于城之將有
餘愧矣敢當齒藉衮鉞且還豈勝延佇

荅麻總戎

烏寇憑陵東藩震動主上特函齎鉞馳授元戎此朝
鮮危急存亡之秋國家託重恃力之日老將軍威名

復宿山房集 卷之四十一 三十九
勇畧遠播遐荒蠢爾倭夷固將聞風自退蓋不待摩
旗秉羽而先聲雷震海上之波濤已倒流數千百里
矣必將水斷蛟螭陸搏虎兕築京觀于海外獻俘馘
于明廷也預賀預賀惟是本兵積誤而成欺不可復
牽於中制高麗積弱而垂斃不可復困以輸將倭酋
積玩而生侮不可復墮其詐術此三言者幸老將軍
召募三於王之士卒宜體卹其饑疲勿疾馳而自
困殊方之地形宜偵知其險易勿深入而乘危別部
之將校宜兼採其計謀勿專功而掩衆此則老將軍
能事無庸不佞贅言之矣

荅姜總戎

吾友以將門世胄敦悅詩書發雋賢科宣力疆圉不
出并代數百里間而由守尉歷偏裨遂晉上將總旄
鉞之任武和兼以重世胄藉以光不佞舉士之心亦
藉以大慰而無復餘歎第人臣之極多有盛滿之心
盛則易驕滿則不復能受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
盛滿之難持也賢友官階旣崇則任當益重勲名旣
已隆峻則膺寵于當宁收功于華夷者當益優渥而
宏遠是豈可不思所以持之乎持之莫若以小心詩
曰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小心之謂也敢以此言爲勗

并賀若夫筐篚之實卒牘之文稱賀之細節非師友
之忱恂也不敢以溷中權云

荅解叅將

邊鎮恃款備踈軍容不肅在在如此非獨太原賢友
蒞任方新除戎伊始精神渙汗三軍耳目自當改觀
易聽惟令是從要在蕩佚寬和漸次振作無煩文律
兵佈聲容二國曷摩未有不鼓舞奮厲者也北樓秋
防果藉重承攝百里而近宜獲仰攀翹俟翹俟

復宿山房集卷之四十終